



胡漢民先生說

當此國難臨頭之際，自應本一爲民前鋒之精神，繼續努力，奮圖運動，惟所謂運動，應多注意於「力」的準備。此等作「氣」的運動，因氣僅能波動於一時，而力則能維持於永久，能極形堅固，能與時並進，故有組織有系統的「力量」爲外交之後盾。

漢友

漢三友實業社贈閱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

日
國難

日

達
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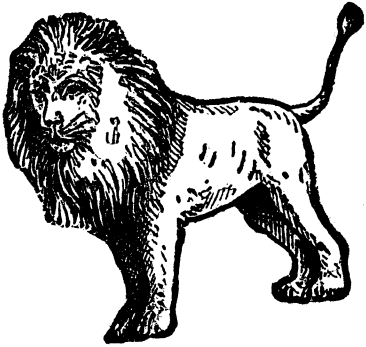
三友實業社敬贈

「年九月十八日，日倭突以重兵襲我東北，佔我遼吉，戕我民衆，可稱爲中國立國四千年以來未曾或有之奇恥大辱，凡屬中華民國，誰不憤恨！故自暴日實行佔領我東北以後，人之奔走呼號，未尙或息，抗日空氣尤日趨緊張，因而對日之經濟絕交亦遂成我中華民國之惟一天職，期以制日倭之死命，而達我抗日之最終目的。」

但實之經濟絕交，又談何容易，國內實業不振，國貨缺乏，而一般日用品又在在必須仰給於日員時，雖欲實行經濟絕交，亦勢所不能。而我國此時之所以終於能實行經濟絕交者，卽在於一切日用品已有國貨以替之也。所以今欲謀始終實行經濟絕交，尤在乎提倡國貨，而寓經濟絕交之目的於振興實業提倡國貨之中。

三友實業社創辦於民國元年，精製一切棉織出品，以供國人之需要，此正用以助國入對日經濟絕交之一方法也。國難日急，國人之實行寓經濟絕交於提倡國貨之中，此其時矣！然國人猶多未深覺國難之臨頭，本社特籌資編印國難小冊一萬份，分送各界同胞，籍圖喚醒同胞，共赴國難也。

漢口三友實業社啓



目錄

引言	一
日兵蹂躪瀋陽情形	一
傷心慘目	七
日軍踐踏下之瀋陽市	一〇
日軍橫行於吉敦路線	一三
日本暴行激起外僑義憤	一五
日軍虐待僑胞之慘狀	一六
朝鮮亡國後慘狀	一八
亡國病已深入膏肓	二一
暴日在華新聞專業	二七
關於日本對東北經濟侵略的兩個統計	二八
中日兩代表在國聯舌戰詳誌	三〇
馬占山虞電	三四

馬占山謝珂通電冰天雪地孤軍抗日	三五
張發奎請率師赴黑	三八
張發奎再電請纓援黑	四〇
民族英雄馬占山將軍傳	四二
馬占山訪問記	四三
馬占山孤軍血戰記	四七
沙塞孤軍半月苦戰記	五一
憂國心長北洋代院長王季緒絕食	五七
血書勸食	五九
省鎮中學生爲蘄求和平絕食	六〇
銀行公會致和會書	六二
上海各大學教授二百餘人致和會全體委員書	六四
實現團結通電全文	六七
四全大會發表對各宣言	六八
經濟絕交	七三

抵制日貨之大成功	七四
我們國民外交第一步的勝利	七六
蔣主席在京市黨員大會演講詞	八〇
白軍強佔瀋陽事件	八二
江橋之役	八五
國際法上之抵貨觀	八八
關保障佔領	九三
論保障佔領	九六
救亡禦侮與教育改造	九八
國人的危機	一〇二
現在國人可以覺悟矣	一〇六
罪言	一一一
中國怎樣找出路	一二六
我們如河能救國	一三三
精神力救國	一三七
	姚安之
	袁道豐
	明 養
	章淵若
	沈碧濤
	高永晉
	柳詒徵
	王逢王譯
	尤懷皋
	姚安之

抗日救國之事例	一四〇
救亡誓言	一四四
個人之極度犧牲	一四九
民族之戰鬥性	一五二
中日作戰觀察	一六三
日禍之由來與中國應取之方針	一七三
敬勗今日之青年	一八三
愛國青年年所應努力者	一八六
國民對當局應有之諒解	一九一
國民應一致注意外交	一九四
民族自信力之鐵證	一九八
滿洲事變與國際聯盟	二〇一
馬占山通電警告暴日	二〇七

日兵蹂躪瀋陽情形

(錄二十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時報)

西塔預設大砲

蓄意攻城已久

殺人放火劫掠

殘暴曠古罕聞

日軍于十八日夜十一時許開始進攻，一般人所聞之第一聲巨響，爲十一時十五分，蓋用炸藥轟炸南滿路長春線柳河鐵橋之聲，該橋距瀋甚近，卽日方所指爲被北大營吾軍炸毀者，第一聲鉅響後，遂繼以大砲，砲位似設於南滿站日兵營附近砲子墳地方，在商埠及城內聞砲彈由空中飛過之聲，係向北大營方向射去，榮氏時在私宅，當卽用北平長途電話，向張副司令報告，並請示應付方法，其時北大營駐軍長官，由電話中向榮請示，榮令以全取不抵抗主義，繳械則任其繳械，入佔營內卽聽其侵入，并告以雖口頭令亦須絕對服從，少頃，據報日軍已進入最西邊之營房，營內吾軍遂由後門退出，日軍卽將該營房，縱火焚燒，榮氏因在私宅不便乃入城至長官公署，其時朱光沐，王旅長，毛旅長，吳泰來，楊政治，黃顯聲均到，據報迫擊砲廠及火藥兵工廠均已被日軍襲擊，故由公署至電政管理處，由長途電話向副司令報告，副司令諭仍取不抵抗主義，當砲聲起時，卽找王交涉員，此時王始趕到，由王及曹科長向日領事詢問日軍此舉究屬何意，領事

館云，該館亦正向軍官探詢中，現不能答復，更詢日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亦答不知，時已在夜十二時後，吾方通告日領，望於五分鐘內答復日軍行動真意，過時即由吾方通告各國領事，不再負保護僑民之責任，日方請多予五分鐘時間，準可答復，但經過一小時，仍未得答復，日軍行動亦未停止，吾方更用電話催詢，日方云，刻正在招集軍官會議辦法，會議結果即通知，吾方於此時將日軍情形通告各國領事，旋得日領事答復，謂其會議結果，以軍隊既已出動，制止甚難，并謂當不進城，榮臻及省主席臧式毅會商維持城內辦法，日領雖云軍隊不進城，但吾方即閉城門，日軍亦可用砲擊毀，不若開城，聽其如何，時近拂曉，日軍竟由西南角城牆壞處入城，在城上開機槍一排示威，遂將無線電台佔領，榮氏正擬一電稿，預備報告副司令，因電台被日軍佔領，無法拍發，忽憶及副司令宅內有新由華人自造之小型無線電機一架，用電燈之電力，即可拍至北平，乃找來使用該機之人，使之拍發，果能達到，時張氏已在發表號卯電，日軍入城後，旋將張氏私邸（即帥府）及長官公署省政府等各機關佔領，該小型無線電機，亦被佔去，瀋陽與張副司令之消息遂斷，榮氏被同僚勸之離去公署，以免危險，榮遂在臧主席宅改着便服，回本宅探視，甫回宅，日軍即來搜查，榮由後門逸出，乃父於十七日做壽，尚有

日教人住宅未去，與榮氏之弟二人及來賓張鴻儒，李錦章，劉毓麟，王保亭，郭昭敏

久聽差一人，共八名，同被日軍緝綁而去，榮父及女眷，於日軍進入時，亦由後門逃出，故未及難，日軍遍搜一過，亦即離去，少頃即帶載重汽車四輛復來，將榮宅雜物載去，不便帶者搗壞，同時被日軍搜查者，有前任主席翟文選宅，翟本人被其拘去，于珍及吳泰來之子亦被拘去，朱光沐宅及翟于吳之宅內物品，亦與榮宅同等待遇，曾任口北鎮守使之韓雲鵬，在六國會館前被日軍擊斃，傳聞迫擊砲廠李廠長及省府課長一人亦遇難，帥府什物全被載去，十九日臧主席再向日領探詢真意，覆稱關東軍司令本莊，定於十九日下午來藩，俟其到後始有辦法，本莊到後，更向日領詢問，稱刻正會議，至夜間得覆，謂會議結果，決定對中國軍政當局不談判，維持治安，則可由本地法團出而接洽，二十日由日軍派高級軍官通知臧主席三條稱：（一）治安問題，准中國編警察六百名，分駐原有六警區，由現任瀋陽縣縣長李義主持。（二）十九日起各商家須一律照常開市營業。（三）治安責任由日軍担負，至此吾方官吏已無行使職權之希望，榮等遂設法脫險來平，化裝一僕役人模樣，趁日軍開城行人擁擠之時，持菜籃作出城買菜模樣，始得混出，繞至極遠之處，超過南滿路達皇姑屯時，為二十日下午一時云云，并聞兵工廠現存步槍八萬枝，機關槍四千挺，飛機廠有新舊飛機已裝成及未裝者，共二百架，現在能用者六十五六架，彈藥糧秣被服迫擊砲各廠，合全部損失在一萬萬元左右，憲兵司令陳

館云，

興亞調查中村案回瀋被阻，於前晚趁車先行，至唐山西某站與榮氏專車相值，改登榮車同行去平。

（帥府警察日擊談）又據由瀋逃出之帥府警察趙金山口述瀋垣當時被難情形，趙係於二十日清晨，由瀋易裝逃出者，所述各節，均屬自擊實在情形，分錄於後：

日兵在西塔早已架大砲，當十八日夜晚十時，日本守備隊司令突有電話致瀋陽城內邊防司令長官公署，限四小時讓出瀋陽，事前并派副官到北大營與王以哲旅長接洽，索要兵房，王婉言謝絕，日副官無語而退，乃至十一時二十分，突聞西塔日本兵營發有砲聲，彈過處樹葉颼颼作響，落地發火而不爆炸，彈均落於北大營內，各營房即起火，蓋所發者為燃燒彈也，日兵在西塔早已架有大砲，並向北大營測量準確，平時覆以鉛板，防人注意，因平日早有準備，故當時彈不虛發，日軍見北大營火起，即由馬路灣十間房等處向大西門整隊出發，經過三分署門前，投擲炸彈兩枚，未傷人，警察完全繳械，六分署警察稍有抵抗，日軍以機槍掃射，當時警察慘斃者十二人，日軍至此，又分為兩部出發。

北大營前屍體堆積如山，以機關槍之一部，開赴北大營，在營門兩旁架設機關槍，營內起火，士兵紛紛奪門而出，日軍在門前以機槍掃射，我軍駐北大營者第七旅王以哲

之一部，因奉命不准抵抗，當時飲彈而亡者，屍如山積，約有千餘人，日兵另以步騎之一部，開入大西門，三經路各要人公館均被搜索，當時貴重財物被搶走者，計有七汽車之多，日兵並縱火焚燒糧秣庫，同時迫擊砲廠亦由日軍把守，小西邊門一帶之電桿，均被日兵及朝鮮人砍倒，中國郵局及商家之自用載重汽車多被搶走，中國商店完全罷市，惟郵局尚能照常辦公，城內之朝鮮人，即在十間房一帶，大肆搶掠，對華人任意行凶，副司令公館預先得有報告，大元帥五夫人即避入南關天主堂，日兵當以各公館爲兵士駐在所，所有看守之僕役等，一律驅逐，不准攜帶物件。

邊署職員被禁學校被佔城內頓陷紊亂 邊防司令長官公署，亦由日兵五十人把守，署內職員一律囚禁，臧式毅一度被禁，王以哲曾率北大營及東大營之第七旅殘部，出北門向東北去，有與第二十旅會合說，兵工廠由日兵把守，各文化機關如東北大學，同德學校等學生被逐，校舍改爲日軍官駐所，官銀號邊業銀行及一切交通機關，同歸日兵佔領，惟中國銀行未入日人之手，但自封閉，停止營業，城內立時陷於混亂狀態中，中國商民死於流彈者甚多，郵局旁，鼓樓，小西邊門等處，比比皆是，死者屍身，無人掩埋，現仍棄於道左。

穿軍裝華人慘死極多逃難不能攜帶財物 瀋垣警察或被擊斃，或被繳械，現城內已

無中國警察，各街市站崗者，爲便裝之日人及朝鮮人，日人有槍鮮人無槍，左臂均纏綠布紅字之符號，上書預備軍人字樣，凡中國人而着軍裝者，均拘押或槍斃，無人倖免，有穿馬袴者，若遇日兵，卽死於刺刀之下，第五中隊憲兵死傷甚衆，城內時聞槍聲，城外則有砲聲，係日兵用以示威者，二十晨紡紗廠起火，無人施救，恐將全部被焚，中國人之出瀋陽城者，至城門時，有日人及鮮人檢查，不准攜帶財物，如違卽沒收，並不准二人同行，如私帶武器，卽將人物扣留嚴懲，逃難者極夥，均係隻身出城，衣物皆不敢攜，日軍之大本營，在鐵道線之開原，公主嶺，長春，四平街，蓋州，營口，遼陽，千金寨，鐵嶺等處，司令部則設於西塔，預定與瀋陽舉發，故以上各地點，同時均被日軍侵佔。

足球健將莊世鴻

壯士暈厥

暨南大學學生抗日救國會軍事部長莊世鴻，因工作緊張，四夜未睡，昨日正值指揮該校學生義勇軍操練時，精神錯亂，揮拳動武，以同學爲日軍，拚命格鬥，大顯其踢足球時之好身手，後由該校糾察隊向前解釋，乃痛哭而暈厥，嗣經該校校醫注射針灸，方漸清醒，但不知一般閑情逸致，不知亡國痛者流，對之作何感想。

傷心慘目

(錄雙十節生活週刊)

刻骨銘心！

沒齒不忘！

十九日長春傳營長陣亡，全家老幼十七口均遇害，五齡子亦被破腹慘死。

日軍強佔瀋垣後，即挨戶搜查，并強拉壯丁赴郊外，逼令掘壕築壘等工作，違即槍殺。(以上九，二十，哈爾濱電訊)

瀋迫擊砲廠三百守衛殉難。

日軍槍殺皇姑屯警察十二名。

北大營爲東北軍第七旅駐紮，日軍用迫擊砲重砲猛烈轟擊，全部焚毀。士兵數十人同時殉難，東北大學亦被焚燒一部，學生稍與抵抗即被槍斃，我方警察死八九十人，民衆傷亡尙無確切統計。(以上九，二十一，北平電訊)

瀋來旅客談，十八日瀋起黃霧黑風，日軍襲攻時，商埠損失最大，除軍警外，商民死者大約數百，行路人遇日兵，言語不通，動輒刺擊，衣長衫者尤險。

各機關牌匾及黨國旗被搗毀，改懸日旗，兵工廠存槍砲三千萬圓，連日被日軍運往

大連。(以上九，二十一，天津電訊)

日軍二十日起在遼吉所佔各地，大捕青年學生，或辱或殺，謂將割除反日種子，對傷兵亦令斃之。(九，二十，北平電訊)

瀋一中及三中學生趙某等九人二十二日逃平，據談，余等省破家亡，已無歸路，日軍對青年學生，萬分仇視，見之卽任意屠殺，省立女師及同澤等女校被日軍包圍，一女生欲外逃，卽被擊死。

日軍佔新民屯後，迫令各商民懸日旗，不准閉市。(以上九，二十一，北平電訊)

日軍以機關槍隊之一部開赴北大營，在營門兩旁架設機關槍，營內起火，士兵紛紛奪門而出，日軍在門前以機槍掃射，我軍駐北大營者爲第七旅王以哲之一部，因奉命不准抵抗，當時飲彈而亡者屍如山積，城內之朝鮮人卽在十間房一帶大肆搶掠，對華人任意行兇。

瀋垣警察或被擊斃，或被繳械，凡中國人而着軍裝者，均拘押或槍斃，無人倖免，有穿馬褲者，若遇日兵，卽死於刺刀之下。(以上九，二十四日，北平通訊)

東北大學文理學院學生趙新民向記者述該校所遭及日軍奸污女生之情形頗詳，足以代表日軍暴行之一般，趙謂當十八日夜間，日軍開始動其殘暴行爲時，全校同學均集於

宿舍，驚懼與憤慨之念，交熾於胸中，未幾聞喊殺之聲與槍聲由商埠漸逼漸近，突見日軍及便衣浪人二三百名，由校外蜂擁而入，槍聲亂發，用刺刀木棍揮打各生，驅使即刻離校，稍一遲迴，即遭慘殺，女生宿舍係在另一院，同時亦被侵入，侮辱威嚇，較男生尤甚，當時逃出之某女同學曾目覩日軍獸行一幕，有附中一年級陳女士者，年纔十五歲，因訪大學部女生某士未歸，即與某女士同處一室，日軍闖入，艷陳之貌，強行奸污，某女生年長於陳，且善運動，膂力甚強，觀狀情急，持窗台花盆猛擊日軍，日軍被擊大怒，即用刺刀刺女士之腹，登時腸出流血而斃，類此之事，到處皆有，言畢愴然泣下，聽者無不切齒。（九，二十五，天津通訊）

嗚呼！全國同胞，永遠勿忘東北同胞的哭聲慘呼！

賢哉臧母

古來城亡俱亡 寧死不要簽字

（北平九日無線電）日本佔領瀋陽後，即幽囚遼省主席臧式毅於南滿站，並絕其食，迫令簽字承認肇事責任在我方，臧不允大哭，謂老母七十，欲得一面而死，日員將母送往南滿站，令臧一見，並令母勸臧，臧母云，古來城亡俱亡，爾寧死不要簽字，日員在旁聞言。垂喪而退，旋遣其母他去。

日軍踐踏下之瀋陽市

(錄十一·六·新民報·)

全市淒慘不堪入夜槍聲四起

北寧行旅面帶憂色檢查甚厲

嗚呼！日人以亡國待我東北民衆矣

瀋陽十月二十八日通信：日軍自以武力侵佔瀋陽後，對於我國一切，無不肆意蹂躪，破壞關於軍事上之布置，防禦工作，日在積極進行中，記者日前再赴瀋調查，見全市淒慘情況，誠令人不勝今昔之感，茲將在瀋時之耳聞目睹，詳誌於下，以爲關心瀋事者告。

皇姑屯爲行旅刀山 北寧路巨流河至皇姑屯一段，久處日軍暴力之下，所有往返旅客，悉須受其嚴密檢查，盤問，東行車一過新民站，乘客無不惴惴自危，面帶憂色，互稱『快過刀山，須加小心，』人人翻箱倒篋，行檢自點，凡有帶銜名片信封，均向窗外擲棄，如被日軍搜出，卽有性命危險，迨車抵巨流河，有日憲兵四五名，偕中日浪人各一，登車巡視翻搜，胆小者見此洶洶之狀，稍露恐驚顏色，倘不幸被其發現，無論男女，均令袒衣檢查，來蹤去跡，盤詰不休，記者親見同車旅客被其扣留本車者，共計六名，

其中一名爲女子，形似學生，因帶有亡父武裝照片一張，而與記者隨行之僕人名史耀才者，亦在其內，處此嚴重環境之下，惟有望其被曳下車，愛莫能助，然而中心激慨，幾若油煎，越一晝夜幸釋去，據云，押於皇姑屯天泰棧內，時以手槍對胸，逼令報告榆關錦縣沿線我國軍隊布置情況，儼然以間諜待遇，幸沾掌上皮繭之光，得以苦力釋去，否則殆矣，史離開該棧時，同時被扣之五人，尚在嚴密盤問中，生死如何，則不可知云，詢據路局人員聲稱，每次客車均有被扣者，路局因處其淫威之下，對旅客安全，實無法加以保障云。

新民縣已成自由區 新民縣（距瀋陽百里）經路局交涉結果，已准我國武裝路警駐守，護路壓道兵車亦止於是，縣街除日領館，有日軍十餘外，已成爲自由區域，無軍警隻影，故匪徒乘機四起，公然掠奪，因該地幾爲中日駐軍緩衝地帶，巨流河駐有日砲兵，每日與瀋陽往返調防，故人數增減無定，概數約在一連左右，巨站約二百米，新建木板營房數十間，一部已告竣事，（約八九間）其餘尚在繼續建築，站旁架有巨口徑重砲七尊，巨流河西岸停泊民船一艘，小艇三，備日軍渡河之用，岸上靠鐵路民房已被軍隊佔用，東岸南山設有砲位，數目不詳，裝置電網紗包，北面有日軍十餘名，正在挖掘半圈形戰壕，再東行至馬三家，駐日騎兵一連，均住孟家店內。

瀋陽夜間槍聲四起 皇姑屯車站附近日軍戒備極嚴，路口均堆積沙包，行人間或施行檢查，袒衣露胸，立於朔風凜烈中，任其搜索，爲狀至苦，城內及商埠地，商戶仍如前，僅開店門，不開窗板，糧食雜貨營業，尙足維持開支，至於洋貨消耗品商，則終日清閒，無人問津，無不仰屋興嗟，均慮年關瞬屆，無法應付，若照此現狀推移，恐最晚至年底全市商業，勢必同歸於盡，街上行人寥寥，且大多數爲臂纏白布圈者，蕭索景象，不堪入目，記者進城後，訪問各友好，大都十扣柴扉九不開，卽有人在家看守者，亦皆人心惶惶，若大禍之將臨，使外來旅客，均感不可一日居，最令人不安者，卽入晚槍聲四起，目前匪衆搶劫，只由城外延及城內與商埠腹地，僻靜街市小巷，在下午四五時後，卽有路劫，日軍除提前關城外，毫無辦法，自衛警察因日方限制，入晚收崗回局，對於治安，不負責任，民衆生命財產，失去保障，故較前益形恐慌，迄至最近，各國外僑亦因不能安居，紛紛遷徙他行，惟日僑則紛紛乘馬車至城內遊覽，猶有舉室移居城內，爲將來雜居之先聲者，全市太陽旗到處飛揚，而我青天白日國徽，僅能於自衛警察帽上見之，可慨也。

日軍橫行於吉敦沿線

日兵往來馳驟民命直若土芥

宵小嘯聚劫掠閭閻益無甯日

稻梁棄於隴畝農民不敢刈穫

蛟河通信：吉林自九月二十一日被日軍佔領以後，於二十二日下午一時復又佔領吉敦路，當日下午五時許到蛟河下車，在市內遊行示威，並繳公安局槍械，二十三日晨六時四分，除留蛟一小隊，計三十七人，餘悉數開往敦化，該軍係原駐旅順之第二師第三零聯隊，由槓本中佐率領車輛及乘務人員以及電務人員，盡係南滿鐵路派遣者，計佔領吉敦路者十有四日，於十月五日始行撤兵，至吉林蛟敦兩處警察槍械，頻行始行發還，厥後日飛機及鐵甲車不時往來巡察，沿線人心，日日不安，此間原駐我國軍隊，自九月二十日聞風撤退以後，一聞日兵車開來消息，即行撤退，去後始返回，進退無常，因之人心恐慌，益復變本加厲，又因警察力薄，我軍又無暇旁顧，於是宵小蠢起，胡匪逃勇，嘯聚搶劫，直無甯日，兵去匪來，此進彼退，貧富一體待遇，即家畜亦無一倖免，加之事出倉猝，農民有不及收穫，每當乘車外出，遙望阡陌間，稻梁臨風搖曳於其間者比

比皆是，卽幸而收穫，無法變賣，亦無人收買，東北農產物輸出，向在日人掌握，若輩稍一操縱，吾同胞卽受損不少，今歲又逢此變，益不可收拾矣，似此民生計已瀕斷絕，而前途尙復茫茫，正不知如何是好也，此爲沿線人民生活苦狀，至吉林省城方面，與鄉村等處現况甚或過之，上旬駐吉日軍然向東關一帶挨戶搜查，據云，彼處有中國便衣隊，因誤會被殺害者，時有所聞，更於市街如新開門一帶，嚴厲檢查行人，不論何等人士，一待喝令下跪，等候檢察，婦女更令解衣袒胸，人民迫於淫威，曷敢違命，嗚呼，吉省同胞，已先嘗亡國奴滋味矣，餘經濟方面，錢法毛荒，哈洋每一元七角值銀洋一元。吉帖四百五六值銀洋一元，物價又較前飛漲二三倍，卽如食鹽一項而論，每斤漲至官帖七八十吊，餘可想而知，農產物，如大豆價更狂落，每石吉帖兩千三百餘吊，尙不易售出，此尙係附近情形，若距城市百里以外，卽每一千吊尙無人問津也。

交通方面，現吉海路不通車外，吉長吉敦兩路，每日客貨車雖照常行駛，營業極爲不振，一則時局不靖，交易不無障礙，客商不得不暫停營業，二，宵小橫行，時發生路劫，旅客亦裹足不前，非萬不得已，決不出門，鐵路營業，因之大形削減，此乃近來大概情形，餘若吉長吉敦兩路，已改由吉省長官公署監督指揮，並另委局長金璧東氏，（已於本月十二日接篆）日人並在吉林東關附近修築飛機場，並將此次繳我軍之重砲及軍

用汽車等試驗後，將完好者悉數運往大連兵器庫，近日更以四萬元（日金）建築費，修理吉林東大營營房，並添設暖汽工程及浴室等，似此則撤兵消息，更無希望，勢將久住，屬稿至此，日軍鐵甲車又東開往敦化矣，我軍昨晚又退出鄉村，農民又遭一次損失，嗚呼，我東北三千萬民衆，何日始重見天日耶。（十月二十一日·錄武漢日報）

此日外蘇人表
暴行義憤
本僑之
蘇人表
汝願
霖與
持中
函國
謁共
胡存
漢亡

有僑華比利時人華名蘇汝霖者，(R. Sorelle)持三英文信乘自由車，赴法租界邁倫西愛路三零一號胡漢民住宅，供獻對日意見，三函一致胡漢民，一致汪精衛，另一致伍朝樞，均託胡宅轉達，函內文字甚長，函面以火漆封口，當由胡宅傳達室，交汪胡等啓視後，記者特與此人作簡單談話，該比人年約五十餘，操英語云，渠極痛恨此次日本人之暴行，願與中國共存亡現在國際聯盟，完全係愚弄中國，華人應急起自救，因之渠對馬占山將軍之抗日，極爲敬仰，對於坐視中國危亡之軍人，決不表示贊同言時，自懷中取出馬占山之全身像片示記者，并指馬之像曰，此誠中國之偉人也。記者更詢以函中內容。據答，大意與余方才所言者相同。言畢。復揮帽歡呼，中國萬歲而去。

日人虐待僑胞之慘狀

各地被擾害者姓名一一可考

現有三千餘人已由神戶逃回

兩相比較我國待日人何如

南京十一月八日航訊：中央宣傳部頃接駐神戶直屬支部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楊壽彭報告，詳叙日人襲擊華僑之事實，誌其原文如次：呈爲呈報事，竊自日軍襲佔東省以來，日本官吏對於我國僑民，表面上雖似盡保護之責任，而實際上則顯有排斥之陰謀，故匝月間發見鮮民日人襲擊華僑之事，不可勝數，第留日華僑識字者少，知識薄弱，雖被損害，而爲彼方威脅利誘，輒多隱不言，平時既不知請求領館登記，一旦出事，又不知向黨部領館報告，故本支部對於調查華僑遇害之事，殊感困難，雖經派員分赴所屬各地澈查，究不免掛一漏帆茲就所知者言之，姬路地方鮮人謀擊華僑，登門尋釁，歧阜地方，鮮入包圍華僑，圖謀毆打，名古屋地方，鮮人屢至宦錦貴萬道生店中尋仇，報告警署，或敷衍了事或置之不理，高知縣地方鮮人圍攻華僑，孫壽慶孫仁青報告警署并不制裁暴行，反威嚇華僑回國，他如倉敷地方之倪庭喜，岡山地方之宋懷章，均被朝鮮暴民迭

次來店滋擾，更有奈良縣五條地方之日人十餘人，於十月十日夜擅將該地華僑李起江強行拖至郊外拳打足踢，幾至殞命，十月二日晚，和歌山地方朝鮮暴民集至數百人，大舉襲殺華僑，有警察維持，而華僑徐恆發及一姓氏不明之山東人打傷甚重，逃避回國，以上各案，多數已由日報揭載，故各地華僑鑒於日本官吏之保護不力，甚或有挑撥暴動之嫌，兢兢盡感抱不安，爭先離日以避危害，據最近調查所得，由神戶乘輪出口之華僑已達三千餘人其餘暫時留日者，除清理手續及處置財產者外，多數為貧苦無錢欲歸不得之華工，賂其惶急情形，殊堪憐憫，除隨時函請領事館交涉，并設法救濟外理合備文呈報鈞部鑒核，懇予分函有關係之各部處會照，以備查考，實為黨便，謹呈中央。

吳其昌 全家絕食
請張派兵援黑

(十一月念一北平電)清華教授吳其昌，二十日率其子弟，為馬占山請援，向張副司令請願三事，(一)急調大軍，由昌熱線晝夜趨進，搗日寇之背，以解龍江之圍，(二)急電蔣主席，調空軍飛黑，驅逐日機，(三)急電施代表，日軍未退出洮昂線以前，拒絕任何調解，否則全家絕食餓死副部門前，以雪國恥云。

朝鮮亡國後慘狀

(錄武漢日報)

家庭每日必有日警梭巡

被壓迫而死者每年數千

朝鮮志士華北雄之沉痛談話

京訊：韓國志士華北雄，七月二十七日由閩抵京，已誌各報，某社記者，昨訪華北雄於寓次，詢以來華經過韓國亡國後所受日人壓迫情形，與現在革命勢力若何，據談頗詳，特分誌於次：

余(華自稱下倣此)本係一學生，現肄業美人在韓國所辦之崇實專門學校，本年六月，偕同學四人。「來華考察」，由東北經津平至太原，繼經京滬赴閩，在太原及福州二處各勾留月餘，所經各地，承各該地學校當局，招約演講韓國亡國後之壓迫情形，及朝鮮民族應如何聯絡，方得共存共強，抵閩後，事為駐閩日領知悉，當將余同伴「三人捕去」，余得脫逃來此，亦不幸中之大幸，至吾韓國亡後，所受壓迫，誠罄竹難書，概括言之，在政治方面，除韓人毫無參政的餘地外，尚有下列數點，(一)政府高級機關，完全為日人把持，(二)國內完全為日本軍隊所盤據，韓人不得入伍，(三)低級之韓語日語官吏

，等級雖同，而「待遇懸殊」甚遠，(四)集會結社，固屬不能，就是許多人聚在一塊談話，也受禁止，(五)韓人家庭，每日必有警察梭巡，(六)韓人出生死亡結婚均須報告。至於教育方面：(一)學校中祇准用日教科書，(二)校長教職員，祇許日本人充任，(三)禁止韓國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四)禁止韓國學生學習韓文韓語，(五)禁止韓國學生，「結社集會」，(六)親日派學生畢業後，當局當優予安插，(七)非親日派學生畢業後，備受政府之摧殘，有上幾因，所以一個韓籍的小學畢業，就已完全日本化，這種滅人種族的亡國教育，真可使韓國人變為日本人的一種工具，這是「多麼痛心」的一件事啊，若就經濟方面言，都市繁盛區域及鐵道，工廠，會社，公司，銀行，農產，林產，海產，工業品，專賣局，運輸業，郵便局等，均被「日本佔去」，韓人無插足餘地，即韓人私有財產，亦納稅極重，就是家畜的馬牛羊等也須繳納稅捐，所以韓人自亡國以後，富者已日趨貧窮，貧乏者已無生存之道，據調查統計所得，現每年「餓死韓人」達數千人之多，年來韓人向貴國東三省方面移植，日益增多者，亦職此之故，總之，長此以往，五年以後，吾韓國人，縱屬原為富有者，亦將相率成爲餓殍，日本不但要亡我們的國家并且進一步要滅我們的種族，其毒辣殘酷，「慘無人道」，真是言之痛心，舉世無二了，韓國青年，自十五歲至二十五歲者，均深感受日人壓迫，非亟圖獨立自主，不足以自存，現從事

獨立運動者，分親華親俄兩派，而以親華派較佔勢力，曾憶一九二九年，爲日本學生侮辱「韓國女生」事件，激成全國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延長至三月之久，被慘殺者數千餘人，尤以當時新聞界爲最激昂，日人禁止登載此項消息，報館編輯及記者，雖被殺戮至數十人之多，終不爲屈，被囚者不計其數，「有至今日」，尙未釋放者，終至全國報館，一律被武力封閉，故吾國家雖亡，而人心實未死，惟無良好導師，致力量莫由集中，若有如貴國國民黨之總理孫中山先生，或印度之革命領袖甘地者其人，出而領導，相信吾韓國獨立運動，斷不若今日之消沉，現在甚盼貴國革命，早日完成，以援助我弱小民族，早日脫離日帝國主義者之樊籠云云。

龐得海之忠勇

砲裂猶徒手呼殺 出險竟急氣致瘋

北平十一月二十日無線電：哈爾濱電：十八晚大興激戰，二團一迫擊砲一等兵龐得海，與同伴力戰，發八十砲，致砲管過熱爆炸，猶徒手奮呼殺殺，同伴救之出險，竟急氣致瘋，到昂昂站後，爲一旅客憐救送來哈醫院，見人連作勢云迫擊砲斷了，沒援隊，殺不了日本等語。

「亡國病」已深入膏肓

(十二·一·錄天津益世報·)

中國現狀已與朝鮮垂亡時相若

如不速謀自救將成亡韓之續

請看韓亡後被蹂躪之慘刻

安重根同時七志士之一金石君講演

保定通訊：關於日前來保之韓國獨立黨領袖，革命家金石君，(字在天)自到此間後，連日奔走呼號，已誌本報，茲將金君在本市志存中學之演說詞，略述於下：鄙人辱蒙貴校校長張先生的邀請，來此演說，不勝榮幸之至，人都稱我是朝鮮的革命志士，其實我是個亡國奴，也不過是朝鮮國民的一份子，今天所報告的，就是東方被壓迫民族的狀況，中國書上記載的殷討無道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這是諸位都知道的，我們韓國，本是箕子的封土箕子就是朝鮮開國的始祖，那時朝鮮才知道中國的文化，從歷史上看來，可見我們韓國與中華國民，是一母所生，同血統的，到了唐朝東征之後才改爲高麗國，到了光緒年間，李鴻章定馬關條約，韓國就成了日本的保護國了，從此被日本帝國主義，斷絕了中韓兩國的血統關係，追念三千年以來，朝鮮歷年爲中國保護，實如父母之

於兒女，無異同胞的兄弟，朝鮮國民，萬分感激，及被日本保護，就等於貓之於鼠，玩弄之後，終被吞食，當時朝鮮有血性的人，不受這種被吞食的保護，本着良心上的要求，非革命不可，「其實晚了」所以被日本保護了十五年，果爲所滅，那時我們同志七人，首先組織革命團體，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以報韓仇，這是韓亡前二年的事，當時多數人怨滿清腐敗，怨西太后，怨李鴻章，怨袁世凱，其實全不對的，應當怨恨自己，應當怨恨我們自己韓國，中了亡國的病了，假使自己有志氣，能獨立，不中了亡國的病，何至於亡，豈但是高麗，就是印度，安南，緬甸，琉球，台灣，何嘗不是如出一轍呢，那末朝鮮亡國的病源是什麼，第一，道德墮落，黨派紛擾，一般人不講道德，如一盤散沙，自私自利，愛家庭，不愛同胞，愛金錢，愛權位，不愛國，並且植黨營私，互相傾軋，這是亡國原因之一，第二，法律不公，軍閥橫行，軍閥口頭的法律，就是國家的法律，專橫已極，肆無忌憚，所以正義淪亡，國因以滅，第三，內政不良，外交失敗，政府腐敗，國民墮落，一切應興應革之事，一概置之不理，內政如是，外交當然「沒有辦法」第四，教育不振，民多嗜好，因爲教育不振，所以種種嗜好，種種墮落行爲，無所不至，第五，爲富不仁，土匪蠶起，既有以上種種原因，這也是當然的結果，以上五項，就是韓國亡國的原因，現在中國中了這種病沒有，據我看來，已竟中了亡國的病了，大

多數已竟深中了亡國病了，所有未受著的，就是一般中學生及小學的學生，但是中學一卒業，就要受無形的傳染，只是不自覺不自知就是了，鄙人要求中國的同胞，趕快救國，你們能救中國，就是救高麗，安南，台灣，琉球，印度，你們如不趕快救國，中國也要亡的，中國亡了，高麗等國，就更談不到救了，韓國之亡，在民元年八月二十九日，這固然是韓國三千萬民族的國恥紀念，其實是中華民國亡國的第一天因為唇亡齒寒，韓國是中國東北的屏藩，韓國為日本所滅，那就是東北的邊牆教日本打倒了，從此「侵略中國」更要厲害，日本的新大陸政策，即可施行，果然民國四年，對中國下了哀的美敦書，袁世凱作了李完用的化身二十一條不啻賣身契約，從此而滿州，而蒙古，侵略日甚一日，七十二帝國主義中，最厲害最毒辣的，就是日本，真是我們不共戴天之仇，韓國既亡，日本便實行其文化侵略，借壓迫教育為名，行同化政策之實，那惡狠毒辣的辦法，沒有亡國的，夢想亦想不到，韓國的教育制度，也如中國的高小中學師範大學等等，經日本改革之後，取消校長，撤換教員形式是韓人的學校，其實日本同化的機關，每班學生，三分之二是日本人，三分之一是韓人，前數排為韓人，後數排為日人，派日人為班長，監視韓國學生，不准說韓語，說是野蠻的聲音，不准寫韓字，謂為野蠻的形跡，犯者經班長記錄報告，就在室外罰跪三點鐘，春夏秋三季，尚無生命危險，冬季天氣，

韓國氣候特別寒冷，較東省溫度低二十五度，罰跪三點鐘，「多數凍死」未死的明年春暖，偏身凍瘡，亦得殘疾，真是生不如死，家人見之甚至痛不欲生，如第二次犯者，痛罵之後，幽閉暗室，不給食物，至十二小時之久，班長記其姓名籍貫時，韓人有見之者，卽連坐之，如第三次犯過，那便加以更甚的懲罰，名叫作標本，卽將犯者拘來，電召醫院醫生和照像館，痛責之後，剪去手指，命名叫啼，並用剪指所流的血，書其罪狀，揭示全校，亡國之後，剪指的學生，百有七十餘名，學生有說高麗話的就把他舌頭三分之一剪去，叫作啞叭學生，有女生十三人，均因自殺，自殺以前，多函達家長說，父母，我們有什麼罪惡，受這樣亡國的慘痛，你們作父母的既然是亡國奴，亡國奴還有行生兒女的權利嗎，亡國奴還有樂的心腸嗎，你們行樂，你們交媾，生下子女，任人宰割，替你們受亡國奴的苦，這全是你們作父母的罪惡，從今以後，從速團結起來，起而革命，就可承認是我們的父母，袖手傍觀，使子女任人「摧殘蹂躪」那你們就是賣國奴，我韓國三千萬民衆亡國的慘痛，可想而知，亡國奴不如牛馬，不如鷄犬，簡直就如螞蟻一般，任人蹂躪，任人踐踏，真是亡國奴不如喪家之犬，回想過去種種，真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忍聞，吃一口日本人的肉，死而瞑目，飲一口日本人的血，在所甘心，甚麼事都可以試驗以下，獨亡國奴不要嘗試呀，那種亡國慘狀，真是諸位夢想不到的，再說日本對韓

滅種的手段，由婚姻條例上看，男女不到四十五歲，不准結婚，結婚之前，第一步先購買婚書，價值百元，第二步買得婚書後，再調查本人職業，如無職業，仍不得結婚，第三步有職業而不通日語者，須學習三年，查該男子有精神有志氣，則雖三年期滿，亦難卒業，必續讀三年，女家亦如是，女家如父母主婚，未經其女同意者，其父母監禁三年，並施以重罰，警章共一零五條，動即觸犯，所以無人不犯警章，有病者必須入醫院調治，以防傳染，及入醫院，或「進以毒藥」或注以嗎啡，即幸出院，也就成個大烟鬼，成個病夫了，這種間接毒殺的手段，實在毒辣，韓亡十五年，高麗王不堪其苦，密與其廚夫約，云我有蠟丸一枚，內係血書暗藏飯筒內，汝挾出後，可以直交我姪李準，千萬不可洩露，萬一洩露，我命難保，那廚夫奉命照辦，及李準接讀血書，始知命其密赴海牙和平會，聲明日本的舉動，昭告天下，看能否得到人類正義的同情，於是李準就裝作乞丐，密赴哈爾濱，由西伯利亞鐵路，到莫斯科，南下至海牙和平會，按會章，經某國代表許可，即可入內旁聽，李準由中國代表允許，得列旁聽席，閉會之前，李準登台，意欲演講，經中國代表盤詰，始露真名，當時即被日代表逐出，二次會遂不得列旁聽席，自覺無面目回見故主，不得已買了短刀一把。於散會時，當衆刺心而死，當時各國報紙，編登載之，日代表以國體攸關，遂電報天皇，天皇責朝鮮總督防範不嚴，撤職拿問，

繼任總督到任後，遂設宴款待韓王，末進咖啡茶，雜以毒藥，飲之未及還而死，這是「謀殺韓王」的經過，所以我韓國志士，無不痛恨切齒，力圖恢復，民國十三年三月一日，韓國革命領袖安昌浩，在上海組織臨時政府，革命志士散布於各地者，有二十萬人，一旦有變，誓死殺敵，至於朝鮮境內，李完用之黨徒，有五萬人，專以破壞中國治安爲目的，五卅慘案，萬寶山案，皆此輩所爲，總之，韓國是已竟亡了，再看看中華民國怎樣呢，中韓本是唇齒相依，中國存則韓國還有希望，中國亡韓國更無希望了，但是我們要知道，韓亡是日本亡國奴，中國亡了，不叫亡國奴，叫萬國奴，現在中國東北兩方全亡了，西面西藏問題也緊急起來了，南部受着七十二帝國主義的壓迫，日本多數軍艦，又滿佈於沿海長江，再不挽救，危險萬分，挽救之道，第一要取抵抗主義，第二努力抗日，取消二十一條，務要全國上下，一心一德，並聯合東方被壓迫的民族，共同奮鬥，這是鄙人時時刻刻所切望的云云。

甘地電京對日憤激

願率被迫民族一致抗日

(十一月十日南京電)甘地由英倫電京華友，表示對日軍侵佔東北憤激，并願率東方被壓迫民族一致抗日。

暴日在華新聞事業

暴日侵我，日亟一日，關於宣傳工作，尤爲注意，所以暴日在華新聞更形發達；牠的作用都是「反動」，「造謠惑衆」的，願國人睜眼注意，共計二十一種如下：

上海日報（上海）上海日日新聞（上海）每日新聞（上海）大連新聞（大連）滿洲日報（大連）奉天新聞（瀋陽）安東新聞（安東）滿洲新聞（營口）滿洲商業日報（大連）關東報（大連）大北新報（哈爾濱）盛京日報（瀋陽）滿洲報（大連），秦東日報（大連）大青島報（青島）青島新報（青島）山東新報（文刊）（青島）山東新報（濟南）天津新聞（天津）漢口日日新聞（漢口）英文滿洲日報（大連）

壯哉馬將軍

（天子）

我是中國人，誓守中國土，絕塞一軍懸，援兵四面阻，日寇雖強橫，方寸自有主，雪地與冰天，浩氣長虹吐，彈盡繼以刃，前仆而後徂，苟有一息存，不作偷生虜，壯哉馬將軍，民命之所怙，黑水共白山，勳名垂千古。

關於日本對東北經濟侵略的兩個統計

裴錫歐

投資十五億一千萬元 年得二億二千九百萬

日本素以兩大政策侵略東北，即政治侵略與經濟侵略是也，近年來經濟侵略之積極，大有一日千里之勢，下列統計，即表示最近日本對東北經濟侵略之最大的成績：

(一)日本對東北各種事業之投資

投資額(單位千元)

事業	四四八·一八六
運輸業	二四一·〇四五
農礦林業	一四七·四〇四
工業	一一七·七五三
商業	二〇四·三三九
金融事業	三五二·〇二七
其他(包括文化事業)	一·五一〇·七五四
合計	

(二)日本對東北投資之所得

產種物別

所得數(單位千元)

農產物

一一四・九〇八

工產物

六二・三二六

礦產物

四二・二五四

畜產物

四・〇五〇

水產物

一・九三〇

林產物

四・五二二

合計

二二九・九九〇

按上列日本對東北之投額，爲十五億一千萬元，佔日本對外投資總額二十八億五千萬元之百分之五四，爲數之鉅，吾人聞之，當作何感想耶？

中日兩國代表在國聯舌戰詳誌

日代表始而冷靜繼轉攻勢

英代表折衷立言不粘不脫

日內瓦通訊：九月二十八日晨，中國青年示威游行搗毀外交部之消息，傳至瑞士，國聯行政院主席勒樂大爲震動，歸咎西報記者發電不審慎之引起遠方人誤會，致王外長遭无妄之災，是夕行政院趕即召集會議。主席鄭重報告王外長受傷事。詞畢日代表芳澤即云，本人聞訊深歉，而對吾友王外長深誌欽崇，施代表即應聲曰，此種感觸，雙方相同，（謂王外長之對芳澤，亦有相似之敬意也，）是雖套語，言之頗爲敏捷，其後日代表宣讀一議案，有日本退兵語，繼附以條件云。但以能保日本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爲度其他一切辦法，概無庸議，（言督察委員會之不必組織）施答，本人深幸聆悉日本退兵，但如能知退兵之確期者則更幸，又在退兵之後，已往之原狀能恢復否，被捕之人員能開釋否，被收沒之財物能即歸還原主否，皆本人所樂於傾聽者，此外本人又須敬詢我同僚，亦曾聞悉日本飛機擲炸彈，毀及平遼線之火車否，亦曾聞悉沿火車路一帶之中國駐軍，均被解除武裝否，如彼督察委員會有助於退兵事之順利成功者，不之我同僚之意見，謂

當設立否也，此時日代表淵襟深抱，令人有高妙莫測之思，其對擲炸彈解武裝等事，不置一詞，僅作堅決之宣言，拒絕勘察委員會，謂此乃雙方交涉，用不着第三者干預，施代表甚老練，不復拘執前議，隨即改取執中之道，提議由行政院另行組織監督退兵委員會，日本代表答稱，我可電詢政府，施見此事似有博圖望，乃別設一語以探之曰，被沒收之財物，貴國能退還否，日本代表之態度，異常冷靜，答曰，本人未嘗接得任何消息，同時日方忽化守勢爲攻勢，而聲言曰，此事不可由無關係者參加，即合中日兩方面組織一委員會可耳，施聞是言，急作錯愕之聲，曰請恕我，或者我之所言，不甚明瞭，殆外國語發生之難阻，獨見其多也，（可謂妙語解頤，實則施使英語之流暢，爲西方人士所共認也）予固簡捷明言，國際聯盟可爲我等贊助，可使滿洲退兵事得圓滿之解決，是以尚須有其他之會員國一同參加，英代表薛西爾子爵就中國代表之言加以詮釋，並謂此項員會即須組織之，若委員不能一力竟其全功，則國際聯盟自當有所措施，（仍取折衷主義。立言不脫不黏）。繼謂中國代表可就所提議之各節，再加文字之聲叙，以待日本方面之考慮，施代表云，本人深以薛西爾子爵之言爲然，然則中日兩國組織委員會尚待其他之會員國參加否，日本代表答曰，此則不可，若中國願他國參加者，本人不願電達本國政府請示矣，薛西爾子爵乃又於兩造間作和事老，謂二君此時儘可互相商洽，若監督

退兵之委員會一試不成，國聯仍可從事調處云，外交辯論之盤根錯節，不易直接通過，統觀近代外交史，莫不如是，而惟此時中國代表旁敲側擊之工夫，實可稱爲歐戰後十餘年極有步驟之外交陣勢。

至三十下午四時，舉行大會期最後一回之行政院會議，主席勒樂宣言，略謂爲盟計，應以維護和平爲要圖，是以必須要求日本之兵退回南滿沿線，但以其他情形之複雜，吾人必須顧及日本人之生命財產，退兵事縱須趕即實行，亦當承認其有若干日之猶豫，爲此宣布議決案如下文，（已見前報從略）嗣日本代表宣言，本人意見可不必爲報告事更作特別之設施，（謂不必有勸察委員會）凡在本院列席之國家，可各由其駐在東方之外交官作報告送行政院等語，中國代表核悉日本代表之宣言，證明日本方面亦認超然地位之報告爲不可缺，又謂本人希望所有日軍至十月十四日，已能完全退去，當地原狀亦能完全恢復，萬一不能，本人必須保留前提派調查團前往滿洲之議，本人探望不至再有此舉，又本人尚須保留下提之一節，即其地若屆時不能恢復原狀者，仍由列席行政院各代表，判定此案責任之應屬何方，並估計損失賠償，本人對於議決案，僅以上述之意味承認之云，日本代表聞之，不願承認施代表最後之聲明，謂本代表承認主席所宣布之議案，並不附有中國代表之解釋，主席乃竭力調和謂予深願中日兩方之相接近，可由十月十

四之會，再聆兩造之意見，現在似不必對解釋作大辯論也云云，而施代表之加保留案，可謂十分精細矣，總之日本進兵滿洲，有妨世界和平，足以搖動國際聯盟之基礎，在西方諸大國間，凡爲識見深遠之外交家，自不願輕易放過，特若中國一方之鎮靜堅持，與施代表之善體中央意旨，則長隄潰于蟻穴，勢將糜爛不堪，日本將爲世界第一戰禍之禍首，雖有諸大國之願爲我助，亦悉有擲手不及之苦，此略知世界大勢者所能言，不待記者之贅陳也。

鐵血歌

易君左

只有鐵！
只有血！
只有鐵血可救中國！
還我山河，
誓把倭奴滅；
醒我國魂，
誓把奇恥雪！
風淒淒 雨切切，

洪水禍西南，
猛獸噬東北！
忍不住心頭痛，
抵不住心頭熱；
起兮，起兮！
大家團結，大家團結！
努力殺賊！

馬占山虞電

黑龍江十一月十日來電：馬占山通電云，日本謀北滿野心暴露，舉世睽睽，無庸諱言，此次藉口修理江橋，大舉進攻，我軍力圖自衛，只可相與周旋，連日激戰，晨攻夜襲，恣意殘殺，致我死傷枕藉，卒以受迫過甚，退保三間房大小新莊一帶，築壘堅守，顧日軍武器精良勝我百倍，明知江省聯絡斷絕，呼援不應，僅以一隅之兵力，焉能抵日人一國之大軍，所差堪自恃者，凡我前方將士，莫不深明大義，慷慨激昂，大有氣吞河嶽，敵愾同仇之勢，兼之占山受國家倚町之深，人民寄託之重，目覩遼吉淪胥，江省危如累卵，與其坐失國土，委諸父老於不顧，毋寧犧牲一切，奮鬥到底，如蒙天佑，或可保持一時而獲最後之僥倖，本日日本軍迭派飛機，向我連續擲彈，一面調集兵力，逐漸推進，觀測情況，恐於最短期間，必將大肆圖攻，占山守土有責，一息尚存，決不敢使幾寸之地，淪於異族，惟有本我初衷，誓與周旋，始終堅持，絕不屈讓，惟海內明達，其諒察焉，除已誓率前方將士，一致決死相拚，並將最近情況，電向國聯聲請設法制止，靜候世界各國公理之解決外，務懇全國父老，努力振作，以救危亡，不勝憤慨之至，代理黑龍江省主席馬占山叩虞。

馬占山謝珂通電雪地冰天孤軍抗日

拚死不屈碧血橫流再接再厲

以保祖國疆土以存華族人格

中央社齊齊哈爾十一月十日來電：（銜略）均鑒慨自遼吉事變，日軍對於江省必欲取而甘心，百計千方，思遂其所謂計劃，初則鼓惑張海鵬軍北犯，充其傀儡，我軍奉令阻止變軍，不得已將洮昂路江橋拆斷數空，所謀因未得逞，繼則派其少佐參謀林義秀來江，以洮昂路江橋日本有債權關係爲理由，引日領向我交涉，擬由滿鐵代爲修復，并要求我軍退出江橋十五華里張軍亦然，查我軍原駐距江橋十六華里之大興車站，與所要求并不衝突，該少佐同時聲明日軍除掩護工人修橋外，決不作軍事行動，我軍爲尊重國聯決議，避免日軍口實計，隱忍曲全，無可如何，該軍於三日夜突向我大興駐兵投擲炸彈，我爲和平計，曾與清水領事要求雙方避免衝突，遂於支日上午八時派石上校，蘭斌偕同該少佐赴江橋查勘，及促雙方撤退，以免誤會，俾便動工，當令我軍開始向後方移動，而林等甫離江橋，詎意日軍竟乘隙將我警戒哨兵擄去三名，并發見挑戰行爲，經交涉，至下午三時該少佐偕領事書記官早崎由我方扎祕書樹業，那副官連宿，陪同乘專車再赴

江橋視察，乃專車甫過大興車站，即被日軍飛機數架迎頭紛投炸彈，那副官當破炸傷，專車不能前進，林等遂回省城，蓋前方日軍方在向我猛烈攻擊中也，我軍將士悲憤填膺，莫可自止，不得不施以正當自衛，稍抑敵鋒，以保祖國疆土，以存華族人格，誓拋熱血頭顱，弗顧敵我強弱，占山等於無可如何之餘，猶竭力保持和平之旨，嚴告將士，只准防禦，不得攻擊，該林少佐目覩日軍此等行爲，不惟不加制止，反更要脅我軍退讓，江省一切由其宰割，嗚呼，此次攻擊大興日軍四千餘人，黃衣銅帽，大砲四十餘門，飛機七八架，鐵甲車三列，其過江攻擊之兵，并無張海鵬軍，是知張氏屢經勸告，已有覺悟，而受日軍愚弄壓迫之情，於此殆有徵也，日軍自支午以來，開始向我軍攻擊，下而砲火，上而飛機，陸空交施，兇暴之極，我將士拚死抵抗，不爲所屈，碧血橫流，再接再厲，占山等以大興地勢難守，未忍將將士孤注一擲，因於麻日下令，左右互相掩護，再撤退至距江橋五十華里之三房間車站一帶，以資固守，八日該林少佐持本莊司令通告，令占山速將省政權授受張海鵬，否則日本軍即進佔黑龍江省城，現尚日以交涉中，是役也，因無防空軍器，致官兵傷亡五六百名之多，雖然，士氣仍未稍餒，依然振奮異常，現在雪地冰天，所有事實，不惟當地各界共見共聞，即各友邦人士亦所目擊，誠恐日方顛倒責任，欺人自欺，并以舉國同胞殷殷企注此次日軍侵入北滿之事實，與其宣言大

相反背，特將經過本末情形，宣告中外，以明真相，而定是非，占山等守土有責，愛國心同，明知沙寒孤軍，難抗強日，願以存亡所繫，公理攸關，豈能不與周旋，坐以待斃，援田橫五百之衆，本少康一旅之誠，謹先我同胞而赴國難焉，特電奉達，敬祈垂察，馬占山謝珂叩灰。

吉黑民衆踴躍募捐

聞黑軍敗日寇無不歡呼

各處捐款已達二百餘萬

毀家助餉平津聞風興起

(十一月八日北平電)日寇十一月八日猛撲三間房大新屯，飛機大砲齊動作，黑軍奮抗，血戰歷五時，日寇不支退四十餘里，斃三百餘，並擊落寇機一，張海鵬部在馬海套被黑軍左翼包圍，繳械千餘，吉黑民衆，聞黑敗日寇，無不歡呼，連日衣蘭濱江甯古塔滿洲里黑海等處民衆，自動捐軍費匯向卜魁，達二百餘萬，邊民多毀家助餉，平津聞風興起，地方團體已開始準備募款，助黑軍費。

張發奎請率師赴黑

助馬占山共制強敵死命

保我東三省一片乾淨土

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張發奎，對黑省馬占山將軍孤軍應戰，義憤填膺，昨特發兩電，擬率所部赴黑應援，電文如下，（電一）銜略，暴日毀棄國際信義，破壞世界和平，以強盜明火打劫之手段，突然進兵，侵佔遼吉，領土主權爲所宰割，人民生命財產爲所蕩折，東北防軍號稱三十萬，以無抵抗三字瞋目束手，聽其所爲，暴日遂更無忌憚，竟欲用亡韓故智，利用一二敗類倡爲滿洲獨立之說，欲使東三省版圖脫離中華民國，而折入以暴日之手，發奎裂眦東望，毛髮俱豎，近聞黑龍江主席馬占山將軍，獨能不畏強禦，以孤軍抵抗暴日，此不但差強人意，挽已死之人心，救垂亡之國命，實有擊乎此也，發奎自投身，國民革命以來，大小數百戰，凡爲帝國主義走狗之軍閥，已次第摧滅，自今以後，當轉其鋒刃，以直接與帝國主義者作殊死戰，暴日爲諸帝國主義中之最殘酷無人道者，發奎所統之第四軍，雖頻年征戰，鋒鏑之餘，然一聞國難，皆腐心切齒恨不能以熱血噴彼狂寇，今者和議告成，已同心戮力，抗禦外侮之時，發奎已商得全軍將士同

意，一致請纓，前赴黑龍江戰地，助馬占山將軍，共制強敵之死命，代懇鑒其血熱，立予檄調，發奎誓與爲國效命之軍人同亡，不與以無抵抗三字，而靦顏偷生之軍人同存，臨軍激越，伏維鑒納，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張發奎率全軍將士同叩篠（電二）黑龍江代主席馬占山先生大鑒，發奎自聞暴日侵佔遼吉以來，裂眦東望，恆以不能澆此熱血，喫彼強寇爲憾，而東北邊防軍，以無抵抗三字，斷送遼吉，而恬然不以爲恥，尤發奎所不忍聞，惟公能明守土之大義，盡軍人之天職，不屈不撓，抵禦強敵使黑龍江不爲遼吉之續，遠道聞之，無任鼓舞，發奎所統之第四軍，頻年以來，經數百戰傷亡雖多而爲國効力之志堅如鐵石，度公亦有所聞，發奎茲已得余軍將士之同意，請命中央，即日由廣西調來黑龍江，以爲公援，發奎深信我第四軍全軍將士，必能與公同心同往，爲東三省保此一片乾淨土，不然，則以熱血澆之，臨電神馳，伏維垂鑒，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張發奎率全軍將士同叩篠。

張發奎再電請纓援黑

即日東裝赴粵面請機宜

全國各界紛紛電張響應

張再請纓 上海四日航訊：第四軍軍長張發奎，因請纓北上出發援馬電發出後，迄已多日，尙未接到國府及粵四全會復電，因於昨日再電粵方催促，同時並有同樣電致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氏，原電云，廣州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國民政府鈞鑒，發奎日前請願，率所部第四軍全軍將士，出發黑龍江，抵禦暴日，迄今未蒙明令批准，至深懸念，竊維暴日侵佔遼吉以來，守土軍人，罔知盡職，猥以不抵抗三字，掩其偷惰，獨馬占山將軍，能不畏強禦，率其孤軍，作殊死戰，電訊傳來，人心爲之一振，發奎旣痛暴日之無道，又念馬軍孤懸，苦戰力疲，勢難持久，是以懷披髮纓冠之志，願與明恥教戰之將士共存共亡，今者馬將軍果以久戰不支，至於退守矣，不戰而亡遼者，責在不抵抗主義之邊防軍，戰而亡黑龍江，責在四方觀望，畏葸不前之軍隊，發奎心實恥之，爲此願懇鈞會鈞府早發明令，俾發奎所部，得以成行，盡軍人之天職，償禦侮之宿願，實感厚惠，發奎並將即日東裝來粵，面請機宜，謹此瀆陳，諸維垂鑒，

第四軍軍長張發奎叩江。

舉國響應，自張請纓援黑後，全國各界紛電響應，茲錄張氏昨接各電如次：

電一 上海邁而西愛路胡展堂先生轉張軍長向華鑒，暴日侵略日亟，舉國同憤，先生請纓殺敵，欽佩莫名，即請整軍北上，為我國家民族爭一線生機，臨電無任迫切之至，蘇省會宣傳委員會叩。

電二 上海汪精衛胡展堂先生轉張向華先生賜鑒，頃閱篠日通電，申請陳師北上，援黑助馬，詞嚴義正，舉國同欽，查援黑惟一要路，為取道熱河，直達通遼，咨照等或向戍熱邊，或居住熱省，鄉情地勢，較為諳熟，極願膺樞響導，並願敦促熱察綏三省民團健兒及武裝革命同志效命黨國，誓以頭顱，殲彼倭奴，復我疆土，尙祈即日命駕北上督師，臨電神馳，不勝待命，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熱察綏各省代表張咨照，黃守忠，呂仲良，王蘊萍，張珪，辛質衛，張照熙叩東。

民族英雄馬占山將軍傳

(天)

倭戎入寇東土，降將望風披靡，瞬息而遼吉失陷，此神州華胄開國之奇恥大辱也，然世祖威風遺澤，正氣猶存宇宙間，馬占山將軍獨崛起黑邊，率衛國健兒，孤軍奮勇抗敵，以一當百，孤苦血戰，挫異邦之強寇，爲華胄爭榮光，全國感泣，人心振奮，嗚呼，此民族之英雄也，是烏可不傳乎。

將軍遼之懷德縣人也，號秀芳，幼慕項羽之爲人，學萬人敵，膽量過人，有俠義聲，弱冠投筆從戎，以善騎射馳譽，能雙手並持雙槍，隨意射擊空中飛鳥，無不中者，初爲中央騎兵二旅故陶斌英部，以善馳驅著譽白山黑水間，屢以剿匪功績，自兵卒歷次擢升，以排長而連長，嗣隸故吳俊陞部，以征服巨匪白狼，蒙匪陶什洮之功，升任旅長，前年以遠陞多故，非忠勇之士不足以守邊，調兼黑河警備司令籌邊撫民，功績斐然，日寇既占遼吉，將軍悲憤填胸，誓殺強敵，適黑主席萬福麟遠離職守，以危難之局卸之將軍，將軍曰，此我報國之時也，毅然就職，日寇北上，拒之於嫩江橋，以久疲之孤軍，當新霸之雄寇，援盡餉絕，奮身血戰，苦持將月，後以戰略轉變，埋伏陷敵，賊有戒心，今方整理所部於克山間，誓盡忠報國，收復國土，否則決以身殉，遠視握兵符而空言救國者將軍真人傑也，年僅四十四耳，壯哉。新史氏曰若馬將軍者可謂民族之英雄也已。

馬占山訪問記

(錄十一·二十一·時事新報·)

馬表示一息尙存

決不使國土蹂躪

哈爾濱通訊：十一月哈埠婦女第一慰勞團，十日晨由哈前往齊齊哈爾，慰問馬占山部隊，記者亦隨同前往，十時許抵昂昂溪，記者在車站與屯墾軍旅長苑崇毅及程志司令相遇，苑程二氏正在站台候車，擬赴富拉爾基布防，因有張海鵬部由景鎮繞經朱家坎擬包圍省城，故特往防堵，記者當向程苑二氏說明代表各界捐款人士前來慰勞之意，二氏遂代表前方軍士表示感謝，并請轉致各界，苑旅長復頻詢哈埠及外交各方情形，記者等乃就所知，一一答復，移時車到，二氏乃握別登車而去，記者等遂又赴駐昂總指揮部，(由參謀長石蘭斌主持一切)投刺後，石即延見，石氏態度謙遜和藹，經記者慰勞後，石氏即作以下之談話，日本此次，『節節逼人』，我軍不得已始實行對抗，以一省之兵力，對彼多數精銳，明知勝利無甚把握，但吾人回想日本侵南滿佔遼吉，無禮行爲，欺人太甚，保護江省國土，及人民生命財產，遂不能不下決心，與彼周旋，有一分力量，亦必與之對抗到底，連日運材料建築防事，士兵上下一致團結，個個抱必死決心，希望報

界努力宣傳，全國一致團結起來，共禦外侮，依賴其他，毫無補益，給養有時運不上去，而兵士等仍奮勇殺敵，終不屈伏，亦足見我軍士抱定，『犧牲決心』之概況，現在正在努力，喚起江省民衆，以作將來之預備，昨日有英國新聞記者來，要求到前線看看，余當允許，以便彼外人明瞭，『我們無外力協助，俾證明外傳我們陣地有外國兵，外國砲說之不確，但江省勢孤，國人應起而援助』云云。『至十時半』，記者因擬赴省垣，乃告辭出，購票乘齊昂路車進省，二時許到省垣軍署，投刺後，適英國倫敦每日郵報，及密勒評論報記者與馬占山談話，記者乃乘此時，邀由軍署劉副官，及區特一中慰勞團，乘汽車赴官醫院分到各病室慰問傷兵，各傷兵均臥地板上，經劉副官向傷兵宣告謂，「哈埠各界，因為我們偏僻的江省，諸位軍士，能『奮勇殺敵』為國效勞，所以紛紛捐助慰勞金，現在諸先生前來慰勞，得悉諸位受傷在此，遂前來慰問，並代表各界交來，慰問金哈洋二百元，回頭分配與大家，隨便零用。」各傷兵均表示謝意，並有一受傷官長謂，保國衛民，是我們的天職，漫說受傷，就是死了，也是應分，深謝大家的盛意，我等雖在呻吟痛苦，猶盼望我國土不至喪失，」諸人聞之，均極感動，在醫院慰問畢，即回軍署，晉謁馬主席，馬氏衣長袍，精神極佳，當談謂，「日本欺負中國太甚，簡直逼的無路可走，起初我們步步退讓，以為希望國聯能有辦法，即可解決，不料日本又『藉口修

橋」欺壓我們，本來我們已開始修橋兩天，彼竟百般阻撓，驅逐工人，我們仍舊退讓，不料彼竟向江橋方面進兵，迭次尋釁，我們實已忍無可忍，乃拍電政府及張副司令，如再進逼，非幹不可，引起禍端，我寧願爲國家罪人，個人一切犧牲，在所不惜，但彼不來侵我，我仍不動，後日兵竟在橋頭捕我哨兵，並將其活活打死，前方來電話向我報告，我仍令忍受，彼不來攻，則仍取守勢，最後又有電話報告，謂有兩千日軍大舉來襲，至是我認爲實在不能再挺着被打了，所以下令俟彼開槍射擊後我方卽行還擊，六日余親赴前線視察，見陣容有退却勢，乃嚴令反攻，並在三間房召集旅團長各軍官訓話『當亡國奴就退却，否則卽速反攻』，各軍官均知大義，乃奮勇爭先，『一鼓作氣』將日軍擊退，其實我們自知不行，但因被逼無路可走，實無辦法，故余已下決心，只要我一口氣存在，必與對抗到底，卽軍隊完了，再到東荒去練民團，繼續和他幹去，至於讓主席與張海鵬那本無不可，惟須有中央命令云云，嗣記者又問，『聞張海鵬軍，又由景星鎮經朱家坎擬來省城，主席對之如何，』馬氏答謂，『張海鵬來，我已有準備，騎步兵現在亦足以支配，江橋前線兵力仍舊，決不抽調，此事不成問題，請哈埠不要驚慌，總而言之，一步一步的做着看，我有一定宗旨，將來一定對得起中國人。至於當地商民，余決不使他們受蹂躪』云云，記者等乃興辭而出，因英記者要求赴前方參觀，軍署乃派第二科宮

科長，劉副官乘汽車二輛陪往，先至昂昂溪站總指揮部接洽，苑旅長乃又引導，「參觀陣地」並以日軍未爆發之炸彈相示，上刻「昭和六年製」，最後記者詢英記者其印象如何，據答，「在哈埠閱日人，所辦之哈爾濱時報，謂江電姦淫搶奪，市面紊亂，並謂前線有俄國兵，實則我在前線一個俄國兵亦未找着，而省垣安穩如常，商業照舊，毫無紊亂之象，兵士亦很守紀律，日報純爲造謠，於此可見」云。

馬占山孤軍血戰記

(錄十一·廿二·時事新報)

百年來最尖緊之一戰

我軍吶喊急馳敵生畏心

士卒以未多殺敵爲憾事

(哈爾濱通訊)十一月十四日早五時許日軍以騎砲兵小隊，自正面迂迴，繞過大興，三間房，紅土營子，襲取我軍第三道防線左側，該防線在鉅昂昂溪三十五里，由騎兵一旅吳松山部沙力佈團一營扼守，兵力較爲單薄，日軍即乘隙進攻，意在突破該防線，斷絕大興三間房兩防線聯絡，我軍迎擊，戰至六時許，日飛機兩架掩護，兵砲騎兵七百餘，猛撲我軍防地，另以重砲數門，自葫蘆溪方面，發砲掩護，彈落戰壕，沙烟騰空，激起數丈，日軍即乘勢猛進，飛機則向我砲兵陣地投擲炸彈，以阻我砲兵發砲接應，在江橋方面之日軍，則逼進大興站，以十餘門砲火，向我一二道防線轟射牽制我軍，調動至七時後，我騎兵四團三營陣地，因日軍以手榴彈投擲，間以手提機關槍掃射，士兵於戰壕內立足不得，乃向右翼撤退，日軍乘勢搶進戰壕，以坦克車一輛壓迫我軍，我軍右翼亦形搖動，不得堅固陣線，乃由迫擊砲，平射砲連發砲援應，敵軍稍却惟左翼戰壕已爲

日軍所據，危迫萬分。

我軍衝鋒裸腹袒臂，值獨立第八騎兵旅程志遠部涂全勝團，自滿洲里趕到，聞知前方緊急，即於昂昂溪下車全團士兵下三十五里衝鋒令，兵士裸腹袒臂，吶喊急馳，聲聞四野，日軍望而生畏，沙團得援，軍心大振，亦出壕猛攻，日軍不支，倉皇辟易，奔避弗迭，爲我軍生擒或擊斃者甚衆，至八時後，日軍敗退，我軍仍重整防線，即由涂沙團協同扼守該方另調馬占山之衛隊團，加入蘇菇溪方面，爲騎兵之犄角，至十時十五分，日軍大隊又復來攻仍取我湯池側面，兜我後方，兵力增加至二千餘，佐以六架飛機，騎步砲兵爲兩枝，左右翼大舉向我防線包抄，旅團長長谷親自指揮，攻擊猛烈，甚於晨間，數次以機關槍掩護，沖近我軍壕壘，均爲我軍勇敢射退，其飛機團畏我砲擊，投彈輒不準確，我軍亦因以不懼，嗣由重迫擊砲發彈，轟射其密集隊得力，敵軍陣線星散，於十一時四十分再退而遁，兩次激戰，我士兵均未進給食，亦不爲苦，且均以爲未多殺敵爲憾事，前方平靜半日，至夜十一時許，戰事再起，數十名日軍，於昏黑中爬進我湯池防線，於距壕千米外，起始排砲轟擊，至五百米外，兵士上刺刀百人爲一隊，分爲數十組衝鋒至於戰壕爲我軍開放機關槍，并迫擊砲射退，敵軍死者甚衆。

溜彈隊百餘人，衝近我騎兵馬羣所在，猛投炸彈，欲炸開我馬羣，使馬匹驚逸，自擾防線，我騎兵至斯弗能再忍，奮勇出壕，搶馬躍登，不待長官發令，即分頭衝出，馬占山之衛隊團自蕨菇溪開到，該團在七日大興三間房激戰時，因失却聯絡爲敵包圍一日夜，士兵死亡極多，一般欲報前仇，奮力首先衝斷敵軍陣線，日軍步砲兵失却聯絡，首尾不能相顧，惶窘圖逃，我騎兵沙力佈，涂全勝兩團長，各率所部，兩翼包圍之，步騎兵一陣猛擊，敵死亡無數，大部潰逃，有二百餘名，不及逃避，遂被我軍俘獲，解除武裝，三時後戰事停止，我軍方得休息，是役我軍乘勝追出十二里，即於該方布置陣線與第一二道陣線聯絡，至繳獲軍械，內有野砲二門，手提機關槍，機關槍五架，大槍二百餘枝，戰刀七十餘把，其他軍械稱是俘虜之日軍，個個垂首喪氣，所謂帝國軍隊之威風，已不知何在矣。

馬令不准虐待俘虜 我黑省主席馬占山對於俘虜，令設收容所於省垣，不准虐待，馬氏本人於今午後二時自省垣到，昂昂溪佈置一切，當激戰時，沙力佈團長爲流彈射中左眼，尙不甚重已於晚間運哈醫治，今日晨間自綏化縣開來，新編之騎步兵獨立混成團，過哈開往前方，該團爲黑省軍剿匪勁旅，開到前方後，我軍兵力益厚矣，黑拒日領清水入白一以我軍與該國軍隊開仗恐駐在黑垣危險，於十五日晚率僑民六十餘退出境外，

避來哈埠，馬占山曾令交涉員挽留，清水不敢再往省，堅欲退出馬囑其按照外交手續，簽一照會，清水諉爲到哈辦理私事，不肯照辦，故黑垣目下已無日人，日昨有哈埠某團體代表，赴前方慰勞，曾親聞士兵言殺日本及張大麻子（海鵬）軍隊雖戰死亦無憾用不着國人來慰勞，傷兵中有某副官，於十四日夜戰事方酣時，受傷甚重，左右兵士欲抬運其回後，該副官大呼不可，謂痛快給我一槍了事，敵人攻擊甚緊，不可因我一人減少抵禦力量，衆士兵不聽，強以四人抬運而行，該副官極口呼喝止住，後至力盡昏去，其他將士作戰，已無一不存必死之心，故日軍之攻黑，非至黑軍完全復後，不能如得遼吉之便宜云。

沙塞孤軍半月苦戰記

(十一·十八·)

使日人知我國軍隊不可侮

使國人知日軍實毫不足畏

哈爾濱特訊：暴日以歷來侵吞東三省之野心，藉口於我國擬拆毀南滿鐵路，於九月十八夜不宣而戰，遼既以不抵抗而淪陷，吉復以熙洽之賣國而喪失，遂欲完成其建樹新政權之計畫，嗾使張海鵬圖謀黑省，而以一旅之日兵爲其後援，是時萬國賓方獨握黑省政權，於是乘機搜括公私錢款，大買金票，爲作海外寓公之計，而復使地方劣紳歡迎張氏於洮南，時馬占山方在途次，聞訊策程並進，於到省之前三日，張海鵬之叛軍，適爲屯墾軍所挫，黑省幸未失陷，及馬氏抵省，卽開軍事會議，籌防禦之策，預議諸人，凡文官咸以庫空如洗，兵無利器，請馬氏顧全地方歡迎張海鵬，省委趙仲仁，主持此說尤力，馬氏拍案曰，吾奉令爲一省主席，守土有責，不能爲降將軍，且吾出身綠林，位重專閫，亦何惜一死，衛隊團長徐君，（適忘其名）亦舉槍大言曰，在座諸公，有敢言降者請死之，抵抗之議遂定，自十一月四日至今，無日不戰，以不足一萬之士卒，在風雪嚴寒之中，既無後援，又乏供給，而戰器之不精良，尤爲三省之最，非特飛機坦克車高射砲

之類，一無所有，只野砲十餘，迫擊砲三十餘，士卒所用之槍，亦皆非精良者，至敵方之軍器，日軍之完備精好固無待言，即張海鵬之軍隊，所用軍器，亦皆由日人供給，一律新式（聞係取諸瀋陽兵工廠者）以吾人之理想言之，宜不足以當敵軍之一擊，然自十一月八日以前，黑軍既將張海鵬之軍一萬餘人，如摧枯拉朽，悉數解決驅逐，而日軍之在張軍後者，亦被殲至六百餘名之多，自是以後，以迄今日，『敵人方面』遂純爲日軍，而其數之衆，將在一萬以上，每次進擾，均有數千之多，而我軍每戰必勝，前昨兩日，且奪獲大砲機關槍數架，殺敵百餘，其中一部隊，約六百餘名，爲我軍困於土房中，至十餘小時，始得奪圍而出，此其奮勇，殺敵之情況，悉在吾人意料之外，蓋自將帥以至士卒，皆人懷必死之心，故能強敵當前，而一無畏縮也，愚自十一月九日晤第一次哈爾濱赴前敵慰勞將士代表，詢以將帥士卒應戰狀況之後，嗣後凡遇昂七溪來熟人及慰勞將士歸來者，無不以此相訊，茲取同去異，分述如次，使國人知黑軍以往之戰績，即最近雖因彈盡援絕而敗，亦足不朽，且通國之軍人，如能效法黑軍，日軍雖強，亦斷難逞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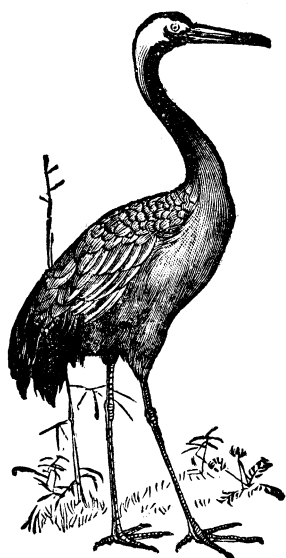
（一）屯墾軍原係鄒作華統帶之奉軍砲兵，在奉天之洮南及黑龍江索倫一帶屯墾，當張海鵬於上月中旬初次圖謀黑龍江時，屯墾軍旅長苑崇毅，即將張海鵬軍擊敗於秦來嫩江兩岸，及馬占山於上月二十一日到任後調苑氏赴嫩江橋東岸佈防，所有砲兵，『因無船隻』

又因砲彈缺乏故士卒寧願犧牲生命，不肯犧牲砲彈，將砲彈頂於首上，裹體渡河水沒及肩，冰寒澈骨，凍死士卒至一百餘人，閱者勿謂兵士何勿乘船，須知江省船隻極少，其在夏日綽爾河，嫩江尚有三五船隻可見，一至秋冬，即無船可覓，必船而後渡則經月不辦矣，故以船隻載砲，士卒裹渡（實勢所必然者也）現在黑省砲軍均係苑旅，以野砲代替高射砲，每一砲以八人守之，掘坑置砲位，僅露砲口於外，飛機過則擊之，前後共擊燬四架，或云六架，使用砲彈極爲經濟，雖不盡中，而距離均不甚遠，從前飛機來擲彈，僅較高於電桿木，近則高至三千米突矣，（一）士卒自本月四日迄今，終日伏戰壕中，無休息，無替換，日軍見後方送軍糧，『至戰地時』即亂擲炸彈，使不得上前，以至不能一飽，前線軍士均歸程旅長志遠指揮，以各處抽調之士卒，由一個將領司指揮之責，而協恭和諧，毫無爭執不用命者，惟以器械不甚精良，非敵軍逼近前線，即不出擊，敵既近前，士卒出戰，狀若瘋狂，日軍每爲披靡，陣獲日軍，皆謂以黑省軍隊之軍器而敢作戰，且每戰必勝，實爲駭人聽聞之事，又本月十日有一白俄，自昂昂溪來，謂黑軍會徒手衝過火線，奪獲機關槍二架，渠曾於歐戰時從軍，亦未見有徒手奪槍者，又特區二中師生赴前線慰勞歸，謂一次日飛機飛行甚低，以機槍向我軍掃射，我軍以二十人爲一組，持槍臥地仰擊，機卒墮地，兩翼共有四十六個槍子洞云，前方戰士之勞苦，即此可想，

馬占山將軍每日僅眠三小時，一日之間，每往來省垣前線兩次，至程苑兩旅長，則自開戰以來，未嘗有一日之安眠，(三)馬主席與苑旅長之言曰，吾儕之作戰，明知以『沙塞孤軍』後無救援，軍器窳敗，較之日軍，人各挾手提機關槍一，腰懸槍匣一，背插鋒利之刺刀一，復有飛機重砲爲之掩護者，其戰鬥力既爲十與一之比，且日軍可源源而來，而我軍則死一人卽少一分之實力，亦萬無持久之理，然而不惜與之周旋者，蓋以歐戰時之比利士自待也，某營長語赴前敵慰勞者曰，吾儕期在必死，但未知尙有繼吾輩而效死疆場者否，苟其有之，則吾儕之犧牲爲有價值，否則中國萬劫不復矣，復有一老兵年四十餘矣，自謂從軍二十年，已退伍矣，此次聞黑省戰事起，賣其家產之半以從軍，至途中爲匪所劫，復貨其家產之餘，卒至軍中爲國效死，士卒均稱爲國而戰，雖死無憾，馬主席於是月初以數萬元勞軍，士卒受之，至十一日復以錢款勞軍，士卒咸謂吾儕死在日前，何須而爲，皆拒不受，此足以見士氣之一斑矣，(四)此次士卒不應死而死者甚多，蓋軍中無救護隊，惟傷輕者，『始能匍匐』至車站，赴省城療治，至傷重者，均委之戰場，任其流血至盡而死，嗚呼慘矣，(五)吾叙至此，忽得昂昂溪電話，謂今晨四時，日軍由多門中將率領士卒萬餘，戰鬥機二十餘架，佐以坦克車，我軍力不能敵，已退守烏胡馬，中間馬將軍會親率士卒反攻兩次，並手斃退縮之連長二人，卒以實力懸殊，不得不

退，並聞擬退至克山縣，且計畫反攻云，至黑龍江之繼任人，則並非張海鵬，而係張景惠，張景惠與日人之關係甚深，非此篇所可述，當另函詳，(六)吾人所最不易解者，東三省之最高長官爲邊防司令，而邊防之極邊則爲黑龍江，何以東北利器，均置於瀋陽，而黑龍江則惟有窳敗者，謂爲對日，則日人之來，『不戰而退』謂爲對內，則邊防司令可謂名不符實，嗚呼數十年之積聚，瀋陽兵工廠之利器，悉以資敵，可爲長太息者矣，(七)黑龍江軍隊，前與蘇俄戰時，則有梁忠甲，蘇俄人言戰績者，均言梁忠甲不及韓光第，今與日人戰，又有馬占山，馬之功烈，因咫尺哈埠道路之人皆能言之，故此慰勞皆出於人民之自動。而無發起人，蓋感人深也，閱者毋謂黑省軍紀，必遠勝於吉林，余雖竭力表黑軍之功，然欲使其爲信史，亦不願爲溢譽，吉黑兩省軍隊紀律，均不甚優，然而黑軍能戰吉軍不能戰者，蓋黑省將領均出身寒素，堅苦卓絕，一旦激於義憤，視死如歸，士卒樂爲之用，至吉省將領，大率爲張作相之子弟親姻，此輩徒知，『肥馬輕裘』酣歌恆舞勇氣多已銷沉也，(八)此次黑軍之戰，吾認爲有下列數利，甲，爲國家留人格，乙，日人自謂取黑省祇須數百人，馬到成功，乃苦戰十餘日，張海鵬軍死者數千，而日軍前後出兵至一萬餘人，兵器之力，十倍於我，死者亦在一千以上，而我軍雖退出戰地，實力尙堪再戰，使日人知中國軍隊之不可侮，丙，吾國人懾於日軍之威久矣，無馬

占山氏之犧牲，孰知日軍之不足畏者，今馬軍雖敗，其事固在吾人意想之中，至其不顧成敗，屢勝日軍，實吾國軍人之大好模範也。



憂國心長北洋代院長王季緒絕食

學生勸解昨進稀飯二匙

昨晚神志不清醫云危險

東北事變發生，北洋大學師生即努力於抗日救國運動，代理院長王季緒尤爲熱烈，常以其學者之多年經驗，指導及匡正學生舉動，學生亦頗信之不料王竟於本月「一日起絕食」，親發致和會電，以和平統一之成功日爲復食日，電文由電局某君抄交該校事務主任孫景山，北洋職教員及學生始知之，王不得已，在昨日紀念週上承認，但要求學生兩件事，（一）代守秘密，（二）不要加以阻止及援助，言時全堂大哭，繼王致最後之演說，大意謂救國須恃工業，學工業及努力工業者，皆爲其親愛同志，並囑學生以救國之最低限度爲保全領土等語，「學生聞訊」於昨日上午十時，開全體緊急會議，討論拯救王氏事宜，議決要案如下，（一）全體絕食，促王氏復食，至王氏復食爲止，（二）同學分班輪流看護，（三）分電教部蔡院長及和會，原電云，（銜略）王代理院長蒿目時艱，絕食已二日，學生全體議決如不護救，誓與同殉，現經教職員泣勸環懇，尙未打消厭世意，懇即行賜覆，有以慰之，俾免發生重大慘劇，是所至禱，繼學生開始封閉膳廳，並於十二時

半全體赴王氏所在之十一號樓前，當推代表十一人向王轉達學生意見，時王已兩日未食，兩夜未睡，一見學生，立即大哭，學生「亦隨之大哭」，但尙以「我爲其易，留人以難」，勉勵學生，學生請其復食，不允，學生卽環坐屋外，表示同殉，逾二時，王代理不得已食稀飯兩匙，由教授張潤田勸學生暫回用膳，但學生仍鵠立不動，當場再議決晚膳在王用後再用，始含淚稍進冷食飯後學生繼續開會，教職員亦同時開會，並急電北洋校醫卓大夫診視王身體，據云，病象甚深，有腦充血模樣，至下午四時，王已不能合眼，醫生云，頗爲危險，下午六時，全體學生又往王宅請進晚膳，時王已神志不清，醫囑少受刺激，學生遂快快而返。又聞北洋「畢業同學會」亦於昨晚六時開緊急會議，討論拯救王氏事，議決事項如下：（一）公推張洽升，張綽甫代表本會，慰勸王先生復食，並慰問在校同學，（二）致函平津京滬各報社，一致敦促和平會議迅速完成，（三）致函陳立夫曾養甫兩同學，轉南京同學會，一致敦促和會成功，並敦促蔡院長回校勸王代院長復食，晚間看護王代理學生又「發現絕命詩」倍極悽愴，原文如下，上壽稱百歲，吾生今已半，回憶少年時，往事若冰渙，世情多反側，我心亦零亂，處處風波動，年年星霜換，慈母常康健，先德蒙褒讚，淵源誠有遠，窮達由人判，蒲車未迎養，兄弟各離散，（原文止此）據記者探詢，其自殺原因，不僅和平會議，聞因教廳之勸導學生事件，曾予王以刺激云。

血書勸食

王氏友人馬微明昨有血書致王氏，文云，王先生季緒賜鑒，先生爲國絕食，情出至誠，血氣之倫，孰不感動，惟念先生之忠烈，乃視世之河嶽日星，精明純潔之青年，無不聞風而興起，先生正可利用半百之天年，以完成陶鑄人心之基礎，以廣播國家優秀之種，以造成異日民族光明之花，收穫之功，未必已身得見，得見栽培真實，有義不容辭，今先生絕食兩日，而貴校同學相偕罷食以隨，足證精明純潔之青年，對先生確有不可磨滅之信仰也，不然「我爲其易留人以難」殺身固足以成仁，而頓使精明純潔之青年，驟失慈航與南針，先生得毋死不瞑目耶，須知『正義沉淪國乃破，滿腔熱血濺何人』，『國土被人蠶食，原因極其複雜，熱血應濺何人，實非一言所能盡也，先生懸崖勒馬，頓改前思，移爲國絕食之悲懷，立樹人報國之壯志，先生栽樹，後人構梁，其愛國救國報國之成績，決不因時間之延長，性質之穩健，而稍稍減輕其價值也，現今世事人情，真偽莫辨，是非殺身，亦未必感羣衆，先生何苦以滿腔之熱血，而拋向麻木不仁之社會流也，國家（不是政府）賴先生者正殷，來日方長，前途珍重，望先生自爲其難，勿爲其易，幸勿以「我爲其易留人以難」爲滿足也，目下唯請進食安眠，是所血盼，敬請道安，馬微明敬上，十一月三日。

省鎮中學生爲蘄求和平絕食

意志堅決可佩

江蘇省立鎮江中學，十一月高三學生鮑恩琰薛白二君，鑒於國難前途之悲觀，憂憤異常，竟於二日晚起，實行絕食，誓死蘄求和平，並發出啓事徵求同志，雖經該校師長及同學再四力勸，終不改志，三日晨該校學生自治會特開緊急會議，討論此案，經議決一面電京全國學生抗日救國會，請予聲援，一面通告勸勉，茲錄兩文於下致京全國學生抗日救國會電南京中央大學全國學生代表會急轉江蘇代表鑒，茲有本校高普三同學鮑恩琰薛白二君，因鑒於國難萬分嚴重，而和會一籌莫展，大義所在，憤不欲生，惟有絕食以待，誓死呼籲庶促成和會，以挽危亡，特馳電奉聞，請亟提交大會，迅作聲援，以報國人，江蘇省立鎮江中學學生自治會啓江，通告全體會員書，查本會近有少數會員，因鑒於國難日益嚴重，而和會糾紛未已，激於義憤，絕食呼籲以促成和會，而挽救危亡，愛國心切，良深欽佩，唯丁此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吾儕責職之重大，當思善爲珍攝，積極準備，拯民族於危亡，奠國家於磐石，豈可遽萌消極，使國家損失益多，茲經本會緊急會議議決，已行絕食會員，應即中止，有此意而未實行者，更希消除斯意，應各

自善愛體魄，爲將來更大犧牲之準備可也，再則本會現已選派代表晉京向全國學生代表大會陳述情形並建議請予議決實效辦法，以促和會之成功，望靜候解決可也，此致全體會員公鑒，學生自治會幹事會，同時該校當局以該二生既力勸無效，特於昨日發出信通知各該家長原啓如下，逕啓者，學生○○因鑒於國難日亟，而國內和議進行太緩，異常憂憤，竟於本月二日晚間起，實行絕食，期於促進和會，早赴國難，其志誠然可嘉，惟舉動不無激烈，一日夜來經再四勸導，終不改志，卽請先生卽刻惠臨，洽商如何辦理爲幸，此致等詞，惟該學生意志堅決，誓死呼籲和平，不達目的不止，截至昨日晚止，滯粒不進已兩日兩夜，刻該校師生正在竭力勸阻中。

銀行公會致和會書

上海十一月五日下午九時半發專電：銀行公會宣言云，自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全國人民無不認爲破壞之目告終，建設之期開始，舉凡黨國措施，罕不竭誠擁護，以期政治之穩固，籌謀經濟之發展，不意五年來兵禍不能息，匪患不能止，天災不能防，甚至黨國自身，亦復不能保持完整，卒爲外患所乘，佔領遼吉，震撼世界，國無以自存，民無以聊生，凡我國民自問對黨國之信仰，已五年如一日，而其成績乃竟至如斯，實不能不感覺無窮之悲憤，尤其我金融界同人，此五年中追隨國民之後，不斷的在社會上提倡盡力協助黨國政府者，至此更不能不抱萬分之慚疚，今幸黨國領袖諸公，能覺察民意，力謀統一，京粵代表，齊集滬濱，同人等認爲值此千鈞一髮之秋，機不可失，時不再至，試觀最近英國之政治，僅因經濟發生困難，他黨之麥包薩諸氏尙能犧牲成見，卽時合作，力符民意，中國今日之經濟，豈僅困難而已，眞至生死關頭，而外患驟至，國難忽臨，國民更不遑顧及自己之生死，羣奮起而爭國家之存亡，此是何等悲慘嚴重迫切之時局，而同黨諸公，豈尙有不能言歸於好息爭禦侮之理，不幸道路傳聞，爭執尙多，凡我國民，乃至我金融界同人，不勝徬徨憂慮之至，竊以爲在此時局下，此次代表會商中

，無論任何條件，雙方皆應立即互讓，尅期合作，萬不得已時，亦宜立由雙方推定第三者，本互讓精神，迅予調處，雙方尤皆應承受其調處，以期統一於必成，諸公須知訓政之權在諸公，而授訓政之權於諸公者猶是國民，證以最近英國選舉之結果，可知犧牲黨見，忠於國家者，必受人民之擁戴，否則亦不能不受真正民意之良心裁判，國民迫於今日黨國統一最後之機會，已不能任聽諸公之自行分裂，諸公指定國民中若何法定團體若何公正要人為調處之第三者，同人等實認為至公之舉，雖然，同人等仍相信諸公必能互讓，無待調處，但願與天下人共信之，惟時機迫切，不能已於言耳，現在政治軍事外交危險之狀況，當為諸公所深知，勿待多言，同人等專就國民經濟一點而論，認為此次和議若不成，統一再絕望，則嗣後社會之經濟能力，決不能應政府之政治需要，實屬毫無疑義，無論任何人當局，想均無以善其後也，謹此宣言。

上海各大學教授二百餘人致和會全體委員書

要改過自新勿使國人終於失望

集中賢能組國防政府共禦外侮

尊重人民權利及法律上之自由

此次甯粵諸中委，舉行和平統一會議，與我國大局，關係至鉅，上海各大學教授二百餘人，聯名致書該會全體委員，陳述意見，原文如下，和平統一會議全體委員公鑒，敬啓者，溯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建設未聞，破壞日甚，赤燄薰天，災黎遍地，國無甯歲，民不聊生，以言軍政，則每值暴寇之來侵，革命軍隊，俯首貼耳，任人宰割，備極人間之謙遜，而黨國先進之議政，意見偶歧，劍拔弩張，曾無些須之容忍，以言外交，則人民鎮靜之態，幾乎聽於無聲，而當局折衝之成績，從未見其錐末，舉凡滿清專制時代，洪憲篡政時代，軍閥割據時代，所未見未聞之慘禍奇辱，在國民革命政府時代，既已習見習聞之矣，乃者東北淪亡，國運垂絕，草野匹夫，猶知戮力同心，誓赴國難，異邦人士，尚且深表同情，主張公道，而我黨國碩彥，同爲總理信徒，同宗三民主義，有何世仇，不共戴天，有何宿嫌，不可捐棄，乃必經民衆之再四呼籲和平，調人之往返磋

商條件，創於暴日入寇一月之後，從容不迫，珊瑚來遲，舉行會議，一若非待國家真正滅亡之日，諸公決不罷同室之戈，全國人民，誠不得不爲諸公歎息，而以此次會議爲給予諸公最後改過自新之機會，而尤望諸公之能善用此機會，勿使國人終於失望，諸公當知際此國家民族萬分危急之秋，當前唯一之任務，祇有竭忠盡慮，披肝瀝胆，共赴救亡禦侮之目的，萬勿再涉及過去一切對人問題，再發生一切無聊之爭執，蓋諸公均爲黨國柱石，誰未問政，誰不當分負貽誤黨國之責，此後惟澈底覺悟，精誠團結，一致對外，方可以自贖前愆，而恢復國人之信仰，今之會議，不應僅謀黨內之妥協，冀人人各得其所爲已足，更當集思廣益，採納國人之公意，求得盡善盡美之方案，治標治本之良圖，同人等執教鞭於本市公私立大學，勸國亡之無日，覺緘默之難安，敢援匹夫有責之義，就愚見所及，略陳一二，維諸公鑒之。

(一)對日須堅持無條件撤兵，及保留賠償道歉諸條件，萬不可稍有退讓，苟暴日竟始終悍然不顧，我卽當作最後之對付，雖任何犧牲，亦所不惜。

(二)集中全國賢能，組織國防政府，蓋國內人材既不見其甚多，而又不盡屬於一黨，亟應本共同禦侮之義，廣事延納，務使人盡所長，野無遺賢，決不宜自割天地，使才識之士，有愛莫能助之歎。

(二) 尊重人民權利，人民爲國家之主人，黨治以來，主人之權利，剝奪殆盡，法律上所應享有之一切自由，絕無保障，真正民意，抑鬱銷沉，反動勢力，乘機暗長，有識者莫不痛心，今欲求正氣之發揚，民意之表現，首當尊重人民固有權利。

上陳諸端，皆爲目前急要之圖，尙望諸公儘量加以採納，至於治本之策，要非一端，容俟異日，再效芻蕘之獻，迫切陳詞，幸維亮察，順頌公祺。



實現團結通電全文

中央社首都十一月十一日無線電：關於實現團結之通電，原文如下：本黨秉總理遺訓，致力國民革命，志在倡導國人，奉行三民主義，措中國於自由平等之域，以革命之責任言，凡在同志，均應以犧牲奮鬥為舉國先，以革命之目的言，則黨之利害應以國家之休戚為重，本年匪患未清，大災踵至，死亡流離，民不堪命，而空前外侮，又乘機以求逞，國事艱危，有如壘卵，數載以來，中央對於黨內，無日不體總理親愛精誠之遺教，苦心以待同志之感悟，至於最近，益信非團結一致無以紓國難，非委曲求全，無以致團結，苟黨國之不存，將異同於何有，幾經往復，詢謀咨同，全黨同志咸願相諒相忘，泯分崩離析之痛苦，而以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結束過去艱難之局，永樹本黨團結之基，深信總理偉大精神所照臨，重以四十餘年革命歷史之保障，凡我全黨同志，必能無間彼此，體念國家之艱危，審查革命之環境，遵奉總理遺教，恪守本黨綱章，以副全國代表之公意，以求一致之團結，自茲一德一心，矢忠矢勇，外禦強暴，內蘇民困，此本黨之所以自効於國人，願全國同胞全黨同志共察此意，而相與協力者也，謹電陳聞，惟共鑒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

四 全大會發表對外宣言

爲日本破壞國際公法提出五項深刻質問
堅決主張國府保障中國領土主權之完全
望國聯迅予日本侵略行爲以有效之制裁

中央社首都十五日電：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十四日下午第一次大會決議，發布對外宣言，一方面喚起國際間對於日本暴行嚴重之注意，一方面表示禦侮奮鬥之決心，此項宣言，業經分電各國，茲將原文錄下：

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日本違反國際公約，國聯盟約，非戰公約，與華盛頓九國條約，破壞國際和平，肆意侵犯中國主權，及領土，政權之嚴重情況，認爲不僅中國存亡所關，亦爲世界人類安危所繫，謹代表全黨及全國人民之堅決意志宣言於下：

九月十八日日本軍隊襲取瀋陽，相繼進佔遼吉兩省之各重要城市，至今瞬將兩月，當事變之初，中國即提請國際聯合會處理，期以國際間保障和平機關之制裁，伸張正義與公理，國際聯合會行政院於九月三十日全體一致議決，限令日本撤兵，並規定其撤兵

完成之期，在十月十四日行政院舉行下次會議以前，此項決議，且經日本正式聲明接受，乃在此期間，中國政府尊重國聯決議，極力避免任何衝突，加意保護日僑，使無任何事件發生。日本則冒險不但無絲毫撤退之表示，反以飛機轟擊錦州，破壞北寧鐵路，擴大佔領區域，增派軍艦示威於沿海及長江各埠，於是國聯乃有十月十三日提前之集會，於十月二十四日除日本一致通過決議，明確限定日本於十一月十六日以前完成撤兵，由中國政府接收，所有日兵佔領之各地方，中國政府復尊重國聯決議，除依據該決議派定負責接收人員，通告日本政府外，並履行中國方面關於該決議之其他一切義務，且中立國視察員亦早派定，乃日本蔑視前項決議，概置不理，並施行種種之破壞與阻撓，使中國與各友邦共同力之和平，無法實現。

嗣十一月二日白里安議長致日本復文，聲明議決案仍有充分執行力量，不承認日本在東三省之條約權利，與日本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有相互關係，並喚起日本履其迅速撤兵之義務，乃日本不但延未撤兵，而且增兵不已，進佔洮南等處，屢次進攻通遼，襲擊嫩江之中國軍隊，圖謀進攻黑龍江省會之齊齊哈爾，復在遼寧吉林唆使中國土匪及復辟黨組織非法政府，進行獨立運動，予中國以實行接收之困難，又在營口長春等處進取鹽稅收入，直接破壞中國之財政，間接影響中國履行對外經濟負擔之能力。

復自十一月八日起，竟在天津日租界利用匪徒，給以武裝，由該租界出發，襲擊中國公安局及其他行政機關，且自日兵營迭次發砲轟擊中國管轄之境，不但爲各國人士所共見共聞，而且砲彈槍械，證物俱在，似此不宣而戰之敵對行動，其毒辣實爲世界所僅見，是不特違反一切國際條約，國際公法，且係對於文明對於人道及對於國聯盟約非戰公約與華盛頓九國條約之直接破壞與挑戰，在此時期日本仍藉口其所提五項基本原則，堅持中國須承認進行直接交涉，是日本明明欲在其兵力威脅之下，強迫我中國承認其要求，中國國民對於日本向國際狡詞飾辯，所謂條約權利之主張，證明九月十八日以來日本方面之行動，爲國際公法之尊嚴計，不能不發下列五端極深之疑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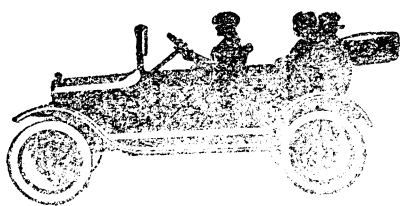
(一) 國聯盟約是否有效，何以日本能不顧盟約之規定，公然違反國聯之決議，國聯是否應援用盟約第十五第十六兩條之條款，與以正當之制裁，(二) 非戰公約，是否有效，何以日本軍隊向我中國軍隊公然進攻，竟以武力實施其侵略之政策，簽約各國，對於背約舉動，是否應加糾正，(三) 華盛頓九國公約是否有效，何以日本公然侵犯我主權獨立與領土行政完整，簽約各國，對其背約舉動，是否有所挽救，(四) 日本在中國領土內之租界，是否限於和平通商居住之原則，其在天津利用租界地位，以爲破壞中國之陰謀策源地，是否爲條約所許可，(五) 爲保證中國對各國應履行債務之鹽稅，而日本竟任意

提取，其破壞我國財政，固不待言，抑此等舉動，是否爲防害我國履行條約義務之行爲，似此脅令我國單方尊重其所謂條約權利，而其自身則蔑視條約，乃至破壞條約之舉動，層出而不窮，是日本將不僅爲破壞國際和平之禍首，亦且爲破壞條約尊嚴之罪魁。

現國聯行政院即將重行開會，本大會謹此重喚起國聯會員國及非戰公約華盛頓九國公約簽約國之嚴重注意，俾知日本自九月十日以來，早已視國際公約如廢紙，中國主權獨立及領土行政之完整，已爲日本實際破壞，本大會堅決主張國民政府應速準備實力收回東三省，保障中國領土主權之完全，勿令其有絲毫損失，並望國聯於此次開會時，執行盟約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之規定，迅速予日本侵略行動以有效之制裁，更望非戰公約與華盛頓九國條約簽名之各友邦，履行其各該公約上之義務，使遠東及世界和平不致爲日本所破壞，正義人道不致爲武力所屈服，國聯及國際條約之尊嚴，不致因此而失。

日本武力佔領東三省，至今已將兩月，中國忍耐至今已至最後之限度，如日本繼續蔑視國聯保持正義之主張，不顧國際公約之尊嚴，而國聯及各友邦無法履行其簽約國神聖義務之時，中國民族爲保障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及華盛頓九國條約之尊嚴，及執行民族生存自衛權，雖出於任何重大之犧牲，亦所不恤，爲生存自衛而抵抗，爲獨立國家應有之權利，亦國際公法所允許，本大會自當領導我全中國民族奮鬥到底，誓不稍屈於橫暴

武力之下，以保持國際之正義，與完成我簽約國對於國際公約之神聖責任，謹此宣言。



經濟絕交

已使日人痛哭

對華貿易一落千丈

暴日侵略我國，爲數甚夥，而民四之二十一條件與民國十七年之濟南慘案，尤予國人鉅大創痛，國人於悲痛之餘，輒以對日經濟絕交，爲唯一武器，乃試行以來，已有七八次之多，終以五分鐘熱度，而宣告失敗，日人因此譏國人爲冷血，不足道也，此次暴日侵略東北後，舉國上下，咸能以往事爲戒再接再厲，堅毅勇爲，非若往日之被人漠視不理，日本前國會議員曼沙加達，特來週遊中國南部，考察此事，於返滬後，語字林西報記者，謂彼日擊中國民衆，對日本經濟絕交之嚴峻，日商所受損失，殊令彼心痛流淚，彼於今晨離埠赴南京，將對京抗日當局以誠摯之懇請願商雙方妥協辦法，又據泰晤士報，日本東京消息，日人受經濟絕交之影響甚鉅，日本十月份對華貿易，較去年十月份減少百分之六十，照目下情形觀察，前途更將表見顯明的悲觀，最受影響者爲紗布，糖，紙，煤，麵粉，海運業，大有一落千丈之勢，殊足令日人焦憂云，足見日人之生死，繫於國人經濟絕交之恆暫爲斷，幸國人切勿自暴自棄之也。

抵制日貨之大成功

本年日本對華貿易額

減一萬四千萬元以上

堅持到底矮寇必死！

關於我國歷年抵制日貨，及於日本對華輸出貿易上之影響，日大藏省最近發表統計，頗堪注目，茲述如下：（單位日金一千萬元。）

一九〇七年，（對華輸出貿易額），一萬三千萬，一九〇八年，（第一次抵貨運動，原因二辰丸案），一萬萬，一九〇九年，（第二次抵貨運動，原因改築奉路案）一萬一千萬，一九一〇年，一萬三千萬，一九一一年，一萬三千萬，一九一二年，一萬七千萬，一九一三年，二萬一千萬，一九一四年，二萬一千萬，一九一五年，（第三次抵貨運動，原因二十一條），一萬九千萬，一九一六年，一萬六千萬，一九一七年，四萬四千萬，一九一八年，五萬四千萬，一九一九年，（第四次抵貨運動，原因山東問題），六萬六千萬，一九二〇年，六萬萬，一九二一年，四萬三千萬，一九二二年，四萬七千萬，一九二三年，（五次抵貨運動，原因旅大收回問題），四萬萬，一九二四年，五萬萬，一九

二五年，（第六次抵貨運動，原因五卅事件，）六萬四千萬，一九二六年，五萬三千萬，一九二七年，（第七次山東出兵問題）四萬九千萬，一九二八年，（第八次濟南慘案，）五萬四千萬，一九二九年，四萬一千萬，一九三一年，（第九次滿洲事件）一萬萬。

據大藏省當局解釋，抵制日貨運動之後，輸出每見減少，但其程度頗為輕微，一九一九年度貿易額之增加，實由於物價之騰貴，至於此次抵貨運動，範圍極廣，抵貨方法，較前進步，就最近一個月統計推算之，本年度對華輸出僅為六千萬元，約減一萬四千萬日元以上之譜，其影響甚大云。

自日本以暴力強佔我東三省後，全國人民，一致奮起，抵制日貨，已大見功效，據稅務司方面消息，九月二十以後，日本進口貨銳減，綜合全國各海關稅務報告，上月進口稅收約減少一百餘萬至二百萬元左右，按日本進口稅，平均為值百抽五至值百抽十，則上月十二天，日貨進口，已減少一千餘萬日元，合中幣則約三四千萬云。

（評）抵制日貨，其効力既如上述，吾人可知此種工作結果，足以制日帝國主義死命，蓋日本之經濟基礎，建築在我國人民之上，此經濟基礎之動搖，則日本帝國主義之整個命運，亦必整個崩潰，望國人繼續不斷的努力，使此種工作臻於久長，則日本不屈於我武力對付之下，亦將帖耳於我經濟絕交之中矣！

我們國民外交第一步的勝利

曾虛白 時事新報十，九

日本因為中國的抗日運動風起雲湧，又施其蠻酋式的威嚇手段，向我政府提出嚴重的抗議，並派遣軍艦來華，大概準備着做大規模的示威運動了吧！

我們現在且別給一時憤怒的血氣模糊了我們的理智，暫時冷靜地把日本的這種態度仔細研究一下牠的意義看。

細察日本抗議書的口氣，一則曰「排日計劃日見擴大，中國中部及南部突發的排日暴動滿布不穩空氣，」再則曰，「就今日狀態而言或竟至發生中日兩國間最重大的不幸結果，」就表面看來，這是橫眉怒目，活現一副強盜式的威嚇態度，然而我們再仔細研究他們這種態度的動機，可不免要啞然失笑，真覺得這一隻不中用的黔驢，一下子已經着急得沒有辦法，在那裏亂叫亂跳了。

什麼叫「不穩空氣」什麼叫「最重大的不幸結果」揭去了外交上裝面子的虛花假套，我來替他們爽快快說明白了，那就是「中國的抗日運動，動搖了我們根本的經濟組織，我們不能維持下去了，你們若再不取消，我們有危亡的關係，哼，對不起，要用武力來逼你們取消了，再說得簡單些，那就是：「你要把我餓死，哼，不行，看我的拳頭，你

敢不給東西我吃！」

這就是日本抗議派艦的意義，換句話說，他面子上雖伸着拳頭，瞪着眼睛，凶得怕人；骨子裏，實在在那裏怕要餓死哩！不錯，他們有槍有砲，可以來威脅我們，可是他們開砲開槍的人，到底不是鐵鑄石砌的死東西，既要穿，又要吃，更要房子住，個個人要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決不能餓着肚子做死強盜的，那麼他們的生活靠誰呢，我們從前祇是紙上談兵的說中國人養活着他們，現在他們自己的政府給我們這一個千真萬確的鐵證，我們統知道斷絕了他們經濟的來源祇不過幾個星期他們就餓得這樣的亂叫亂跳手足無措起來了，日本人到底是我們養活着的。

我們養了他，他不感恩，反來打我；打了我，我不養他了，他竟伸拳怒目逼我一定還要去養他；中日間的關係，用極通俗的說法講起來，就祇是這麼一回事而已，仔細想來，究竟是打的人凶，還是養的人凶，我想大家明白，不必多說了吧。

所以這一次日本強暴態度的表示，是他們外交家失於檢點，把自己的弱點完全暴露了出來了；同時牠在告訴我們，我們國民外交所取的不合作政策在日本的影響如何重大，換言之，牠是我們國民外交第一步得了勝利的鐵證。

然而，這祇是第一步，最後勝利之究竟誰屬，還要看我們奮鬥的程度纔可以定哩，

攻擊之時，每苦不知道我們的影響如何，我們這一次的經濟攻擊，却有知趣的日本政府把牠的影響全都告訴了我們了，這應該加增我們多少的高興，鼓盪我們多少的熱血，激發我們多少的勇氣，大家格外團結起來，堅持到底！

我們這一次跟日本鬥爭的武器，決不是槍砲而是經濟，這是我願請大家特別注意的，日本以槍砲的武器凌我，我以經濟的武器拒之，誰勝誰敗，祇爭誰的武器可以致命而已，然而日本之抗議書，暴露了我們武器的威權了。

現在日本將儘量施展他們槍砲的武器來解除我們經濟的武裝了，這不獨是我們勝敗的關頭，同時也可以說是我們生死的關頭，大家應該知道，我們若堅持到底，日本人最後必有屈服的一天，因為他們生活的供給到底是握在我們的手裏，他們的抗議書已明白提醒了我們。

我們此後的態度祇須鎮定地堅持着經濟絕交，絕對不合作的態度，任憑你大砲來轟我，大兵來凌我，我們的團結祇有一天固似一天，我們的組織，祇有一天嚴密一天，頭可斷，身可殺，叫我們給日本人發生一點兒經濟的關係，那絕對不可能，一月不行就兩月，兩月不行，三月，即至半年而一年，我們若能始終不懈，瞧他這一隻紙老虎能扮多久的威風。

經濟絕交是我們必勝的武器，所要看的，祇是我們有這堅持的勇氣沒有，說勇氣，我又該請大家仔細想一想，現在大家為一時的熱血所鼓盪，主戰的呼聲甚囂塵上這當然不能不說是我民族忠勇之氣的表现，然而，以槍砲與日本人周旋的有把握呢，還是以經濟給他們去周旋的有把握呢，為什麼不採取有把握的兵器而去取那沒有多少把握的呢，一般人的意見以為經濟絕交太沒有勇氣了，豈是我們堂堂大國的人民所屑為的呢，說這句話的，真沒有明白這經濟絕交所需要的胆量與毅力哩，衝鋒陷陣，凡有血氣之人多可以做得到，而受盡磨鍊，受盡苦厄，咬定牙關，不肯改換主義的人，非有堅強的毅力不能辦了，印度的甘地所以得全世界崇拜者在此。

然而有了希望的奮鬥究竟比沒有希望的困難得多，我家現在，爬山已到了半山，光明燦爛的勝利之門已在我們前面閃耀着了。

哈，我們該感激日本抗議書給我們的提示，使我們認識了以前努力的價值。
大家再接再厲，眼前就是最後的勝利了。

蔣主席在京市黨員大會演講詞

此次日本在我東三省擅作軍事行動，強佔我瀋陽長春安東營口及其他遼省要地，情形之奇突，實爲國際上從來所未有，我國受此奇恥大辱，無論同志同胞，均須深刻認識，一致奮起，以救危亡，且尤須將本問題之前後關係，從大處研究，得其真相，以謀應付。此次日本暴行，不僅破壞遠東和平，亦足以影響世界和平，事態甚爲重大，是以吾人立志必須堅決，應付則當沉着。據中正意見，此次日本暴行可爲下列兩點之試驗。

(一)試驗國際間有無正義或公理，及世界各國有無裁制橫暴確保世界和平之決心。日本此次舉動，不僅乘我之危，違反國際道德，且極端破壞國際聯盟會規約及非戰公約之精神，上列兩條約，皆各國爲確保世界和平而訂定，余敢信凡國際聯盟會之參加國及非戰公約之簽定國，對於日本破壞條約之暴行，必有適當之裁制。

(二)此次事件可以試驗我國是否能全國一致發揮愛國精神以禦外侮。記得日本人有一本書書名「滿洲問題之重大化」其間大略述及中國人散漫不關心國事，如甲午庚子戰役，戰爭地以外之中國人民，好似不關痛癢，北方有事，南方人旁觀，而不關切，南方有事，北方人民亦不感覺，書中之大意如此，所以日本敢於公然侵略，實在已視我國民如無物，深可痛心，此次嚴重

之國難中，我國民是否能全體一致舉國一心發揮真正之愛國精神以救國難，亦爲一重大之試驗，余深信凡我國民值此民族根本存亡所關之今日，必能一致奮起，共救危亡，以挫日本之野心，而證明其觀察之錯誤。唯國家當重大事變發生時，國民之精神固不可消沉散漫，行動上尤切忌輕浮，力量從組織而生，必須動作一致，步驟一致，守嚴整之紀律，服從統一之指揮，一德一心，作必死之奮鬥，而後始能發生效力，斷不可人自爲戰，以陷裂，現在日本暴行發生已將五日，中央政府均□□□（以上三字電碼不明）研究，決定應取之步驟，此時世界輿論已共認日本爲無理，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我全體同志服從三民主義，革命救國，自當有不顧生死之決心，以保民族之生存，但國家民族存亡關係至大，此時務須勸告民衆嚴守秩序，服從政府，尊重紀律，勿作軌外之妄動，而爲有秩序有步驟之奮鬥，此刻暫且含忍，決非屈服，如至國際條約信義一律無效，和平絕望，到忍耐無可忍耐且不應忍耐之最後地步，則中央自有最後之決心與最後之準備，屆時必領導全體國民，甯爲玉碎，以四萬萬人之力量，保衛我民族生存與國家人格，中正許身革命，生死早置度外，值此危急存亡之際，自當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必立在國民之最前線，爲國民之先鋒，共赴國難，以盡我之天職，尙望全體同志知此意而普告於國民。

日軍強佔瀋陽事件

北平電訊，日軍確於前（十八）晚，強佔瀋陽，焚燬兵工廠，迫繳軍警槍械，吞併東北之滿蒙極政策，已若狼奔豕突，急轉直下。異哉！背棄公法，絕滅信義，冒天下之大不韙，而不知懼，平日以東亞和平共存共榮之說大言欺世，今則躬自糞穢其口，而不知恥；喪心病狂，至於此極。不圖曠繼今古之倒行逆施，乃竟出諸以維新自命之日本政府！使其此後而仍欲倂優揖讓於國際聯盟，恐將爲世界人類所不齒。而我數千年來，歌哭聚族於東北邊陲。愛好和平，安居樂業之數千萬同胞，甘從此爲奴隸，爲牛馬，生爲亡土之民，死無葬身之地，抑又有是理耶。嗚呼東北之陷，其罪誰屬？我四萬萬同胞，實共尸之。雖抵九原，將何面目見告於吾人之父母宗祖？吾知其不可忍也。唇亡齒寒，屏藩失而中土將及，吾又知其不容忍也。一事至今日，苟謂長此鎮定，而可避亡，是直待亡就亡而速其亡矣！」

日本佔據東北，處心積慮，由來已久。其謀啓於伊藤，密於大隈，盛於田中，而欲成於若槻；謀定則動耳，容何待乎釁端。特造釁尋釁，亦甚易易，此萬案鮮案所由來，固已昭然若揭，夫遼甯之陷，充其量，亦不過以中村事件藉口。中村何人，以及有無此

人，有無此事，吾人不能知。藉曰有之，以失一中村，而強佔東三省，據爲賠償，則我萬案鮮案傷亡失所之僑胞，何止千萬，不將併日本而爲我有，猶限其不足耶？準是以觀，日本固一無情感無理智無法律之國家，樽俎折衝，已不適用，國人而欲求亡，自不得不於直線外交之外，另闢途徑，途徑惟何，「曰殊死戰耳」。

我國民族善戰不若日本，吾尤不信。善戰而怯於對日，吾尤不信。爲正誼爲國防而戰，不能獲得世界之同情，友邦之協助，吾愈不信。爲整個民族之生存而戰，不能終獲反動勢力之擁護信仰，吾益愈不信。何以云然：內戰人事也，與日本戰，國事也。皮之不存毛將安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寧有任何民族甘自絕滅，相率以就帝國主義之組者哉。

或謂與日本戰，懼取敗覆，甚矣其不知本也。「懼敗覆者孰若懼亡。今夫東北三省，戰固亡不戰已亡，不戰之亡，恥孰大焉。」亡東北三省，危孰大焉。國將亡而猶不速戰，噬臍難及，必爲印度朝鮮之續，可斷言也。言戰何說：曰，全力出東北，可碎其首，探非常外交可掣其後。觀夫旅大之役，日本嘗以攻擊精神旺盛，大勝強俄，安見吾人不因奮鬥救亡，一蹴而成日本第二也。

吾國今日，人心未全死，其同利害之念未全泯，青年敵愾衆志成城，知必投袂奮起

，爲民族之前驅，死爲國殤，生食虜肉，「決成功成仁之心，救亡國滅種之禍；功罪榮哀，千秋判於一日，子孫宗祖，萬世繫於一身」：中國之終必不亡，在此而不在彼！



江橋之役

(錄十一·十日·時事新報·)

中華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駐戍於南滿鐵沿線之日本軍隊三百，突襲瀋陽，瀋陽之中國軍隊雖逾十萬，以奉上級長官不許抵抗之命，盡棄其城邑營壘器械輜重而遁，於是日人唾手而盡得遼甯吉林之地，貽國家民族以千古未有之奇辱。

其年十月四日，日軍二千八百入黑龍江，至嫩江橋，黑省長官馬占山死守不去，命其部吳蘇兩旅禦敵於嫩江橋南岸，將士莫不用命，前仆後繼，一以當百，日軍大敗而遁，於是消息所頒，舉國人士莫不啓愁眉而有喜色，欣欣然相告曰，我黑龍江軍隊已擊敗日本軍矣。

嗚呼，國家糜無量數金錢以豢養龐大軍隊，絞人民汗血以充賦稅而不足，又加以無數之公債，以易人民之現金，國之收入充軍費者十居其八九而有餘，然而敵人之來乃相率而逡巡遁逃，而猶自解於國人曰，設備未充也，子彈不足也，餉無術以籌也，以是之故，不得不持重，不得不忍須臾，以免爲孤注之一擲，於是乃坐視城邑之淪陷，疆土之蹂躪，文武官吏良民之被擄被殺，數千萬方里之河山斷送於俄頃，徒令其國之使節乞憐於曩昔日日詬爲帝國主義者之前，嗚呼，此而不辱，猶何廉恥之可言者哉，而彼上將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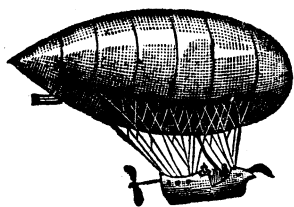
員，貔貅百萬，曾無一人焉，挺身以出，自求馳驅疆場，以一盡其扞衛國家之天職，以視其昔日與國內軍隊相爭鬥之際，血肉相搏，奮不顧身者，其勇怯判若兩人，嗚呼，何其勇於私而忽怯於公耶，此實吾人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

嗚呼，國人求之於二百萬軍隊中而不得者，今乃居然得之於黑龍江軍隊，彼長官馬占山與其部下吳松林蘇炳文之徒，率其少數之將卒，於茲勢孤危，接濟無從之際，乃能淬厲士氣，固守疆宇，挾破釜沉舟之志，勵臥薪嘗膽之心，赴湯蹈火，視死如歸，卒能摧強敵於境外，沮暴寇之野心，爲國家爭無上之光榮，爲民族吐二十年來之積憤，嗚呼，惟我黑龍江軍隊自馬占山起至其全體之將士兵卒，實乃真正中華民國國家之干城也，吾民族之健兒也，真能不負其捍衛國家之天職者也，吾四萬萬同胞均應毀家室以接濟之，建生祠以祝禱之，五體投地以崇拜之者也。

志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又曰忠社稷之固也，若黑龍江之健兒正足以當之而無愧者也，彼真但知有邦國，而不知有其他者也，自馬占山以下，不知有地盤，不知有派別，不知有個人地位與勢力，不知有任何私人之一切利害，是以嚴辭以拒日人之威逼利誘，奮不顧身，並不顧其父母妻子忠勇奮發以捍衛其國家，精神格乎天地，義氣薄於雲霄，爲中華民國增一頁光榮之史，其蹟烈將與宇宙同其不朽，是正國人理想中之國

軍，而足以愧煞二十年來日日爲私鬥之軍隊者也。

國內二百萬之軍隊，猶有自認爲真正之國家軍隊者乎，爲黑龍江忠勇軍之同志者乎，應立即放棄其往昔地盤之觀念，踴躍以赴國難，相率而往山海關外，與不共戴天之仇人決一死戰，完已缺之金甌，逐強寇於城外，以一雪八十年來外族侵凌之恥，則他日戰勝歸來，國民全體皆將簞食壺漿，爭先恐後以迎我愛國之忠勇健兒於國門，百萬貔貅，有能聞風而興起者乎，國人全體應馨香以禱祝之。



國際法上之抵貨觀

吳經熊

前任上海臨時法院院長吳經熊博士以法律哲學與國際公法蜚聲海內外前年退職以後曾一度被聘爲哈佛大學法學講師茲爲抵制日貨條約責任問題特爲本報選一文亟刊之以餉讀者

自日人以暴力襲取東北，佔城池，掠公私財物，殺傷中國官吏人民，舉國人士，莫不椎心泣血，號呼奔走，謀所以自全之計者，國家當局誠不忍以此搖動世界和平，是以力爲隱忍，未與抵抗，而令我日內瓦國際聯盟出席代表，向國聯要求公道之處置，以期用和平之方式，爲正義之解決而國中各界，則專力於經濟絕交一方面之猛進，期以和平之經濟打擊，促日人自行覺悟其侵略政策之非計，同時對於居留中國境內之日人生命財產繼續予以安全保障，吾國家上下，此次所採取之態度，可謂已積極履行國際法上一國對於他國之義務分毫未有逸出於國際公法之行動，視之日人恣意橫行，毀棄國際公法與國際聯盟約章非戰公約九國條約如無物者，誠不可同年而語，乃日本代表於國際聯盟行政會中，聲聲以中國人抵制日貨爲口實，認爲破壞國際條約義務，而要求我政府立即制止此項行動，吾人對於無人道爲國際正誼公理完全野蠻行爲之日本國家，原不屑與之曉

曉置辯，顧中國人民，因日本之野蠻行爲，而出於抵貨之舉動，是否爲行動於國際公法範圍以內，抑果係軼出於國際公法範圍之外，而有虧於國際間之責任，則不能不向全世界明白聲辯之。

國際間之權利義務，約而分之，可以別爲兩種，其一爲固有的普遍的，其二爲特殊的規定的，前者根據於國際公法之通例，而不必待於條約之保障，舉其大者而言，卽爲無論何國家，既已取得國際人格，則其政治之獨立與領土之安全，無論任何國家不得侵犯之，又任何國家在國際法上均立於平等之地位，若此實爲國際間各國家互有之普遍的權利，亦互負之普遍義務，不必待條約之規定而卽存在者也，其次爲特殊的規定的權利義務，此等權利義務之發生，完全根據於條約上之規定，國與國間之條約，既各異其趣，是以其相互間之條約義務，亦大相逕庭，而亦隨時依條約之變更而變更者也。

中國人民之抵制日貨，果爲中國國家違反中日條約之義務耶，則其大前題，必爲中日間現行之條約，已確有規定中國必須購買日本之貨物，依條約行事者於是爲確盡條約義務，而抵貨乃爲違背條約上之責任，然而追覓中日兩國所訂立之條約，乃並無此項規定，中日兩國之商約，日本所得享受之權利，僅僅爲日本人民得在中國口岸貿易，爲日本貨品得於完納關稅後運至中國境內求售而已，至於運至中國後，中國人民是否樂於購

用，乃完全爲中國人民之自由，日本貨品運至中國境內，固爲日本商人應享之條約權利，而運至中國境內以後，中國人民是否樂於購用，惟有悉聽中國人民之便，條約固未有必須購用之規定，而亦萬不能有此種無理之規定，而且中國政府亦萬不能以其權力強迫人民購用任何國家運華之貨品，則中國國家對於人民抵貨之舉動，當然絕對不負任何責任，而關於中日兩國條約方面，中國國家絕未違反任何義務，毫無疑問者也。

夫貿易自由，不特爲國際間各國人民交易之原則，亦且爲國內法上所不容干涉之人民自由權利之大經，甲國不能強乙國與之貿易，卽國家自身亦何從以權力而強其人民購用特言國之貨物，抵制日貨者，乃中國之人民自動之私人行爲也，中國人民，因憤怒日本歷次蔑視中國主權之舉動，更極端痛心疾首於茲次九月十八日國際史上空前未有之野蠻行爲，其人民以私人性質，一時激於義憤，相約而不再購用日本之貨物，予日本以經濟擊打之報復，中國政府對於日本政府，雖至今仍繼續其原有之邦交，而中國人民，以私人之性質，已認日本爲不共戴天之仇人，因其蔑視中國國家之故，將盡其力量以對待仇人者對待日本，苟非日本國家，自己覺悟立即幡然改正其態度則中國人民將以再接再厲之態度，繼續堅決抵制日本貨物，與日本完全斷絕經濟上之往還，而同時中國政府固並未禁止日本貨物納稅進口，亦從未禁止日本人民至中國貿易，不寧惟是

自出事以後，且充分保護日本僑民之生命財產，從未絲毫干涉其行動，則中國國家可謂已極盡其對日條約之責任，至於人民私人之行動，既非國家可以以權力任意干涉其自由，是中國政府絕對不能負任何責任也。

中日條約上之責任既如上述，乃日本代表此次在國際聯盟中所提出之第二條要求中國政府取締此項抵貨運動，可謂不特軼出於現行條約義務範圍之外，抑且欲強中國政府爲自身權力所不能爲之事，欲責令中國政府非法干涉全國人民之貿易自由，是者無理，顧視以武力蹂躪中國之領土猶差一間，而其態度與性質蓋實完全無殊，此則豈特中國政府所不能容忍，且萬一卽使中國政府懦弱而勉強讓步，而中國人民爲確定其貿易自由之根本權利之故，爲表示其對於日本暴行態度之故，亦萬不容其本國政府妄加干涉者也。

對於完全蔑視公理正義之日本國家，對於任意破壞國際公法與國際條約並危害世界和平之日本國家，吾人原不必與之言國際公法，言國際條約，中國政府與人民於九月十八日以後，縱使極盡破壞中日條約義務之能事，而舉世界亦必認爲正當之報復，然而中國政府與其人民，爲表示其絕對遵守國際公法與國際條約義務起見，始終以極端之隱忍態度，要求於國際條約裏面，以和平手段取得其救濟，此種態度，直至現在仍未變更，至於人民之所經濟絕交政策，仍係條約義務範圍以內之自由，卽使提交海牙國際法庭判

斷，亦決不能認中國國家爲違反任何條約義務，而日本方面乃欲對於此點提出抗議，吾人根據國際公法與國際條約，並根據國民應享受之自由原則，絕對不能容許而承認之，吾人將堅持此項行動，直至日本根本改正其對華政策爲止，吾人決不放棄現有之運動，與吾人之貿易自由權，並吾人對於他國之私人的仇與友之表示。

抵貨之運動，國民之經濟絕交政策，乃法律上條約上吾人應有之自由，此項自由絕對不容任何權力之干涉吾人對於國家之公仇，必須厲行積極之報復，直至仇人拋棄其帝國主義而後止。



關「保障占領」

袁道豐

日軍入寇遼吉之初，盛唱「保障占領」之說，蒙蔽世人，及本問題交付國際聯盟，爭點不在責任問題，於是不復以保障占領爲言，今國聯通過撤兵之決議案，日本仍欲以倔強掩護其狼狽，聞將發表聲明書，爲其不卽撤兵作辯護，而所以自釋其不卽撤兵之性質者，猶曰「保障占領」也，「保障占領」固國際法上之術語，本文釋其含義，並斥日本濫用此語之不當，作者袁道豐君，精研國際法學，歸自法國，當其留法之日，爲本報特約通信員，其著述蓋夙爲讀者諸君所稱道矣。

記者誌

日人竟稱此次出兵爲「保障占領」「保障占領者」，卽日人併我國東北之別名，將所以輕減國際之非難也，茲以國際法之見地，解剖日人之野心，批駁日人之謬論。

日人之不言吞併而言，「保障占領」者其故安在乎，蓋依國際法，保障（或稱保護）之有異於吞併者有數點，其最要之點有如下述。

（一）帝國主義者實施保障制度於某國時，不廢止被保護國原有政治制度，例如摩洛哥王，安南王，雖其國土被佔，但因其非法人之殖民地，故至今猶存在。

（二）被保障國在國際間仍不失其國家的個性，其在獨立時與各國簽定之條約，不因

其處於保障國之地位而失其效力，如一八六八年意大利與突尼斯所簽的條約，關於此約雖意法現在還起糾紛，但仍保持前時一樣的法權方面之價值，反之，吞併政策則異是。

有此二因，於是帝國主義者對於有文化的弱國常實施此懷柔之保護政策，庶免過分觸犯其民族自尊心，今日暴日之所以倡言保障占領者以此，且也，如日人吞併遼吉，勢必將激引國際間之嚴重反對，蓋合併之實施，必涉及舊約之失效，如美英法意諸國均享有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國家，故日人不顯然以併吞示人以獨主此數千萬人口之貿易市場。茲吾人再依國際法進述被保障國家之束縛。

(一) 被保障國之政治，受保障國之監督。

(二) 爲維護被保障國之國防及維持其國內安全計，保障國占領其領土與指揮其軍隊。

(三) 爲防免被保障國之政府與別國祕密締約，保障國完全代表其在國際間之地位，並操縱其外交。

(四) 爲防免被保障國之政府濫借外債，保障國管理其財政與貿易。

一個國家苟在此四條中喪失其一，便不能成爲一主權完整與獨立之國家，乃今暴日竟倡言保障占領，似抱有將東三省另建成一獨立國歸其長期保護之決心，其用心之毒險，與戕害吾國國土完整與統一之暴行豈富有數千年文化之中華民族所能忍受耶。

抑日人所謂保障佔領滿洲，不過爲其吞併滿洲之初步，吾人瀏覽現代史，可知列強之滅取人國，莫不以保障佔領爲導機，近之於日本吞併朝鮮，日俄戰後，其對朝鮮所施者爲保護制度，迨一九一〇年，方將其正式合併於日，遠之如奧匈帝國對待黑塞哥維亞及波斯尼亞，依一八七八年柏林條約第五項，奧僅得有保障佔領之權利，至名義上其主權仍屬於土耳其帝國，一九〇八年十月五日奧以環境所逼，便通知列強，合併塞波二州，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作者於日本宣言保障佔領滿洲，不禁與上述二例有同一之悲感焉。

日本豈不云暫時保障佔領，故不限期撤兵，然暫時是何範圍，日本又豈不曰在遼吉所求，決不涉及領土與政治之完整，然何必曰保障蓋亦猶得步進步之故智，佔一日算一日，得幾何算幾何，絕不放鬆，以底於併吞而已，國人乎，保障佔領誠爲謬說，顧亦如見其肺肝，抑謬說雖不能成立，然不撤兵終屬保障，終歸併吞，東北不保，終及全國，我人莫謂國際聯盟如何決議，要知決議只是決議，撤兵與否却是事實也。

論保障估領

明養

數日前，讀本報時評欄袁道豐先生所作關保障估領一文，雖覺其用意甚善，而所論未敢苟同，爰就鄙見申論日本利用保障估領一詞之真義。

『保障估領』一詞確爲國際法上之術語，惟其意義與『保護』意義之不同亦至顯然，蓋所謂保障估領係指擔保條約的履行而言，（亦有爲其他目的者），蓋國際間締訂條約後，常有毀約之事發生，因設若干方法以保障條約義務之履行，如宣誓也，人質也，稅收抵押也，均爲保障條約之方法，而土地之估領尤爲其中最有效方法之一，故所謂保障估領之真義，即指某國爲保障其條約義務的履行之故而估領他國領土之謂也，在法國著名國際法學者保爾福某之四冊巨著中論之甚詳盡也。

保障估領方法之實施，國際上頗多先例，一八七一年五月十日普法媾和條約第八條規明普國有權估領法國某數省土地，待法國償完五萬萬法郎賠款後方始撤退，中日甲午之戰所締馬關條約第八條訂明日本估領威海衛地方，待中國踐約後始行撤兵，又大戰後凡爾賽和約第四二八等條規定，爲保障該約實行起見，協約國軍隊估領德國萊因河西岸十五年，凡此所謂保障估領均未違反國際法之原則也。

然則日本稱此次侵佔東省爲保障的佔領，其亦合乎國際法之原則乎。曰否，蓋日本此次暴行顯已成爲侵佔領土之戰爭行爲，而非「保障的佔領」，此可從二點證明，（一）保障佔領多規明於條約中，而現行中日條約絕無此項規定，（二）卽令日本有保障佔領中國領土之權，然破壞合法條約之精神而不履行其義務者，非中國而實日本也，遑論日本此次不經最後通牒而突攻毫無防禦之城市耶。

然日內閣之所以決定解釋此事爲「外交的保障佔領」者，實欲藉此掩飾世人耳目，謂佔領東省之目的在保障中國履行其條約義務，而圖脫卸禍首之責任，蓋日政府深知此次暴行爲違反國際法原則破壞世界和平局面之舉，必不見諒於國際輿論，非作如此解釋不足以掩護其橫暴行爲也。

總之，日人唱『保障佔領』之說乃在免避責任，淆亂國際視聽，吾人應嚴予駁斥，幸此事真相業爲各國明瞭國聯理事會亦以十三票對一票否決日本之無理提案，今日之問題乃如何方能嚴懲日本暴行之問題耳。

救亡禦侮與教育改造

國立勞動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章淵若

日前南京中央日報，特發專刊，徵詢國內學術界，對於抗日救國之意見，愚愧無似，亦在其例，管見所及，以爲救亡禦侮之基點，在切實發展科學文化，恢復吾國民族固有創造文化之能力，一切形式上之激昂慷慨，決不能雪目前之恥辱，更不能救將來之禍患，此雖常談，卑無高見，然愚椎心切齒，數年以來，鏗而不捨，未嘗易也，蓋以宇宙真理，本有其量，其說愈常，其理愈真，倘溢其範，則趨異端，月餘以來，羣情激昂，然僅終於激昂而已，舉國上下，迄未有何切實之主張，獨梁漱溟氏，別具慧眼，能注意於文化，殊以爲慰，（惟梁氏之見，尙有商榷餘地，容當別論），至若各地學生，初則激昂慷慨，繼則聞風而避，托故救國，藉端罷課，此種自殺心理及行爲，實較暴日凌我危險萬倍，徒令吾人憂傷而已，夫文化者，乃人類求生圖存，爲適應環境改善生活，努力奮鬥，發明改造之成績也，捨努力與奮鬥，即救亡禦侮與教育改造。

無文化之發生，捨發明與改造，即無文化之進步，人類一日欲爭存，不可一日不奮鬥，不能一日無文化，民族如欲求進步，更不能不努力於文化之改進，故文化之進步，

即爲民族之進步，文化之淪亡，即爲民族之淪亡，故吾曰，民族興衰存亡之關鍵，在文化，而抗日救國之基點，亦唯在文化。

中國民族之文化，盛於黃河流域時代，而衰於長江流域時代，黃河流域時代文化之精神，爲努力奮鬥，創造改進，後者之精神，則爲怠惰淫佚，放浪奢侈，古者，黃帝作舟車，造宮室，嫫祖繅絲，燧人氏鑽木取火，有巢氏教民造屋，神農氏嘗百草爲藥，解決人民之生活，改善人民衣食住行，種種生活之方式，實爲吾國文化發展之黃金時期，不幸後世子孫，好逸惡勞，主守斥進，非但因循古制，不加改進，反將民族固有創造文化之精神，全部消失，江南富庶，民習淫蕩，六朝金粉，即爲中國文化衰殆之病癥，現在通都大邑之區，人民生活，表面雖已改善，然而此種畸形發展之現象，適足以瞭民族落後之弱點，倘將今日之狀態，除去西洋文化之成份，其所留之原形，果較黃帝時代有進乎，恐反江河日下已耳，終數千年悠久之歷史，民族文化，毫無寸進，反形怠敗，益之慾望無饜，在依賴西洋物質，卒致民族生活，完全失其獨立之精神，此種獨立精神之喪失，實較政治不能獨立，更爲危險，現在國貧民困，即甚明證，此誠民族前途莫大之危機也。

天生萬物，優勝劣敗，民族圖存，亦有公律，古語云云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此

實修身，齊家，治國，一貫的原則，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此言修身之應刻苦也，曾文正公治家，亦重勤苦，嘗謂飲食起居，宜守寒素家風，切不可貪愛奢華，切不可慣習懶惰，無論大家小家，士農工商，勤苦儉約，未有不興，驕奢倦怠，未有不敗，此言治家之應刻苦也，昔苟踐困於會稽，臥薪嘗胆，生聚教訓，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通商惠工，亦均以刻苦勤儉之精神，雪恥圖強，印度民性怠惰，階級森嚴，致亡於英，今甘地赤手空拳，無一兵一卒之助，自織粗布，與民同苦，惟恃其偉大挺立之人格，堅苦救亡禦侮與教育改造。

卓絕之精神，竟能使印度民族，自英帝國主義之鐵蹄下解放起來，可見刻苦奮鬥之精神，實爲立身起家興國之要素，治國無常，唯此爲本，救亡雪恥，此爲首要，中國民族，深受宿命主義之支配，以爲物極必反，盛久必衰，天理循環，人力無與，因此無論對人，對家，對國，均不知奮鬥與努力，此中國之所以衰老不進，而有今日危亡之禍也。

國人重創之餘，痛定思痛，試爲深究，中國衰亡之病根果何在？此實不能不歸咎於教育之失敗，中國四民，士居其首，然其行爲思想，果足爲羣倫之嚮導乎，教育功用，要在增益人類應付環境，改善生活之智識與能力，然終數千年民族之歷史，無論於精神勸質，非惟絲毫無進，抑且江河日下，可見中國教育，實已根本失敗，而有澈底改造

之必要，蓋以數千年來中國教育之精神，僅在養成惰性，而智識階級惟一之慾望亦在準備怠惰，所謂十年寒窗，焚膏繼晷，不過爲『勞永逸』之打算，及其『登龍門』，身價既異，性行亦變，秀才可不提籃，舉人無用步行，今之沉迷於洋入股者，其所夢寐以求者，亦爲洋房，汽車，美食，豐衣，種種怠惰之工具與設備，至於人民衣食住行，種種生活上之問題，非但未能運用其智能，爲之解決，爲之改善，其本身生活之需要，反均仰給於人，數千年來，中國社會，因士大夫之怠惰與寄生，一般民衆，生活日蹙，民衆亦不甘其生活之困苦，於是日惟奔走營求其將來怠惰安樂之機會，舉國上下，羣唯向此自私，貪婪卑怯，酣嬉，淫蕩，怠廢之絕路而蠢動，國土雖廣，物產雖富，人民雖衆，烏能不亡。

夫國以民立，教爲民本，健全之民氣，基於健全之教育，昔王安石之變法，因鑒於士氣之不振，卽罷詩賦以轉時代之學風，中國文化衰亡，民志墮落，國勢危亟，至於斯極，亟宜蕩掃放浪淫佚之怠風，因循怠惰之積弊，而易之以剛毅耐勞，奮鬥刻苦之新精神，以爲復興文化，挽救國運之基礎，是以勞動精神的教育，實爲今後教育改造，中國改造，救亡禦侮，興國強民之起點，本立道生，根固木茂，傷時之言，自審未偏，民族重疴，已非頭痛醫頭，脚痛醫脚，所能有濟，正本清源，斯救亡禦侮與教育改造。爲首要，深望全國賢達，教育耆宿，亟起圖之也。

國人的危機

沈碧濤

自從遼吉吉事件發生，舉國洶洶，種種呼聲，一時並起，但是手無寸鐵的苦同胞喊完！又將如何，吾們進一步看看，古人云，「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吾們按着這個話，沉心靜氣的想一想，是不是有被侵略的原因在，吾們一個人，自己嚴格的檢察一下，必然發現了很多的弱點，若按着大學上說「修身治家齊國平天下」來講，則吾們所負的責任，豈不更明瞭了麼。書經上說「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正如同說，國民爲國家的一份子，處這二十世紀，科學競爭時代，拿我國國民同別國國民來比，相形之下，差的太多了，人家是「自強不息，研究科學，創造改良，力圖進取」，我們是「因循塞責，從事苟安，不事生產，利慾薰心，」這樣的生活法，是與人家站在一條線上麼，長此下去，恐不知道再生出多少國難來了，胡漢民先生說「要作力的準備，不作氣的發洩」在我們要作力的準備以前，把我們最大的危機，就是檢察出。各項的弱點，應當用十二分勇氣去痛予更正，不再蹈以前的覆轍，免去爲他人利用造機會，並避去唱高調不實行的惡習，現在把社會上共同的弱點，寫幾項大的，供國人來參考。

一、崇尚虛榮競於奢華 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曾文正公說「風俗之厚薄自

乎一二人之心」民國以來，因達官貴人的崇尚虛榮，遂致一般人中風若狂，無一事無一物不以此爲榮，舉個人生活之資，盡爲所迫，因是不顧一切的去欺詐虛偽，以實行他的目的，社會上不安的現象，日甚一日，因外人之輸入物質，矜奇立異，國人遂舍其舊而從其新，住必樓房，乘必汽車，食必飯店，衣必西裝，甚至非此不足以暢其慾一衣之費至中人之產，一餐之資爲貧者一年之糧，青年之人，未經世故，以爲非摩登化不爲榮，於是自殺之件日以增，況我國生產落後之國家而欲年年向外國去進貢，其必有枯竭之一日，可以無疑，看看印度甘地，他那種打破物質觀念的精神，是何等的偉大。

二・真理之泯滅 現代的社會，是壞人的社會，因有有權有勢的壞人在前邊，以爲一切真理是非，全可以任意顛倒，不分皂白，令青年人看來，失去了正確的觀念，遂以爲學滑頭到處受人歡迎，說真理反被人加以白眼，還說是不明世情，請問青年人有幾個是有定見，不爲所染，所以真理泯滅，社會成爲壞人之世界，充滿了自私自利的心，只知道享幸福，不去造幸福。

三・失去自信力 自信力爲民族最要之觀念，自西學盛行以來，外人施其麻醉政策，一般學子，未加研究，遂人云亦云，以爲任何西法，盡可施之於我國，須知各國有其

地理歷史，文化之精神，民族之特性，削足適履，未見其可，學者勿再仰承外人鼻息，潛心國學，恢復自信力，以中國方治中國病，則神州大陸，不至盡爲變色。

四·道德之喪失 年來因誤解西學，目平等自由，爲無二法門，於是朝秦暮楚，覩不爲恥，夤緣奔走，視爲能事，假盲目之戀愛，以實行其獸慾，借自由之招牌，以便爲所欲爲，舉禮義廉恥可以不談，至於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復視爲迂腐之論，爾欺我詐，竟相效尤，種種之離奇謬論，話爲美語，再看古之學者，未仕則躬耕自食，既仕則國治民安，遇難則從容就義，臨事無苟且求安，較之今世，其不大相懸殊，道德之淪喪，其關係寧非淺鮮。

五·學術之荒廢 年來因屢遭政變，以致仕途龐雜，人人以升官發財爲無上捷徑，復以今日之求學，貧寒子弟殆屬無望，一般闊少爺，只以到了外國，驅張文憑，便爲願已足，於是學術等於具文，徒襲外人之皮毛，國學則無人問津，遂至文化日落，人才缺乏，全成爲開倒車之勢。

六·缺乏國家觀念 自從國難臨頭，有幾個人去臥薪嘗胆，江淮的大水，住在租界的闊老，曾拿來幾個錢，遇到了捐款，他是拒而不見，到了捧優妓，打麻雀，一擲千金，絕無吝色，說到國難，更置若罔聞，以偌大的國家，除了學生工人的極少數外，

那些人是具有國家觀念的。

七·無守法的習慣 一切法律只施到被壓迫的階級身上去，地位越高，越以守法爲恥，所以馬路上的汽車，可以任意去走，拉膠皮的走錯了道，可以挨一頓掌打足踢，所以老百姓，是敢怒而不敢言，同一事實，甲做了算對，乙做了就得挨罰，這樣例子指不勝屈的，看看人家法治的國家，那個法是何等森嚴。

八·沒有合作精神 現在社會上的事業，不論是那一項，由一個人負責，就須辦的好，由多數來管，就須是糟不可言，一到了開會，就隨便發揮些個意見，總是把人的問題擺在前邊，不問事是如何，所以二十年來，紛亂迭乘，全是此種原因，沒有拿出合作精神去替大局着想，無論是工是商，全是如此，遂予外人絕好的機會，來施行他的陰謀。

以上數項，表面上看，不以爲算什麼，但是按諸實際上說，確是最大的危機，若於此不察，只去吶喊宣戰，就算中了敵人的下懷了，當此舉國一致，和會開議之時，正盼諸公以熱誠來立民國的基業，什麼以前黨務不開放，財政不公開，官吏貪污，政治黑暗，軍隊爲人把持，民權無由行使，一切都掃除了，得見了青天白日，把四千多年的國家，站立的鞏固些，這實在是小民所馨默祝的！（二二），十，三十一，於天津市師。）

現在國人可以覺悟矣

高永晉（大公報十三）

嗚呼痛哉，此何時也，論天災人禍，中國空前未有之天災人禍也，論內憂外患，中國空前未有之內憂外患也，此真所謂國家存亡民族生死之關頭，非可與尋常事變所可同日語者。當此之時，全國人民，莫不熱血沸騰，怒髮冲冠，於是發爲種種議論，有謂中日間糾紛懸案，當局應付解決之不善者，有謂外交部長王正廷平日對國際宣傳之漠視者，又有倡決充敢死隊，組織救國軍者，等等主張，不一而足，總之，對內，則一切責任，盡欲推之他人，對外則只知恣嗟怨恨，不度德，不量力，尙欲與日本作軍事之對抗，而獨無反省懺悔澈底覺悟之決心，此吾人所引爲遺憾者也，特發此迂緩之論，深願國人憤懣不平之氣，有正當之歸宿，不致爲無用之犧牲，幸垂察焉。

日本對滿蒙之野心，數十年如一日，苟有某種某機會，即可攫之以去，固不必吾人爲造成某種可爲藉口之事實也，前日偶閱小學生英文讀本，載有故事一段，略謂狼一羊一，各在河畔飲水，狼曰，汝何故令我處水濁，羊曰，吾飲水之處，實與君處風馬牛不相及也，狼又曰，汝今雖否，客歲則然，羊又曰，我客歲尙未降生，狼復曰，若然，則汝父母曾然。言至此不暇再與彼可憐馴順之小羊辯論，乃出其凶殘之爪牙攫而食之，欲

加之罪，何患無辭，此種藉口，不論何人何時，絕難避免，故此次日軍略士盡責之當局，對於中日糾紛懸案，應付之不當，誠大可不必，或曰，事前一切糾紛，苟肯讓步，必不致遭今日之大禍，所見誠是，然吾國之權利領土有限，而日本之野心無厭，以有限之權利領土，將何以供彼無厭之野心，今日欲以我滿蒙解決彼之人口諸問題矣，然設日本苟自今日起，不日日地震，則其人口必至有加無已，得我滿蒙，繼將索我山東，復將佔我南京矣，故一遇交涉，輒卽讓步，勢必至國亡而後已，此種苟安之策，豈立國之道歟，不特此也。如舍公理不論，卽彼陰險之日本，亦不必盡可責也，人類迄現在爲止，究未能脫離野蠻之時期，所謂道德，所謂公理，尙不能鎮壓一切獸性之行爲，現代國家，依然磨刀霍霍，互欲相屠，所謂國際聯盟之組織，軍縮會議之召集，其原因并非基於道德公理觀念之發揚，乃鑒於歐戰結果之兩敗俱傷，惟恐第二次大戰之發生也。換言之，其動機不在人類之相愛，而懼人類之相殘，愛與懼，其間相去何遠哉，所謂道德，所謂公理，惟強者乃能主張，弱者雖欲言之，又孰令聽之。故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仍不失爲現在一切生物界之原則，事實如此，縱吾人不欲言之，其奈事實何，人之愛國，誰不如我，東省近年有瀋海諸路之完成，葫蘆島之開港，均與南滿鐵路，大連商港，有密切利害之關係，同時鑒於蘇俄五年計劃之猛進，感國防之威脅，以

爲任現狀如是推移，結局必不能實現其一切之野心，是以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救打開現狀之方策，故以日人眼光而論之，亦言之有辭。

據此，則此次日本稱兵略土，中國當局不負完全責任，日本以其本身論亦或有推行其卑劣手段之必要，然則尚有負責者乎，曰有之，其惟中國全體人民乎，狼雖凶殘，何以不敢以食羊之手段食獅與虎，日本雖狡，何以不敢以對我之手段以對英法德美諸列強，中村不過一大尉耳，確否遇害，及果屬事實，在國際法上，中國究負若干責任，均未判明，便可成爲嚴重問題，而張兩帥之炸死，蔡交涉員之遇害，最近朝鮮中國僑民百餘人之被慘殺，其情形之重大較日本之大慰又如何，而張蔡之死以不了了之，華僑之被害，亦不負賠償責任，果何故歟，公理耶，強弱之分耶，是故中國之受侵略，實原於國弱，而國弱又原於中國人之不自強，在此國難臨頭之際，卽不必怨天，亦不必怨人，本其不自欺之天良，人人對於自己過去，如以嚴格檢查，如發過失，則毅然負此次國難之一部，下懺悔覺悟之決心，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今種種譬如今日生，不必貼標語，喊口號，誓將此種奇恥大辱，刻骨銘心，永不敢忘，爲終身爲國奮鬥之原動力，倘覺此種奇恥，難於忍受，可覓無人之處，咬定牙根，流出幾滴痛淚，然後再從口中嚥下，若是，方可爲之大勇，人人如此，則國必有繁昌之一日，吾先人之大好山河，失去者及已被

侵略者，吾人誓必收回，以完整無缺讓之於我民族之後人，此絕非大言，宜有此種自信力，萬不可自餒，試觀德義日美諸新興國家之歷史。均不過二三十年之期間，便可稱雄世界，蘇俄施行「五年計畫」，尙未完成，即能令彼列強感覺威脅，故收回我主權，恢復我領土，苟萬衆一心，絕非難事。蓋物之屬於我者，可以用強盜手段爲人奪去，獨不能以主人資格，磊落光明，請求返還者，天下寧有是理耶。

總括以上所述，略謂中國現遭空前未有之天災人禍，內憂外患，應有真確之覺悟，不必責難當局應付之不善，不必痛詆日本之野蠻，責任在我自身，在我全體國民，現在強權仍是公理，至少可以保障公理，欲免國家之危亡，挽既倒之狂瀾，絕非難事，只要國人一致努力，則無堅不摧，無功不成，以下尙願將國中應興應革，並國人宜如何努力，一一述及，以促國人之反省與覺悟。

第一，凡一社會有兩種不可缺之要素，曰法律，曰道德，一治外，一治內，相輔而行，不可偏廢，人民無尊重法律之習慣，又爲中國之特殊情形，（蓋中國人民，向受儒家思想之薰陶，而儒家主張以人格感化，反對法治，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等論調是也，）而所恃以爲惟一維繫社會之人心者之道德禮教，（道德禮教之一部，固隨

時代而變遷，但其他一部之則永久不變，與人種共生滅，若忠信節義廉恥等是也，二三十年來已敗壞無餘，真如曾文正公所謂人心陷溺，絕無廉恥，求一攘利不先，爭義恐後者，不可多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反驥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言之曷勝浩歎，於是社會養成一種風氣，只見黃金與勢力不見是非，是，不能助成其爲是，非，不能消弭其爲非。是非既混，於是真主張是非者，在一般人或以爲非是，「作者常與人講真是非，則人皆望望然去之，曰汝終身不能騰達矣，但吾不知如何方可謂之騰達，滔滔者，皆是也，人類大多數爲中材，而中材之人，性如流水，導之東流則東流。導之西流則西流，乏是非之見識，無抵抗惡社會之毅力，與奮鬥之勇氣，隨波逐浪，與俗浮沈，因此輩人數之多，而此種惡風敗俗之力亦莫與之京，於是耳不能聽聲之美惡，目不能辨色之黑白，有黃金勢力者曰是，衆曰是，有黃金勢力者曰非，衆曰非，固不必問有黃金與勢力者之爲堯舜與桀紂也，社會與之以獎勵，軍閥政客與以倖進之機會，於是士者不讀，農者不耕，工者不役，商者不賈，羣起攘臂，以黃金勢力爲中心，以中國爲範圍，旋轉不已，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於是大則相爭戰，小則欺詐，勢非至天翻地覆不止，而少數廉潔自愛守正不阿之士，有毅力，有勇氣，另覓途徑，以救中國，認真辦事，不願同流合污，則社

會不但與之同情，反施種種之壓迫，必使其無立錐之地而後已，於是服務社會者，將充滿以是爲非者，以非爲是者，無能力者，無毅力者，貪污者，卑鄙者，只知有己不知有國，只知目前不知將來，只知有官不知有民，只見財勢，不見人格，只見社會上一二富豪之揮霍，如盲人一般，視千百萬同胞終歲勞苦度其不如牛馬之生活而無睹，而反忍心敲其骨髓，悲夫，如此欲求中國之繁昌，次求中國之不受侵略，欲求中國之不死，豈可得耶，此種惡風敗俗，爲一切罪惡之淵藪，一日存在，則中國一日無出路，改革此種風氣，固屬人人有責，然人微言輕，影響甚小，社會上有地位者更當多多負責，自本身作起，以轉移風俗，曾文正公嘗云，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

第二，按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所規定，中華民國之主權雖屬於中國全體人民，然實由中國國民黨代表大會施行之，國民黨所負使命之重大不可不知也，且也，革命二字之涵義，確有熱心，緊張，勇毅，犧牲等意，可知革命者，不只革他人之命，且須革自己之命，而革自己之命，尤必須嚴於革他人之命，然後民心必得，孰敢不服，關於此問題，吾願引證曹谷冰先生最近所述之蘇俄視察記中所載之數段，以爲說明，第二一六頁，『俄國官吏，不但中午吃的不好，便是在家庭裏的享受，也不及一個工人……每一工人每天可得鮮肉一磅的三分之二，而官吏則和一切機關的辦事員一樣，每三天纔能得

到這個數量，其他食品的分配，官吏也比不上工人那麼的多，至於他們基於職務上所得的權利，更不像民主國家官吏一般的優待，……『第二九頁，『還有許多婦女，她們每天在工廠裏工作，……但是項際，總喜歡掛一串又白又亮的人造「珍珠」，來會益她的美觀，只有官吏的夫小姐們，是絕對沒有裝飾的，這是甚麼原故呢，一來，因為官吏最高的俸給還及不上一個工程師，……二來，因為社會的監督很嚴，如果裝飾起來，一定會叫人家唾罵，……俄國官吏的享受還比不上普通的人民，』第二零七頁，『俄國人民一般的享用，都感不足，……可說苦極了，他們的感想怎樣呢，接受了宣傳的人都說，……沒有接受宣傳的人呢，對於現在這種情形，自然感覺不能忍受，但他們祇反對政府的政策，而不反對執行政策的人，所以他們說：「五年計劃完成時，祇剩史他林的命令，列寧的相版，和和我們的枯骨，」而不說，「等到五年計劃完成，我們苦了，他們樂了，」——這個原因在那裏呢，唯一的答覆，是俄國官吏和人民一樣的節衣縮食，沒有享樂，俄國的官吏月俸，沒有超過三百六十盧布的，像史他林他是俄國最重要的人物了。但是每月收入就不滿三百盧布，這個數目，和一個外國工程師的收入比較，還不及五分之一，就是俄國許多大學教授藝術家工程師收入也比他多，』由此，可知蘇俄革命者之精神，與人民所以不事反抗之故，在蘇俄視察記出版的前後相差不多期間，報載國府某要人，

在滬建築如何廣大住宅，原文一時未能盡行檢出，有「達官巨廈此其一耳，」及「某在愚園路，所建新屋，甚軒敞，磁磚由泰山磚瓦廠定造，值逾五十萬」等語，生活週刊第六卷第三十四期言之尤詳，並刊登該宅之影片若干幅，載有「地皮市價，每畝約值一萬四千兩，」同時又爲水災正甚之際，報載「災區十有六省，災民五千萬」乞賑之電，則「老弱待斃以呻吟，婦孺聲嘶而泣血，……省一席宴客之資，而救災民一家之命，移一日烟酒所費，亦可延餓民一日之生，」在數日之內，讀以上各種文字，令人百感交集，即今之讀者亦不知何想也，於是恍然大悟，知蘇俄政府之所以能統一全俄，施行五年計劃，何以震撼全球，與夫吾中國革命政府何以常生裂痕，不但不能收回已失之國權，而外患之來反日益迫也，（蘇俄之政策，作者夙乏研究，不敢妄加褒貶，而以爲可採擇者，其政治家之精神耳，茲再欲爲反對政府者進一言，即天下地上古今中外絕無一完人，故不可過於求全責備，當局有心之過，固須力爭，至其力之所不及者，則儘可原諒，在此狂風巨浪之中，同舟共濟，尙不定能免於危亡，况再從事於不緊要問題之紛爭乎。

第三，決定中國將來之命運者，爲今日之青年，而青年中一般所屬望最殷者，即現在之大學生，試觀所謂大學生中能刻苦求學者，有百分之幾，其大多數，則嬉戲而已，羣居終日，言不及義，飽食暖衣，無所用心，出校，則濫竽社會之中，愛國愛民，不過

空口白話，自私自利，乃骨子裏之真意。平日則唱幾句高調，以欺人自欺，一遇機會則大搜大刮，以飽私囊，故有人呼軍人爲丘八，呼學生爲丘九，其意蓋謂學校爲國家所設立，軍隊爲國家所訓練，原意均爲造福國家，而在中國則均爲社會之害，二者魯衛之政兄弟也。據教育部教育司司長孫本文之報告，則知十八年度政府對於公立大學學生，每年每生擔負六百元高至八百元之多，以一大學畢業生在校四載計，除其父兄所供之血汗金錢外，政府須負擔費用三千元，以中國之貧，對個人教育費如此之多，而其來源盡爲終年勞苦工作之民衆，吾不知在校未求學，出校害民者，清夜自問，良心上將受若何之痛苦，時至今日，覺悟之決心不可一日緩矣，求學則刻苦用功，服務則以其大無畏之精神，不爲勢力所屈，不爲金錢所誘，轉移風氣，不爲風氣所轉移，從大處着眼，在小處下手，堅忍不拔，百折不回，進寸得寸，進尺則尺誓爲人民爲國家爲人類謀幸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功固屬成功，失敗亦是成功，生世快樂，死亦安慰，然乎，否耶，（作者亦大學中之一份子，至此懺悔之時，不敢稍爲隱諱，愛之者深，責之者切，希諒之）

第四，據聞某新下野軍閥之總參議兼教導師師長某某於八月六日，由魯北到濟南，與諸要人相會，滿口道歉，『對不起，對不起，胡鬧一陣』，嗟呼：兵凶戰危，內亂尤其可厭，而以此種兒戲口吻出之，令人哭不成聲，欲笑不能，中國近二十年來若干萬

生命財產，幾千種生產事業，盡銷毀於此「胡鬧了一陣」『一陣』中矣，租界不能收回，法權依然仍舊，亦即此『一陣』『一陣』之故也，平時不能衛民，土匪如毛，有事不能保國，任人橫行，勇於私鬥，怯於公忿，猶自稱保障和平，應付得當，真可謂不知恥矣，無怪乎在人民眼光中兵與匪一而二而一也，軍人乎，軍人乎，原本以嚴肅整齊慷慨好義服從命令，視死如歸爲本質，將如何令人景仰而可愛耶，人非萬能，各有專責，自今以往，努力自拔，不再干涉政治，專心訓練軍隊，一切問題以合法機關之多數議決爲依歸，不可再以爲國爲民相號召，而爭城以戰，殺人盈野，人民不敢望諸君愛，祇求諸君自愛而已。

第五，現在一切政治問題，大抵均爲經濟問題爲國家第一要務，經濟問題一日不解決，則民日益窮，國日益弱，建設無從着手，教育無從發達，欲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則國人一方當極力節儉，多從事於生產事業，一方當盡量提倡國貨，本國所不能生產者，苟非必需，寧可不用，工人多製國貨，商人不賣外貨，消費者不購外貨，全國澈上澈下節衣縮食，務期於最短期間，與歐美諸先進國並駕齊驅，然後國人，不妨提高生活程度，增加應有享受，商人與消費者覺悟，則必不肯於抵制外貨之際，私自運輸與購買，致敵未敗，而我陣先亂，豈徒有負國家，抑亦令仇見笑，雖然提倡國貨，專賴人民之愛國

心，亦不易生效，尤必須使國貨價廉物美，以美物取廉價，則必須生產費降低，生產費低，則或使工資縮減。或使工作時間延長，吾人不欲抵制外貨則已，苟欲抵制外貨，在中國產業未發達前，則工人當多忍勞耐苦，不可輕易罷工，蓋吾國產業落後，與人相較不知相差幾千萬里也，苟自今日起，披星戴月，夜以繼日，尚不知幾許歲月方可追及，譬如貧家子弟，勢須多受折磨也，况吾國勞工法規，對於工人并不嚴刻，即以工作時間論，我工廠法，規定工作時間，以八小時為原則，如因工作性質或地方習慣，可以延至十小時，非有天災事變等原因，不能延至十二小時，而東鄰日本之工廠，若在大阪在橫濱及在南滿線者，其每日工作時間及休假期尚不至此數也，故必須工人商人消費者一致努力方克有濟。

第六，吾常感覺國人作事缺乏數種要件，（一）無緊張空氣，在行路飲食起居各方面在在可見好整以暇神氣，工作不忘休息，休息不忘工作，似乎壽比南山，不知老之將至，以為天下萬卷書籍，今日不讀，將來從可盡讀，長城運河，今日不築不開，後日必可築可開，今日復明日，一年又一年，一事無成，而兩鬢已斑，尚有何效率可言，反觀歐美人士，實寸陰是惜，工作時，盡力工作，娛樂時盡量娛樂，令人羨慕之至，（二）無魄力，作者常以國人及國人所作之事業，與外人相較，無時不令人垂頭喪氣，但一次乘平

綏車赴八達嶺旅行，見山路峙嶮，溝壑險峻，想像當時鐵路建築之難，及舍車登山，見萬里長城，工程浩大，形勢雄壯，實非吾人想像所能及，鐵路，乃吾國第一批留學生詹天佑先生所經營者，長城。則吾先人之偉大遺產也，不禁心曠神怡，喟然嘆曰，中國人亦有具此偉大魄力者在焉，輕視中國之外人，到此施行，或亦稍稍改正偏見，知中國之可畏耶，在青龍橋車站，得瞻詹天佑先生銅像崇高偉大，聳立山間，當時心中充滿一種不可形容之快樂與景仰，良久不能去，竊念中國少產幾許督軍總司令，多生幾許如詹天佑先生者，中國現在又當如何，惜乎，如詹天佑先生之有學問有魄力者之不可多得也，悲哉，督軍總司令之如麻也，今人爲惡，則膽力極壯，肆無忌憚，辦正事，則縮頭縮尾，向東則恐有阻礙，向西則又懼人批評，無勇邁往進之事，多優游敷衍之氣。(三)無科學精神一切雜亂無章，無整個之系統，無完全之計劃，「車到山前必有路」，已爲一般人之格言，下自人民一身私業，上至國家大事，多少不能脫離此種弊病，吾常與鄉村農夫談話，問其每年生產若干，種園與種田孰較有利，相差若干，鮮有能答之者，強問，亦言之不詳，因此，利不知其所以利，虧不知其所以虧，雖欲興革，亦勢所不能，再看政府之朝令夕改，今日導淮，明日治河，想一事辦一事，想東則東，想西則西，如入五里霧中，既不辨政府趨向之所在，又何能望人民之贊助，月前讀報，恍記某人講演，稱

中國南部某鐵路局，在此金貴銀賤之時，向美國訂購大批枕木，而東省多山林之區，反以成材之木作爲燃料，想夫中國公私事業，類此事件者，當非少數，譬諸多年富貴之破落戶，將其先人遺留之良田千頃，不事收穫，反借款購米。今日度一日，明日再設法，其理正同，又前月美胡佛總統倡延債之說，中國債務亦請延期，其言曰，中國因某種緣故，以致收支預算相差懸殊，讀之令人汗下，吾真不知吾國預算在何處也，（四）無恆心恆心爲一切事業成功之母，國人努力作事者既不多，然又一日曝之，十日寒之，若夫一人在圖書館中，研究二三十年之久，作成一部書，或終身作一種事業，父不成就，子繼之，孫又繼之，非達目的不止，中國有幾人也，見異思遷，喜新壓舊，尤爲失敗之因。

第七，回顧吾中國數十年來何事令人可畏可敬，以事業論，吾人亦知乘火車，坐汽車，用電話由人工至自動，看電影由無聲至有聲，凡此種種，均不知爲誰所發明，以至於小學生所用之書釘，日日所讀之報紙，亦不知來自何國，此少數形同造糞機器之人所揮霍之金錢，均靠自「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之農夫，農夫可靠，而不可常靠，必有時而竭，外人可靠，而不敢靠，而不能靠，山窮水盡之日，卽同歸滅絕之時，以國風論，既無英之沈毅，法之熱烈，又無俄之魄力，德之嚴整，日本雖鄙吝而精巧，美國尙能收聚多金，中國之國風爲何，吾不得而名之，強顏曰，洋洋有大國之風也，如此，而能

致國家於富強，又孰肯辛苦勤勞兢兢業業而不知安逸之爲樂耶，按之達爾文之生存競爭學說，則中國早宜步朝鮮之後塵矣，然尙能苟延殘喘不致滅亡者，蓋如羣犬爭食，怒目露齒以相視，互相畏忌，而不敢下手，一旦羣犬相撕相殺，不暇顧及食物，一犬則將任意宰割矣，歐戰時，日本迫我承認二十一條，實前車之鑑，今日日本又以各國有內顧之憂，不暇東顧，乃復悍然佔我東省，是故強鄰虎視眈眈，日伺於旁，苟有機會，便將出其爪牙，絕不客氣，今日外患固屬空前，但不絕後，今不急起自強，將來更有大難臨頭，亡國亡種，噬臍不及，瞻念前途，毛骨悚然，事實如此，非敢危言，聳聽國人對於自己地位，不能不瞭解也。

現在災禍極矣，外患迫矣，將來安危，卽在今日之一轉念間，已往錯誤，不必再問，徒增吾人之傷感，今後方向，不可再誤，以加重將來更大之危難，今日如再不真確覺悟，則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一切責任，毅然自任，養成廉潔節義之風，當局則堅苦奮鬥，爲天下先，學生學真能力，養新精神，軍人只知服從，不問政治，全國節衣縮食，提倡國貨，時時刻刻不忘自己地位之危如纍卵，注意，如騎瞎馬，如履薄冰，緊張，如狂風巨浪中之舟子，如槍林彈雨中之士兵，以偉大魄力，勇猛邁進，精誠所至，金石爲開，苟志在國在民，雖有過失，亦能得人諒解，以科學方法，治理事務，誓不間斷

，如是，三年必有新中國出現，十年則國富分強，登高一呼，萬邦響應，方可言和平，始能講公理，打倒帝國主義，扶助弱小民族，易相殘相殺，爲相親相愛，種不分黃白，國無論大小，同登於大同極樂世界，曰此乃方東文明，彼時吾願以一腔熱血與同胞痛飲，勉之哉，勉之哉。

吉林軍之忠烈

駐長春三連劇鬥一晝夜

大呼中華民國萬歲

彈盡自殺無一降者

日軍始漸恐懼

(二十三北平電)美使館接潘美領電告，入吉日軍現已由吉垣進佔洮南，日軍橫行，全遼未死一名攻長春遭吉軍猛擊，日軍死者百八十，攻二道溝及吉垣死近五百，日軍始漸懼。故在吉進展極慎重，聞長春吉軍三連與日軍劇鬥一晝夜，及彈盡，大呼中華民國萬歲自殺，無一降者。

罪言

大公報 柳詒徵

寒蟬之噤，五年於茲，凡有所見，不敢言，凡有所疑，不敢言，以其思想太陳舊，與世鑿柄，且甚冀新人物之由是成功，而淺見寡聞之妄加揣測，未必有當也，今竟如何，曩所蘊蓄而自疑者，不敢言，乃亦不敢不言，物無間新舊，惟其是，高天厚地，最舊之物也，人莫得而棄之，溷廁道塗，人畜屎溺，最新之物也，惟拾肥料者寶之，或犬豕蟻食之，不能強盡人以其新出而尊奉也，人必明斯義，然後可以持論，可以制事，可以植身，可以宰世，往在瀋陽，妄論救國之法曰，吾國固有之善者，保存之，擴充之，不善者，革之，他國之善者，吸收之改進之其不善者，毋尤而效之如是而已，區區之愚，至今未更前說，所難者，舉國之人，只知以新爲善，舊爲不善，而凡舊事之最不善者，以習俗所錮，私心所蔽，保全擴大，惟恐不力，而國本乃以是亡矣，最不善者何，吸烟，賭博，漁色，漁利，欺騙，盜竊是矣，（一）自民國初年，以至今日，種烟吸烟，爲大利所在，某省軍餉全恃此，某省軍人全嗜此，乃至美其名曰特稅，而中央公私挹注全賴此，此尙可謂之革命乎，舉吾國一切良法美德，都可改革，獨此不能革，尙有何說，然其名固未嘗不革也，禁令煌煌，焚燬時見，而其實則軍警官吏，取陋規，發橫財，爭

地盤，分賊贓之法妙耳，鴉片不足，加以白丸紅丸嗎啡等等，皆彼帝國主義者，以之毒我者也，而我公私上下，南北東西恬然茹之青年志士，在籍軍人，居高位，握大權者，怡然樂之此等人尙能期其守土保疆，愛國興邦乎，(一)賭博者，消遣之事也，官僚將卒，既無不樂者矣，禁之者，乃在小民，而小民能效陋規于警察者，亦無恙也，然此猶其小焉者也，最大之賭博則公債買賣，金條進出，是矣，主持此等大賭者，爲大官，爲豪商，爲租界之大猾，漲落千百萬，時時可以搖動市場，而某也坐擁百萬矣，某也新進千萬矣，故在昔日之官僚，惟有貪贓枉法之罪，今日則不必然，發財不必貪贓，殖產不必枉法，但能勾結銀行，熟習商法，賣空買空，馴致高資，民生國計，都所不恤也，(二)漁色者，惡名也，易之曰社交公開，曰男女服務平等，則其事可明目張膽行之，官廳軍隊，學校局所，無女子者，則目之曰老舊，有女子者，則何如，醜事百出，穢德彰聞，志氣消沈，神魂顛倒，慣打私胎，污蔑女權，忝瀆官守，舞場歌女，電影明星，蟻附狼爭，自戕仇殺，教育行政最高長官，大中小學之校長教師，比比皆然，指不勝屈，此是何等世界，然而公衆所傳，則提倡一妻也，禁止娼妓也，高矣美矣，其道不可加矣，而實則暗娼公娼，充斥都市，軍警詐財，與禁烟禁賭一律也，(四)欺騙爲人所同惡，社會道德，莫有重於此者，而今則以欺騙立國，如上所舉，皆欺騙之彰彰者，然而尤有甚焉

，報紙宣傳，電音廣播，軍情國是，標語特刊，大張壁畫，滿送小冊，或者頌德獻功，或者聲罪致討，何一非欺騙乎，自信極巧，視人極愚，掩耳盜鈴，瞞心昧己，於是乎充天下之人皆知所謂改革者，不過一欺騙之局，彼以利來，我以騙往，利盡交疏之騙之他去，有時自居爲能騙人者，忍氣吞聲，受人之騙，無可告語，而時時輸送數十萬數百萬而不敢聲張，彼自以爲秘密也，權宜也，而道路傳聞，有口皆碑，與其所宣傳者相反而倍有力焉，吁，亦可謂至愚矣，然而風氣既成，狂瀾莫挽，在官在軍在商在報界者，悉其如是，自以爲投合時宜，必須如是，有持誠樸忠實以應事者，不啻爲迂謬，則斥其癡騷，而若人亦必不能插足於社會，大難臨頭，死亡無日，而相習爲騙局者，抵死不悟，吾復望何人救國乎，(五)盜竊之狀，亦即欺騙，然如東三省之馬賊，河南之紅槍會，各地之大刀會小刀會，以及青紅幫等，所在皆是也，昔則軍政商學，與之截然爲良莠兩途，今則朝野貴賤，與之泯然爲涇渭莫辨，推其人之意，固曰吾特患不能造成一種偉大勢力，苟能成之，吾何遽不若彼，且有時爲舉國上下極端禮重，視其左右袒何若者矣，故與其爲學經商，服官雖仕，莫如爲盜，嗚呼，中國所視爲偉人，外人所斥爲乳臭，充其量不過盜竊之組合，惡知經國大猷，宜其視中國如無物矣，彼爲盜者，能吸烟耳，能打嗎啡針耳，能漁色耳，吾所最痛心者，不但政權攸賴，國體攸關，乃至號稱學者，亦往

往集合依倚，欲賴以提倡新知，發揚國粹，吾言至此，真不知涕泗何從矣。

舊之不善者，舉如上所述，皆在此民國二十年間，未之改革，或且加甚者也，妄謂今之所當改革者，莫亟於是，其他文學歷史宗教倫理法規名號等等，一切無最大之妨害者，均可不改，無如羣盲競進，尋斧亂施，不但舉無大礙者，改之，且舉有大關係者，改之，而所得於外國者，亦不過枝葉皮毛，或且爲其頻呻癱瘁，中風發狂，牢不可破，遂造成今日之局面矣。

今之舉國，皆曰救亡，救亡之策，或曰戰爭，或曰交涉，或曰抵制，或曰和平，如是已耳，僕有私見，救亡之術，無過二一字，曰認真，認真者，誠也，惟誠可以立國，不誠則萬事皆不可爲，遑論國家，滿清變法，不認真變法，立憲，不認真立憲所以亡國，而民國依然不認真，共和，不認真共和，革命，不認真革命，奮鬥救國，不認真奮鬥救國，紙上談兵，幻術搬演，何能有濟，故欲救國，必須人人自矢，自今以往，一切認真，養兵以禦外也，則認真禦外，設官以爲民也，則認真爲民司法以除惡也，則認真除惡，乃至一局所，一機關，一學校，一團體，所爲何事，卽認真治何事，不得再出以欺騙，苟有人迫以欺騙，則吾寧餓死不爲，信若茲，則國家目前猶可苟全，假以歲年，或有雪恥勃興之一日，苟猶如此之一切不能認真，則速卽自居猶太朝鮮，不必再裝假面具也。今之

社會，豈無好人，患在沒有經驗，遇挫折，於是頹喪沉溺，以為中國之事，決不能認真，惟有模乚糊乚，（或曰馬馬虎虎）則人已相安，身名俱泰，以此一念，遂致舉國淪胥，夫使舉國模乚糊乚，乃至全世界可以公認此模乚糊乚之國家，吾亦何必認真，惟彼練兵製械，造船習機乃至司法理財行政興學，無一不認真，其處心積慮以謀我者，亦無一日無一日不認真，而我乃以一模乚糊乚之國家之民族當之，是焉得而不立即瓦裂，故今日所可使人徘徊歧途，莫能自決勢者，即對內不可認真，對外不能不認真，然使對內不認真，則對外必無認真之可能，生死存亡，決於一念，假令不能，吾亦無事多發空論也。

捐軀赴國難 視死忽如歸
寧為槍下鬼 不作亡國奴

中國怎樣找出路

王逢王譯

自從這次日人用武力強佔遼吉兩省以來更使中國深信所謂國聯會者，不過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組織，不能管轄強國的行動的；就是各種的國際法律，也不過是數片具文，祇能適用於一般弱國的；所以中國要想圖存在今日的世界，必須立刻要改掉她酷愛和平的態度，抱着革命的觀念，來對付這國際外交的最近趨勢。

日本對滿洲華民暴行的範圍，現在姑且勿論，但是凡屬目睹日人在九月十八日侵犯南滿的強盜行爲的，沒有一個不爲之悲憤填胸。

據天津大公報哈爾濱通信員說：「他因受了這次日兵暴行的刺激後，事實上竟使他不知道怎樣做他的報告，（十月十七日大公報）由此看來，事實的嚴重，概可想見了。

由目前滿洲的事實來看，日本軍人的行爲，或然要超越人性之外了，他們現在仍不斷的現出那比盜匪更野蠻的舉動來，因爲照一般的情形，凡是盜匪得到了他們的目的物，總知足而引退的，他們對於一般的貧民，決不加以擄掠；但是這般在滿的日本暴兵呢？在這幾星期裏，無論是貧富階級，總是劫掠一空，對於官吏，工人，農夫，總是格殺勿論，污辱青年的男女，殺戮居家的婦人和行人，凡此舉動，真是超越了人性之外！

中國將對日「立刻」宣戰嗎？在現在的情況下，中國還是對日宣戰呢？還是繼續的保持鎮靜，鵠待國際間用政治的手段來制裁呢？這確是一個徘徊不決的問題！

由過去中國的歷史看來，一時感情衝動的行為，結果常時要失敗的，中國已往的二十年裏，不息的內戰，直到現在，還想同日本用武力的解決，這實際是無能為力的了，要知國際間的戰爭，不比平常的戰事，敗方的損失，是沒有多大影響的，所以對日宣戰的問題，事前沒有充分的準備，是不能輕舉妄動的，式一察中國現狀，有什麼事可與日本爭勝呢？那四萬萬的同胞，能夠全赴前線嗎？那能披堅執銳，效命疆場嗎？

世界上再沒有那一國的國恥，比今日中國的那樣多！世界上也沒有那一國的國民，對於國恥像中國國民那樣的麻木不仁！但是同樣的普天下沒有一個人對於羞辱，要比中國人忘得那樣快！這五分鐘熱度，確能表示中國人的愛國觀念！那自私自利，確是中國人最劣的特性！所以除非把這種的缺憾，統統革除，立時對日宣戰，這是不應為的事，不然，有一部份的冷血民衆，會受對方之利用，而激起國內的騷擾，結果使中國的全部趨於總失敗呢！

中國將繼續保持鎮靜嗎？對日宣戰，既屬不可，那末中國怎樣對付呢？是不是放棄滿洲，靜待國聯仲裁，算是中國的上策嗎？如果是這樣的話，那末假使滿洲被世界列強

瓜分的時候，或是在日兵進犯關內，而至揚子江流域，而至南部諸省，甚至於全中國的時候，中國又怎樣對付呢？到了這樣地步，如果國聯能否處置這件事情，尙屬疑問的話，那中國無論如何，爲保持領土完整起見，總要相當妥善的辦法了，因爲今日滿洲之滅亡，就是他日中國的滅亡呢！

中國將聯絡蘇俄嗎？那末怎樣才是她最好的辦法呢？和俄國恢復國交，一致聯絡嗎？這個問題，至今有二方面的議論，贊成者方面的主張，以爲歷史和地理上觀察，蘇俄是中國最親密的朋友，不像別國都是非常矯僞的，如果她能信仰中國，她一定能够出全力自始至終幫助的；就是用完成世界革命的眼光來看，蘇俄確是中國唯一的適應的聯盟呢！

再進一步講，蘇俄北滿有這樣大的勢力，一旦中日戰起，勢必助吾抗日，結果中國或能集中了沿海的國軍，就可和暴日作一誓死戰了，不寧惟是，同時中國還可以由蘇俄之輔助，採行五年計劃，造成的國內的工業革命；中國富於原料和人工，如果得莫斯科工藝上的指導，那中國不難擊敗日本和世界上有任何帝國主義者。

然而反對者方面的主張，以爲蘇俄的革命，太過激烈，不適於現在的中國，如果中國盲目的附從了他們，勢將中國在國際的立場上，也處於孤立隔離的地位，一變而爲世

界的公敵了，到了這個時候，更使日人乘了這個良機來征服中國了。

列強將允日本併吞滿蒙嗎？目前中國處於這種狼狽的情形下，我們試加一思索，世界諸列強其將縱容或贊成日本以併吞滿蒙嗎？還是中國終歸無力和日作戰嗎？中國除聯絡蘇俄外，其尚有別法嗎？

由最近國際間政治情況上，作一簡單的觀察，吾們可以確斷世界諸列強，決不容忍日本統治滿蒙的；因為滿蒙有金，鐵，煤，木材，食糧等豐厚的富藏，足夠維持日本二百年用途，吾們還斷言，世界各國，對於今日之滿洲事件，決不持以靜默，而被日本所欺負的。

往昔日本已屢次的破壞了她在國際間信任了，她今日的觸犯了國際正義，安知他日不做同樣的事情？那末各國豈有這樣的愚盲，讓日本稱霸東亞後，將來自己也被她攻擊呢？所以日本之侵佔蒙藏，不但是破壞了世界諸列強之「勢力均衡」而且使全世界永遠的不寧，這也是昭然若揭的事實。

中國真的不配對日一戰嗎？中國不是沒有充實的經濟對日開戰，不過這許多錢，都藏在各人的家裏，括在私人的袋裏吧了！中國不是缺乏戰鬥精神，不過這些精神都用盡在連年的內戰吧了，在中國的民衆運動，不是不出名，不過這種的運動，完全被各種的

法規所禁止吧了！所以中國是不夠和日宣戰，假使中國能免除內戰，沒有天災，革退那侵沒公款的貪官污吏，中國也不致再衰弱下去，那小小的日本，真可永遠的征服她，恢復往昔的朝貢呢！

單求國際可靠嗎？中山先生在他最後的遺囑裏說：「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衆，及聯絡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由此可知，依照了先總理的主張，中國不一定要聯絡蘇俄，就是凡以平等待我之國家，都應該互利的合作起來。

世界各國的情況。已如上述，她們都自願的同中國互相合作，一致的壓制日帝國主義者；中國的民衆，現在大部份都贊許這次國聯會限日在滿停止暴行的命令書，然而日本即使允許了國聯的命令，把所有在滿的軍隊，撤退原地了，這時中國可以樂觀嗎，須知日本今日鬧的是食糧問題，原料問題，和人口過剩問題，他們唯一解救方法，是併吞滿蒙啊！中國對日須要經過流血的地步，而後方可收回那東三省完全的管理權，那日人所謂「滿蒙共管，」或說「共存共榮，」才不致實現呢！

此外中國更宜深悉現在各國國內，都自覺不安，中國除獨立準備抗日外，不然勢將被日滅亡了！

幾個抗日的切實辦法？過去中國人的抗日工作，太徒託空言，不切實際了，但是現在他們對表面上的宣傳，是已見諸實行了，然而這對於他們的國家，有何裨益呢？反正使日本藉口增加在華的軍力，激起他們朝野一致的對華實力。

所以從此吾們要改變吾們浮泛的方法，要做那救國最切實的工作。方法是這樣的，吾們必須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指導這救國的運動，裏邊分成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和財政等股。

政治股担任國家統一的工作，經濟股指導抵貨的運動，和振興國內的生產等的工作。在過去幾年裏，中國抵制外貨，所以總歸失敗的緣故，因為（一）缺少國產，替代日貨，（二）工業幼稚，生活費高昂，（三）外貨進口，稅率輕低，（四）缺少以身作則的領袖，（就譯者按如印度之甘地值得吾們敬拜的）喚醒國人。目前有不少可笑的事實，一般勸導民衆抵制日貨的宣傳員，往往自己身上却穿起了一件新做有「在日本製造」字樣的衣服，這豈不可笑嗎？所以現在爲達到有效的排貨起見，委員會對於上述的缺點，宜加以詳細的考慮。

軍事股則計劃全中國青年，用速成的方法，灌輸軍事教育，一旦召命時，使能即時效命疆場。至於教育股，則設法使國民都能認識日本，和中日的關係，以上各股，籌款

的方法，或爲自願捐助，或爲強制徵收，或爲發行救國公債，這種方法，都由財政股設計施行。

上述的各種切實辦法，如能見諸實行。那末中國或能免於危途。讓吾們盡吾們的義務，服從該委員會的命令，共同奮鬥，以底於成吧！（譯自密勒氏評論報）

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不以窮變節，不以賤易志。

零碎之時間，實足以成偉大之事業。

不可慨嘆既往，亦不可失望將來。

十九次之失敗，至廿次而成功，斯爲堅忍。

百慮而後斷，斷則必行。

愛國卽愛身，救國卽救命。

衆志成城。

我們如何能救國

尤懷皋（生活週刊十，三）

韜奮先生：從前大家都知道外國人是要我們的錢，等到我們的錢都用掉了，這叫做經濟亡國。現在日本人來了，不但用經濟方法來亡我們的國，而且拿槍砲來亡我們的國，三天可以奪我們的東三省，那末一星期可以取我們的沿海口岸，一個月可以亡我們的全國，這不是一句空言，事實上已開端了，那末我們四萬萬有理智的民族，難道就束手就縛，忍氣等死不成？所以我們要合全國的力量來對付這要亡我國滅我族的日本，要合全國的人來救垂危的中國，那末究竟有什麼方法呢？據我個人的意見，以為要堅決的一方面實行毀衣，毀食，毀住，毀行的消極政策；一方面要實行造產，造物，造材，造兵的積極政策。何謂毀衣，毀食，毀住，毀行呢？

（一）毀衣 從今日起，全國人必須要穿國產布衣，政府中人應即提倡外，學校應由校長起實行；工廠商店應由經理起實行；家庭中應由家長起實行，那末外國的窮奢極華的絲毛麻織品銷與何人？每年的漏卮可省數萬萬元。

毀食 從今日起提倡一菜制，無論機關家庭學校商店均須實行，虛耗金錢之盛大宴會一概停止，必欲舉行者，必須要十分簡單，試問日本的魚翅，金山的菓橘，以及外來

的糖菓餅乾，銷與何人，每年可省數千萬元。

(三)毀住 從今日起停止一切奢華的建築，不設奇巧的器具及用品，盡力的用國貨代之，婚喪喜慶亦應節儉，每年可省幾萬萬元。

(四)毀行 從今日起多走路，少車行，毀行並非要坐汽車者毀車不坐，是要他愛惜物力，譬如汽車有三年的壽命，減少私用注重公用，三年的壽命可增到六年，至少在此危急的時期中，不買汽車，試問外國的汽車銷與何人？每年可省數千萬元。

你看日本！他們對於歐美的物質文明，僅僅用之於生產教育及公共方面，對於私人的享用，依然故我，墨守舊法，所以他們的衣服房屋食品均是日本舊式，他們的交通學校工廠等等莫不是最新式，他們並非不愛好貨，但是自己曉得自己的力量，明白緩緊，你看我們中國！適得其反！私人的（尤其是闊人的）供應無一不是歐美的上等貨，對於教育交通等公共事業無一不因陋就簡，絲毫無進步，汽車車夫的收入，往往三數倍於教他子女的師尊，如此倒行逆施，中國如何能不窮？如何能免外侮？無怪天災人禍相迫而來了，所以我們要立刻覺悟，痛改前非，要有愛己愛人惜物惜時的精神來力行。

何謂造產，造物，造材，造兵呢？

(一)造產 大家都知道中國是農家，但是他的米是暹羅來的，棉花大麥是美國來的

，（沒有暹羅的米，國人要餓，沒有美國的棉花與麥，工廠就要無事可做）煤是日本來的，糖是南洋來的，外國的原料本來是救一時之急的補不足的，試問我們有多少金錢年年來購這大批的外國原料？所以我們要盡力生產，祇要政府提倡，恐怕上海一埠，千數百的農礦專門人材必肯分頭向各省區發展他們的才能來造產。

（二）造物 一家的富足是品物的全備，一國的富足是能供應全國人民的需要，人類是不滿足的動物，需要是隨時機而變遷的，所以國內必須要有適當品物來供應，是萬不可少的，外貨充塞的原因，是國貨不足與不良的緣故，像我們無數的國貨棉織品，都是用日本細紗來織成的，這種國貨，祇可稱之為「國工貨」，所以我們在此數年中，必須要盡力來造成真真的國貨，尤其要於軍備交通教育衛生上着力。

（三）造才 努於適當應用生產的教育，謂之造才，我們要救國，要禦外侮，要辦良好的教育，要用科學方法來生產，處處要培養清白健康的完材，這是最重要的任務，所以一方面培植領袖人才，一方面必須造就良農與良工，然後方能談到造產與造物，若無良農與良工，決談不到造出適當的產物來供應現時的需要，所以一方面要興大學教育，一方面要舉辦鄉村教育，我很望上海的有志青年，都要改變思想，拋棄上海到自己本鄉去辦教育，造出千萬萬的良農良工來造產造物。

(四)造兵 中國用五萬萬的錢來養二萬萬的兵，何以但知私鬥而不公戰呢？何以一見日本人就要退去呢？因為他們雖是國家出錢來養他們，但是他們謀生而來的，不是爲國防而來的，所以長官是注重地盤，小兵是注意口糧的，目的既錯誤，自然是不戰而退了，但是中國的兵亦是中國人，我認定他們亦有極大極偉的愛國心，所以我們的主張，在此兵臨城下危急不堪的時節，政府應當施行急不待緩的緊急訓練；一方面下全國的動員令，徵兵五百萬，作爲後備兵，大縣一萬，小縣數千，合全國一千五百餘縣的人民，五百萬不難立就，中大學的學生實行軍事訓練，小學生爲童子軍，女學生亦學習醫藥衛生等工作，此爲獨立國家應有的事，獨立國民應盡的職，難道我們中國獨能除外麼？

結論 受內亂的影響及物質文明的衝動，把全國的精華都趕到上海來，都引到上海來，人來還不算數，還要帶金錢同來，人才是腦筋，金錢是血管，抽去腦筋與血管的人，尙有知覺能生存麼？所以上海近年的興盛與內地的衰敗，適成比例，將本鄉的事業放棄到上海來買金條做公債楊地皮，是何等可悲？將本鄉的華廈拋棄偏促於寸金之地，是何等可憐？內地的人因此而愈貧困，上海的地價房價日高，人民益窮，所以旱災匪災水災及目下東三省最危急的兵災相迫而來！上海縱使安樂，豈能久乎？縱使能久，其能安乎！我實覺痛澈心肝，發此血淚的言論，深願全國一心來實行此救國的政策。

精神力救國

姚安之（錄大公報十一月三日）

東鄰日本，乘我天災人禍，國脈奄奄一息之時，突出重兵，佔據我東三省；好似晴天霹靂，將睡獅的中華民族驚醒，國人憤恨之餘，聲淚俱下，當道諸公，亦知止閱牆之爭，開和平會議，謀建設統一政府，以禦外侮，全國學生，有催促政府對日宣戰的，有主張鎮靜聽順國聯解決的，有組織義勇軍預備殺敵的，有單身投筆從戎的，有高呼經濟絕交的，紛紛議論，各是其說。

前天胡漢民先生對學生救國運動說過兩句話：「要有力的準備，勿從事於氣的發洩」。此處若誤解了胡先的意思，以為人人都荷槍實彈，才是力的準備，那就大錯特錯了。我以為此處所謂力，包括有形的力和無形的力，即所謂精神力，並非單指拳打腳踢，大砲飛機，砍刀快槍……是力，其他一切有力的效果者皆不得謂之力。如果我們說一句話，有一句話的力量，喊一口號，有喊一口號的效果，豈非說話亦能當刀槍使用而與刀槍發生同樣的力量嗎？否則出口即忘，那才真是氣的發洩，而非力的準備了！

試看甘地之非暴力救國主義，當然用不着千軍萬馬，飛機兵艦，但事實告訴我們，不能承認是無力量的，這種力就是精神力，這種力較任何力都偉大雄壯，這種力能充塞

乎宇宙之間，延長於千古之後，不像我們遇到國難臨頭時，才急起直呼，紛紛議論，五分鐘熱度發洩殆盡後，自覺責任已盡了，風頭也出了，就算完事了。

按過去的經濟絕交抵制日貨一節而言，自五四運動以迄今日之九一八，曾經抵制過幾次日貨？所得的效果怎樣？但是這並不能歸罪於我們採取的方法不對，實則由於我們大中華民族有一種健忘病，無堅強的精神力，好像三兩歲的小孩子一樣，遇到痛苦時，立時知道哭喊，過時即忘了爲什麼哭的，所以每凡一度抵制日貨聲浪稍低時，日貨銷售的數量反較平時不抵制時增多，因爲抵制之時，有許多人爲其地位名譽起見，不得不暫時節制，以掩他人耳目，一旦認爲抵制日貨口號已失時效。才敢放膽大買，以補前此之不足，緣一般高喊抵制日貨及懂得抵制意思者，多係知識份子，不若鄉下人生活之簡樸，單靠本國少數粗劣貨，不能滿足自己摩登式之需要，平日早與日貨結下不解之緣，成了日本國的好主顧，喊口號是一種時髦的行爲，到時候不得不喊，喊的時候又不得不遵守幾天，至時過勢遷，喊的口號也就忘掉了，主張也就消沉下去了，所以我國亦屢次抵制日貨，實則日貨並未受多大的影響，我們常說的兩句俗話：「兩頓不燒鍋，一頓一般多。」是兩頓飯作一次吃並不見得少吃的意思，此處可以改爲「兩月抵日貨，一月買的一般多。」由此看來，豈不是白惹了仇人而與事實無補嗎？至組織義勇軍咧，從戎咧……

尤須有精神力去統制自己的主張，才不致中輟，若只一時興奮之語，發洩之氣，是絕對不能澈底而發生效力的，須知我們所喊的口號，所抱的主張，必須經過自己認識和相信之後才能發生力量，這種力量就是精神力，我們所說義勇軍咧，從戎殺敵咧，抵制日貨咧，都要拿這種力量去統制，方能澈底，否則皆是無用的廢白廢話。

現在要去救國，組織義勇軍也好，從戎殺敵也好，抵制日貨也好，但必須有一種堅強的精神力，去統制自己的主張，由自身做起，百折不回，堅持到底，以期得到最後的勝利，我們受帝國主義壓迫時要如此興奮，壓迫解除時，仍須繼續作下去，以提高我國國際地位，這才是澈底的救國法！這才是有效力的救國法！大家以為然否？一得之愚，聊供參攷。（二十，一〇，二四於北平）

文官不愛錢，武將不怕死，天下太平矣。（岳飛）

為國而死，死亦愉快。（英諺）

一箭易摧，衆矢難拆。

斧雖小，屢擊之，堅木為例。（息士比）

甚望痛高麗之華人，毋使後人痛中國也。

抗日救國之事例

(錄十月九日時事新報)

在個人極度犧牲之信條之下，全國國民總動員，去抵抗暴力，國際之安排應付，絕對的經濟絕交，充實邊地社會等四方面，從事於抗日救國，則任何人皆有自効之可能與機會，即憂憤徬徨之同胞，輒深致疑問於其自身將何自而抗日救國者，均可獲得切實可行之答案，茲更復分別舉若干具體之事例於次。

甲關於抵抗暴力者

- 一 從軍
- 二 組織各業之民軍學生軍
- 三 各級學校之普遍的軍事教育訓練
- 四 一般民衆之防戰智識（如防毒，消防，軍令，戰時電力燈火，警報，遮蔽，窟藏，運輸，保護水道等）
- 五 看護智識
- 六 武器之運用與破壞
- 七 友敵之識別

八 援助戰士之方法

九 體力之鍛鍊

十 技擊之研究

乙關於國際之安排應付者

- 一 善用宣傳機會，無論在公開場所，或以私交關係，工商業買賣關係，或偶然湊合，或製造機會，對各國各業各級人士，申述是非
- 二 說明我國在東省確已自行切實建設
- 三 說明東省與我國生死存亡之關係
- 四 說明東省得失與東亞和平之關係
- 五 說明東亞和平與世界工商業之關係
- 六 說明弱小民族休戚相關
- 七 說明暴日實現大陸政策後與世界大勢之關係
- 八 說明侵略與共產之反應關係
- 九 說明暴日於併吞朝鮮侵佔遼吉之前後，其言之矛盾與不忠實
- 十 說明中華民族之生存力與中和性

丙關於絕對經濟絕交者

- 一 絕對遵行抗日救國會之絕交方案八項，（一）不買日貨，不賣日貨，不運日貨，不用日貨，（二）不以原料及一切物品供給日人，（三）不乘日本輪船，不以貨物裝載於日本輪船，不起卸日貨，（四）拒用日本銀行鈔票，提取日本銀行存款，對日本銀行停止收解，（五）不爲日本人工作，（六）不僱用日本人，（七）不登載日人及日貨廣告，（八）不接待日人，）
- 二 對於不遵行上列八項者之勸誡告發及制裁
- 三 對於遵行上列八項而受何種損失或苦痛者，予以同情及實際之援助
- 四 日貨代用品之調查研究製造
- 五 提倡國貨
- 六 節約生活，愛惜物力
- 七 提高生產量，減低生產費
- 八 研究應用科學
- 九 自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家庭教育
- 十 開發交通，流轉內地特產

丁關於充實邊地社會者

一 自書本研究邊地

二 實地考察邊地

三 往邊地居住

四 往邊地經商

五 往邊地興工

六 往邊地墾植農林

七 往邊地教育

八 投資邊地

九 間接輔助邊地之百業

十 接濟邊地之慈善事業及其他各種社會事業

可爲者寧止此，卽此已復爲任何人所得從事其一部，但得全國國民，隨時隨地，念於個人對於抗日救國所應負之責任，則日不足抗，國事大可爲也。

救亡誓言

國立勞動大學
社會科學院長 章淵若

（時事新報，九，卅）

自暴日突出重兵，強佔東北，舉國人民，莫不憤慨，數日以來，全國空氣，頓爲緊張，通電開會，奔走呼號，東北居民，紛紛逃亡，平市學生，哭聲震市，（二十一日平電，平中學生大會，祁斌嚙指血書暈倒，衆生哭聲震市）嗚呼國人，洪水泛濫，赤禍方熾，水深火熱，救死末遑，乃又受此重大之蹂躪，衙署被佔，官吏被擄，沿途焚毀，到處劫掠，婦女被姦淫，同胞被屠殺，暴力所屆，莫能與抗，中國何辜，竟至此極，

國人受此奇恥大辱，悲憤傷心之餘，舉國上下，究將恃何物與相周旋，與相抗衡乎，連日各處，慷慨激昂，遊行演講，凡此種種，義無可非，雖然，試徵諸過去之經驗，此固未傷彼強暴之毫末，亦未補我邦國之犧牲，試觀近日吾人奔走呼號之際，正彼長驅直入之機，嗚呼，立國數千年，居民數萬萬，養兵數百萬，曾不足以抗彼島國倭奴之入寇，秉國政者，以視其先祖開國建業之遠略，爲國民者，以視我先民創造文化之精神，誠何以對我民族固有光榮之歷史，更何以對我民族固有燦爛之文化。

彼日帝國主義，挾其大陸政策，處心積慮，伺以謀我者，由來久矣，甲午以還，清日，日俄諸役，已先後展其雄鋒，侵我屏障，扼我要害，此次之役，實爲完成其大陸政

策必要之步驟，滅亡滿蒙，騰喧已久，準備已久，朝鮮總督之更調，滿鐵總裁之易人，朝鮮駐軍之激增，鮮案萬案之疊起，均其明證，日人無論其如何之掩飾，終不能蓋天下之耳目，於此吾人所應提心吊胆注意者，東省如亡，實爲日本大陸政策野心之實現，亦即日本大陸帝國建立之開始，故東省之亡，實爲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關鍵，清日之役，我國雖敗猶能與之作死戰，反觀今日，除開會演講外，竟無與之一決勝負之勇氣與能力，推測將來，果彼野心不戢，一旦問鼎中原，恐並開會演講之自由亦無存矣！思之思之！此我中華民族最堪憂慮危險之大事也！

雖然，危險焦點，尚不在此，語云，憂患可以興邦，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故一國存亡興衰之關鍵，實繫於民心之振糜，亡人之國者，決非武力之侵略，所危者，乃其民族自身之墮落，倘使民氣蓬勃，民心團結，民志向上，則其民族自能鞏固與發展，雖有強鄰，莫之能撼，只恐民情麻木，大難臨頭，猶復漠然，則暴力之來，唯有聽人宰割而已，故哀莫大於心死，而國莫危於人心之死，暴日橫行，不足深憂，所可慮者，唯民心之死亡而已，作者靜觀默察，深覺民族墮落，已臻於極，日夜憂憤，倘使長此不振，可不待兵臨城下，國亡種滅，蚩蚩者氓，袞袞諸公，生於憂患，而復沉於私利，民窮財盡，世難年荒，彼仍稱兵作亂，爭攘搜括，不稍顧恤，甚至募捐賑災，竟有喪心病狂，

假公濟私，以快私慾，民德墮落，一至於此，可勝慨嘆！年來通都大邑之區，交通較便之處，摩登仕，書不讀，事不做，誤解歐化，習於淫蕩，不事生產，縱慾消耗，沈於男女之樂，不知邦國之憂，淫盜之劇，轟動都市，靡靡之音，普及鄉村，一般酣嬉浮蕩之男女，則復趨之若鶩，樂之若命，以快其耳目之慾！而一切社會事業，國家問題，甚至其本身應盡之職務，則均漠然不問，嗚呼，民志消沉，竟至此極，是人之侮我，抑天亡中國乎！

邇近受暴日蹂躪，舉國民衆，奔走駭惶，慷慨激昂，當已覺醒矣，惟吾人所切望於我全國民衆者，非一時之慷慨，非一時之衝動，乃爲永久爲民族國家努力，奮鬥犧牲之決心，倘仍存逢場作戲之心理，事過境遷，聲消志沉，則唯於準備全民之偕亡。

中央昭告吾全國民衆曰，「救國禦侮，乃世上最艱距最嚴重之工作」，即日本之所以有今日，有蹂躪我國之能力，何嘗未經長期艱辛之奮鬥，稍通日本史者，均知其最初之遭遇，最初在國際之地位，均與我相似，而其民族文化，素無根底，初尙乞靈於我國，今我以文化之悠久，疆土之廣大，人口之衆多，物產之豐富，氣候之溫和，以及種種建國條件之美備，奈竟一蹶不振，不能奮起，誅彼強暴，以保和平，而伸公理乎，國人悲憤之餘，思之重慮之，中國之貧，中國之弱，以及今日之禍，今日之辱，國人自取

，國人自種也，國人均不能逃其責任，均應深深自劾者也，日本維新，與我同時，而其種種立國之條件，均無一我若，然今日之一切，無論精神或物質，政治或經濟，軍事或文化，我均瞠乎其後矣，此何故乎，日人努力，我不努力，日人奮鬥，我不奮鬥，日人耐勞，我不耐勞，日人強壯，我不強壯，日人建設，我不建設，日人團結，我不團結也。

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故國之強弱興亡，實繫於人心之振靡，深望全國民衆，重創之餘，深悟此點，各下永久奮鬥，努力救國之決心，蓋去平時「萎靡，病弱，自私，害公，懶惰，貪婪，懦弱，卑怯，淫蕩，浮囂，酣嬉，愚妄之病根與積弊」只須做到此點，則國無不治，亂無不平，民無不強，恥無不雪，民族興亡，基此一念，爰於全國下旗誌哀之日，國難方殷之時，自擬救亡誓言十二條，懸以自勵，深望國人，於憤慨之餘，亦與共勉焉。

- (一) 發展國家生產，
- (二) 增加工作效率，
- (三) 充實民衆智識，
- (四) 注重科學研究，

- (五) 訓練組織能力，
- (六) 養成民族意識，
- (七) 健強國民體魄，
- (八) 加緊軍事訓練，
- (九) 誓不損人利己，
- (十) 誓不畏難苟安，
- (十一) 誓不怠惰浪費，
- (十二) 誓不購用外貨，

中國醫學院學生徐洪超留書投軍

中國醫學院學生徐洪超，於昨日上午九時，留書一封，及皮箱一只，被褥衣服書籍等物，於該院抗日救國會執委黃麗春，托黃將物變賣，充宣傳部經費，函中並聲言投筆從戎，誓死與矮賊一戰，家破人亡，生復何益云云。

個人之極度犧牲

(錄十·八·時事新報·)

——全國總動員論六——

綜觀國內外大勢，惟抗日可以救國，亦惟全國國民總動員始足以言抗日，抗日之主要方面凡四，一抵抗暴日，二國際之安排應付，三絕對的經濟絕交，四充實邊地社會，本報既逐一申論之矣，故全國國民之總動員，尤必以個人之極度犧牲為惟一信條，良以今日之事，非國恥問題，非局勢之國權問題，實為整個國家民族存亡絕續之關鍵，在此局勢之下，一家一身，根本上絕無保障，無論為上智為下愚，為鉅富為亦貧，為健碩壯丁，為老弱婦孺，為通都大邑之商民官員，為水涯山谷之漁夫樵子，日未抗，國未救，則隨時隨地有家破身亡之可能，請看遼甯豪富之瞬息僅餘子然一身者幾何人，無端死於砲火劍刃者幾何人，莫非前車，堪作殷鑒，惟無保障，何得自珍，不得自珍，甯若犧牲，身家性命猶然，况身外一切耶，故為救國而抗日，為抗日而饑寒貧苦，為抗日而饑死寒死勞頓死，飲刃中彈而死，皆應視為意中事，慷慨從容，爭為衆先，無個人之利害可計較，無室家之禍福可瞻顧，莫視他人犧牲為一己犧牲之標準，應以一己犧牲為衆人犧牲之榜樣，蓋惟各個人甘作極度之犧牲，然後有至偉大至悠久之力量，然後可免個人乃

至人人同歸於盡，日始可抗，國始可救，而民族之綿延繁榮，即犧牲所得之酬報也。

準備熱度之犧牲者，非謂不擇時不擇地不擇事不擇手段，拚一家一身，作孤注一擲，便算盡忠報國，便算心安理得也，蓋犧牲所爲者抗日救國，無裨抗日，無裨救國者，雖極度犧牲，亦復徒然，亦非謂必待一犧牲而日可抗，國可救者，始慨然犧牲之，蓋以抗日救國工作之艱鉅，詎有以一手一足之勞，一身一家之微，而事功立舉者，亦非謂必待羣策羣力，衆志成城，始值得爲羣衆中之一員，始值得與羣衆作熱度之犧牲，蓋我猶人人，人人猶我，不始之我，安望始之羣衆，然則如何，曰捐棄我個人之一切，以整個之心靈軀體精力物力，融化於抗日救國偉業之中，耐饑耐寒果爲抗日救國，飽餐暖衣亦爲抗日救國，工讀爲抗日救國，睡眠亦爲抗日救國，推一己及於燕息之家庭，操作之場所，無不視爲實行抗日救國之出發點，不虛擲一毫一厘之精力物力於無關抗日救國之事，更不任令一絲一勿之精力物力做妨礙抗日救國之事，夫殺敵致果，晷簡拮据痛快之抗日救國行爲也，國家不徵兵不宣戰，晷日軍險不再擴土甘昇行，則簡拮据痛快之機會暫不可得，抑簡拮据痛快之事果爲我所不辭，亦復非我所力求，要知到此千難萬難之地步，抗日救國在實際上已無法簡捷，無法痛快，祇有共向此艱難遠大之目標，分從各方面着手，立刻做，立刻走，一步不停，一步不歪，全神貫注，鼓勇邁進，結束全部智力體力

物力，并隨時隨地提高智力體力物力。期以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肯犧牲，不懈怠，誰能亡我國，滅我族，誰敢損我髮膚。

楊家四兄弟投筆從戎

謁蔣兩次決入軍校肄業

(南京通信) 轟動京滬的楊家四兄弟楊人偉，楊人倜，楊麟毓，楊慶燮，投筆從戎，已來京晉謁過蔣主席兩次。蔣極爲嘉獎，二十八日晨七時蔣又在國府召見楊氏四兄弟訓話，囑趕快返上海回校上課，如果真有決心從軍，不妨再來南京入中央軍學校，軍校已預備開一級特別班，專爲教練一般有志從軍的青年，楊氏四兄弟首肯，當午即回上海料理一切，準備來京，入軍校肄業云。(二十八日)

民族之戰鬥性

章淵若

——對於厲行軍事訓練之希望——

(一)中國民族起死回生之轉機 自東省事變以來，全國教育界多很熱烈的注重到軍事訓練，最近中央也頒佈了義勇軍實施綱領規定，同時在大學及中學的學生，也都武裝起來，切實地去受這嚴格和刻苦的訓練，際此外患嚴重之時，國人痛心之餘，能拋棄空洞的行爲，而注意到實際的辦法——軍事訓練，這種新的現像表示，實是中國民族起死回生的最後轉機，希望此後全國人士，對於這種新的精神，要一致堅持到底，並且要永久予以注意，加速其進行與發展，不要再蹈五分鐘熱度的覆轍，再存臨時抱佛脚的惰性，始足以永遠免除外來之侮辱，東亞病夫之譏嘲，而挽回近百年來奄奄垂斃之生命。

(二)此事早應注意 實在，軍事訓練這個問題，非至今日始應注意，早就應該注意的了，我國自鴉片戰爭後，揭破面幕，民族的弱點，已完全暴露，民族的精神也消失殆盡，五卅以還，國人外強中乾之心理，更爲外人洞悉無遺，故如濟南慘案，中東事件，及最近之萬寶山案，民氣與宣傳，已均不能收絲毫之效果，而找國人士，以無恆句安之心理，猶恃此爲對外之無上妙方，沿襲抄用，一成不變，經了幾次的教訓，仍無警惕與

覺悟，所以外侮之來日亟，而國勢之衰落亦愈甚，記得前年開三全代表大會的時候兄弟在歐洲，曾草一提案，內容論到中國兵制的改造，及徵兵實施的辦法，勸國人不要迷信國際公道，須切實培養自衛能力，這個提案，曾在本報時論欄發表，當時殊無人肯予注意，及至外侮特重，國勢瀕危之今日，國人方始翻悟前此之非計，而注重到軍事的訓練，我們，一方面固痛恨國人知覺之遲鈍，一方面復慶幸國人「見兔顧犬」，「亡羊補牢」的自新悔悟，還有「未爲遲也」「未爲晚也」之一線希望。

(三)國於天地必謀自立 此次事變發生以後，除開會，拍電，標語，口號，等例行文章外，全國的視線，多集中國聯身上，我們的政府也詔告國民，須嚴守鎮靜，靜待國聯的解決，好像仰望著國聯，國聯便會幫助中國，立刻替中國把日本軍隊逐出了滿蒙，而中國人民到可垂手安居，毫不費力地坐享其成，這種愚蠢奢望之結果，日本進兵滿蒙，仍有增無減，國聯視爲從所未有的決議案，也直等于具文，我們受了這次的教訓，便可以根本覺悟我們外強中乾的弱點，及依賴第三者之非計，國于天地，必謀自立，自強之道，自強爲急，倘使抱了事事求人的主見，以養成依賴的習性，則不但僅在外交上受到重大的損失，實在是中國民族滅亡的前兆。

(四)公理須以強力爲基礎 國人借重國聯的心理固出於依賴之習性而大都仍做着『

『公理』的迷夢以爲國際聯盟是維持公道的機關，國際條約是保障公理的工具，因對於國聯，加多了一層迷信，實在，公理這個名詞，是空洞抽象之物，它的基礎，是建築在強力上，而它的施用，也須仗着強力作後盾，國聯雖然掛了「正義人道」的招牌，然它的本身，是否有強力，還是絕大的疑問，我們就法律的見地來說，法律便含有兩種原素，一是正義，一卽強力，國際條約，國際正義，也和國內法律一樣，如果缺乏強力去執行，卽等於不兌現的支票，絲毫不會發生什麼力量。

(五)中國當務之亟 中國在列強的會議上，早已做了公理的犧牲者，我們沒有強力作爲後盾，而但求公理的伸張，在自己歷史上，也從未有此便宜事，徐偃王宋襄公輩愚蠢可笑的行爲，儘足爲我們的炯戒，本不待這次事實爲我們的證明，所以，俾斯麥曾說，『公理不可恃，可恃者惟鐵與血』，中國古語也說，『弱國無外交』，這種堅決否認公理的論調，頗值我們的注意與反省，兄弟在此並不是崇拜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也並不是淺薄的贊揚軍國主義，我認爲世界上一個民族求生圖存，自有它共同的原則，適者生存，劣者淘汰，卽以動物來講，龜是素受人類的輕視，然它的生存年齡極長，它有堅固的甲殼，以作它保護生存的工具，我們自維新以後，士大夫天天講堅甲利兵，國家財政的支出，大部也化於堅甲利兵，但是，到今日甲還是沒有堅，兵還是沒有利，毫無一些保護

民族生存的辦法，大家恥言龜，大家恥爲龜，然而連龜都比不上啊，這不是隨便說笑，而是一個生物學上的大原則，其他植物也是如此，難道我們立國悠久的中國，受了幾千年文化的人類，竟沒有它的適應環境的能力，求生圖存的方法，我們積衰不振，處處受人侮辱，實不能不痛悼我們的民族，武勇精神，和戰鬥能力之喪失，本來「武」字的解釋，就是「止戈」，但歷來一般的見解，多誤會了「止戈」的意義，以爲「止戈」是不動干戈，不動干戈才算得「武」，照這樣說起來，則此次的「鎮靜」和「無抵抗」，坐看着喪權辱國，也算得「武」了，豈不是大笑話，「止戈」的本義，我們當從兩方面講，（一）對內，是「止」自己的「戈」（二）對外，是「止」他人的「戈」，換句話說，「止戈」是禁止國內的爭亂，安定社會的秩序，與抵禦國外的侵略，打倒世界的強權，能做到了這二個目的，才能完成了「武」字的真諦，所以我們所講尚武，並不是倡軍國主義，而是要恢復和伸張我們民族王道的文化，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千鈞一髮之際，公理是救不了我們的滅亡，依賴惟有促我的墮落，則除了培養民族戰鬥的習性，鍊鍊保障王道的強力，積極備戰，努力奮鬥，便沒有競爭生存最後自救的方法。

（六）兵者國之大事 法國近代公法學家狄驥氏，是現代的實證的最偉大的法律學家，狄氏講法律，最反對威權，但是他論國家之起源，則又承認強力，他說一切國家之產

生，祇因人類之有強弱，強弱之存在，即被治與統治兩階級之所由生，這是一種自然現象，是一種事實，古語云，國之大事，惟祀與「戎」，可見注重軍備，自昔已然，即如主張感化政策的孔子，平素雖以仁義爲訓，但一旦講到爲政，也不能不以「足食足兵」爲基本問題，不幸，歷來專制的君主，根本違反了「武」字的原則，沒有認清立國的要素，把兵力看作「馬上立功」，「奪取江山」的工具，要「馬上立功」，便「奪取江山」，「奪取江山」以後，就可以不要「馬上立功」，於是軍備可以廢棄，功狗可以殺戮，以「治世尙文」「亂世尙武」偏面的愚民政策，養成一般士者之類無用的廢物，專供嗾使，粉飾太平，卒致內外交迫，毫無抵抗，而全國民衆，也完全僵化，我們翻開了歷史，每見歷朝當開國之際，靠着軍力的聲威，都有些蓬勃的氣象，一到中葉以後，頓入衰頹的危境，這種可痛的史實，便可證明偏面文治的愚民政策之毒害，

(七) 民族盛衰之道 這一個民族盛衰的道理，不但中國歷史，是這樣解釋，世界各國，均是如此，斯巴達的小孩子生下來的時候，便須送往軍官處去受體格的檢驗不及格，則不准生存，這嚴格強種的政策，便造成了斯巴達在歷史上的發展與光榮，德皇威廉有次到小學去參觀，即勉勵他們要鍊成強健的體魄，男強，可以服兵役，女強，可以產健兒，德國之所以強盛，亦是得力於此，反過來看，古羅馬的文化，曾盛極一時，在世

界文化史上，自有他光明燦爛的地位，但因民氣的萎靡，卒陷羅馬於衰亡，日本從前也是很弱的小國，受盡人家的欺侮，但在明治維新以後，改良政治的組織，厲行軍事的訓練，卜下一致，舉國同心，充分發掘其「武士道」與「和魂」的民族精神，中日之役，首敗中國，日俄之戰，復勝強俄，遂一躍而居世界頭等強國的地位，上海天通庵車站旁，有一所日本陸戰隊的大本營，我到上海常看到他們練習鬥爭的情形，暴哮之聲，如同虎狼，在自己國土以內，看到異族這種情形，聽到敵人這種聲音，凡是深識民族利害，未失民族精神之人，應覺如何的痛心，應思如何的奮鬥起，

(八)國民心理之弱點 從前面理論的系統裏，我們已可明白民族適存的道理，而各國復興發展的史實，又復證明了這個道理的確切，時至今日，勢迫至此，論理，我們應該認識這一個原則，效法各國，亟起直追，然而事實上，一般國民仍是麻木不仁，不能澈底覺悟，中國民族衰老了幾千年，國民心理的弱點，也隨時代而加增，幾乎對任何問題，總是不能有深切而正確的認識，單就這一個問題而論國民心理上，也有許多不可否認的弱點，而這些弱點，又都是民族衰落喪亡的病根，(一)輕兵，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公理的伸張，正如法律的執行一樣，須有強力作他的後盾，而中國人自小就受了「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思想所支配，崇尚王道，極端的厭棄武力，排除戰爭，殊不知

王道受霸道侵害時，也不能不以武力作保障，(二)尙文，中國文字對於武字，本來有很好的意義，都是中國人民，對於武字，從未有確切的了解，因為沒有確切的了解，所以大家不是妄用了武力，便是漠視了武力，歷來的君王，都以武力是奪取江山的工具，其上焉者，也不過以之威震遐邇，以滿足其好大喜功的虛榮，及至天下太平，便根本廢棄武力，甚且壓抑武力，深恐強者蹶起，動搖其萬世一系的霸業，因此便有亂則尙武，治則尙文的愚民政策，把人民的精神，人民的勇氣，全部的壓了下去，而人民也潛移默化，偏面的尙文，根本漠視了尙武的意義與功用，(三)萎靡，輕兵尙文的結果，便弄得民族衰弱無力，萎靡不振，男的以文質彬彬爲風雅，女的以弱不經風爲美觀，這種心理與形態的表現，實在是民族垂死的徵象，更何來攘外禦侮的能力，國危至此，一般摩登仕女，仍復沉於歌舞男女之樂，無惕懼之思，無知恥之勇，這樣灰色化的民族，誠何能適存於天地，(四)空想，自己既毫無實力去促進和平，便一味的空想，在自己焦頭爛額，不堪收拾的時候，鼓吹什麼世界主義，什麼國際主義，甚至好高騖遠，譏民族主義爲淡薄而偏狹，而不知在歷史演進的階段上，欲平天下者，必先治其國，倘然自己人民不振作，領土不完整，主權不存在，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自己民族既經衰亡，或消滅，更何有於天下，何有於世界，(五)懼外，以前中國當閉關自守之時，往往夜郎自太，輕

視外人，迨海禁大開，外人紛至麇集，佔據我商場，蔑視我人民，致釀成義和團仇外的風潮，泊八國聯軍役後，中國惕於帝國主義之淫威，處處承仰外人鼻息，於是死心塌地去媚外，近來更每况愈下，對外上下都抱着恐懼的心理，甚致在抗日高潮之時，許多血氣方剛的青年，也會聞風而逃，我們研究國人對外，心理歷史的變遷，由輕而仇由仇而媚由媚而懼，足徵民族精神江河日下，倘不自強，前途更不堪設想了。

(九)國民自勵自勵之時 我們從國民心理，弱點上，來觀察我國這次所受的恥辱，所遭的慘禍，實在可說我們國民自作之孽，中國古訓話，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則我們此時實祇有自勵自勉，尙何怨天尤人，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民族，曾有過光華燦爛的一頁，而爲了我們後人自亡的墮落，把他全部都破壞，我們這樣不長進的子孫，如何對得起我們的民族，如何對得起我們的歷史，如何對得起我們的文化，早一個月前，上海抗日呼聲還正當高烈的時候，有聽到日本要占領關北的謠言，便倉皇失措，聞風還不是望風而逃，一霎時把國民心理的弱點，完全暴露無遺，這種卑弱的行爲，懦怯的舉動，如果通國多是如此，還怎樣去抵抗得日本，莊子有云，「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我們現在的心已死了，我們除了對於以前的過誤，深深自勉，對於現在的責任，擔當去做，痛革前此之非，蘇活已死之心，自己努力，自己奮鬥外，還仰仗着誰

來，天助自助者，國際聯盟，不過是第三者，我們何能責備求全，我們自己且不能冒死抗日，更何望旁人去殺敵致果，即使國聯能爲我們解圍排難，在一個獨立自強的國家看來，也未必是光榮。

(十)民族生死關頭切實自救之道 所以今後，國民如果能澈底的覺悟，下救亡禦侮的決心，則唯有自助自強，充實民族自衛的能力，因此，我對於現在教育界加緊軍事訓練，認爲與中國民族存亡興衰，實有重大的關係，不禁抱了無窮的希望，中國以前受了專制時代愚民政策的影響，以致把民族的戰鬥精神，自衛能力，完全消失，這是最可恥，亦是最危險的一件大事，想到此處，我迴想起從前旅歐時期的一個印象，比國在歐西是很小的國家，他的國內包容了兩個民族，一爲華龍，二爲佛蘭夢，這兩個民族的學生，各戴着不同式樣的帽子，以作他們種族的標識，在感情衝突的時候，時時發生械鬥，甚至火拚，這種戰鬥的精神，雖似太近乎偏狹，不合大國的風度，但以視我國懼外的心理，聞風而逃的行爲，覺得他們的精神，頗值我們的欽佩，而其所以能抵抗德國之攻擊，和永久屹立於強國之間的原因，也莫非這種精神的堅持與發揚，於此，我們益感民族戰鬥性的培養，實爲民族生死關頭，國民切實自救之道，因此我對於軍事訓練，也抱了無限的希望，而全國民衆，在切實受軍事訓練的時候，尤應認清民族的環境，痛除萎靡

衰老的習性，以最後之決心，最大的誠意，受這嚴格的訓練，並且要切實注意人人做到最低限度的以下三點，（一）戰鬥的勇氣，我們要抵抗外來的侮辱，必先養成戰鬥勇氣，人人要具着「力拔山兮」的氣概，與「視死如歸」的精神，從前李廣到山中去射虎，把石頭誤認爲虎，一箭竟射了進去，等他曉得了石頭以後，任他怎地射，都射不進了，這射石沒羽的故事，細細推想，實含深切重大的意義，蘇東坡有一篇筆記說，有天晚上他返家途中遇虎，但當時未覺察，不以爲虎，從容行過其旁，虎亦未敢傷害他，從這兩件事，可知勇氣與實力，有密切的關係，曹劌也說，「一鼓作氣，再而竭，三而衰」，所以我們愈是當着大敵臨前，愈要一意振作，不可氣餒，大家祇要抱着必勝之心，自得操必勝之拳，好像李廣射石，祇要當他是虎，便能一射沒羽，東坡遇虎，祇要不當爲虎，虎亦不敢傷人，如果對於敵人，自先存了彼強我弱的心理，則氣志已餒，雖有實力，亦難取勝，（二）戰鬥的體魄，中國人的身體，太虛弱了，兄弟歸國之時，在途中發生一個極大的感想，當我們的郵船，過了新加坡，尤其是過了西貢，船中的情形，便起了一個變化，每天清朝，卽開滿船咳嗽聲大作，竟不能成眠，我便很覺奇堅，原來前此船上祇有西洋人，現在已添了許多中國人，所以咳嗽聲就多了起來，這可見中國人的身體，比較外人要衰弱得多，照這樣衰老虛弱的體魄，安得負起對外戰鬥的使命。收殺敵致果的功

効，所以，我們不但要有戰鬪的勇氣，還須要有可用的體魄，德皇威廉說，『若要強國，必先強種』，這也是一句值得注意的民族自強的格言，（三）戰鬥的精神，從前史可法領兵之時，七日夜不眠，拿破侖作戰之際，每夜亦僅睡四小時，這種刻苦奮鬥的精神，實是值得我們効法，我們既願嚴格受軍事的訓練，生活應就當一律軍隊化，慣受勞苦的訓練，習練敏靈的動作，一方面體魄可藉以鍛鍊，而作戰的勇氣也可以得實地的培養，如果，我們充分地做到了上面的三點，民族的戰鬥精神，自衛能力一天一天發揚，則外侮不要我們去抵抗，也就會自行消滅，倘仍是高呼空洞的口號，迷信空想的主義，拋棄了民族，蔑視了民族，不圖民族的自決和自立，自存與自強，而長此持守媚外與懼外的心理，則挨到最後的一步，再想用什麼主義或方法，已決救不了中國。

一德一心同赴國難 或先或後誓逐倭奴
從此臥薪嘗胆 及今發憤圖強
二十世紀有強權無公理竟使倭奴恣蠻暴
四百兆人齊步伐堅決心誓將熱血保河山

中日作戰觀察

柳叔戎

此次日本進襲東北事件，國人自應堅忍沉着，守秩序，遵守政府之領導，以待國際公理正義之解決，但對於萬一開戰後，雙方之利害，彼我之長短，亦應分析共同研究，免失去審辨力及民族自信力，中國承災亂之餘，自是不宜於開戰，而在日本現時之情勢，亦並不宜於開戰，中國為整理休養計，自應當擁護和平，不能輕於求戰，但應鄭重說明者，並不是不能與日本對敵，現時論者，每激於意氣，或矇於籠統舊式之淺說，殊影響國人之審辨力及民族自信力，故就軍事政治經濟外交等之客觀條件，一申論之。

此次中日如果不幸而不免於開戰，則其勝負及兩方國之變化結果究何如乎，吾意在未開戰以前，中國有痛苦，日本無痛苦，開戰以後，雙方均有痛苦，戰事初期，中國之痛苦大，戰事尾期，日本痛苦大，戰事結局，日本必降低其國際地位，而喪失其四十年來侵得之屬地，及一切不正當之利權，至中國之國勢如何，則視國人覺悟之程度，及政府之措置如何以為斷，或則混亂延長，淪於破碎，或則因發揮自治自衛能力，及能擁護和平之民族精神，而增進其國際地位，試分論之。

(甲)中國首都，現已不在北平，日本兵力決不能進佔可以挾制全國之決勝地，如果

戰事一開，則中國將永無屈服求和之一日，在日本則永無完成勝利之可能性，此兩國人民急應明瞭者一也，舊式戰爭，在戰略上之攻擊目標（即認為可得勝利結果者）概在敵國之首都，因為一國首都，必經過長時期之經營，為全國政治，文化，經濟，交通，之總樞紐，倘被對方攻陷，則將蒙絕大之損害，或致不能統一活動，再行抗戰，故不得不屈伏求和，承認苛刻之條件，在對方即可完成其勝利，當民國四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時，中國首都是在北平，當時日本可就膠濟路，津浦路北段，與平奉路，渤海灣等處，同時進兵，或能於短時期進逼北平，而中國軍隊在未集中以前，已有失陷首都之顧慮，是時未開戰之最大原因，其實自交通進步，無線電發達後，離開首都亦易發布號令，遷移都會，並不十分困難，現在中國首都，已不在北平，因連年革命，已成一特能久戰之特殊國勢，試問日本兵力何能進佔可以挾制全國之結戰地區，中國有何人肯代全國簽定屈服罷戰之條件，戰禍綿延，日本終之生命，又何能取得勝利之結果。

（乙）舊時判斷雙方，勝負，只比較雙方之兵力（即陸海空軍兵員器械之數量質量等屬於總動員者是）自歐戰後，判斷雙方勝負者，不注重較論兵力，而重在比較雙方之國力，（凡屬補充戰場維持作戰力之事物均屬之即人口土地物產是）識者已公認之，因實戰有不可預測之危機，兵力並無絕對之優劣，每有兵力明明精強優勢，而因天時人事偶然之

乖變，以致慘遭覆敗者，在戰史上實不勝枚舉，至國力則有絕對之標準，必人多地大物博者，始能久持，而操最後之勝券，歐戰時，德國之兵力未嘗不強，在戰場上亦曾佔長時期之優勢，徒以國力不繼，而不能不終於挫敗，不能不放棄以前之佔地，承認賠款者，是其明證，是知勝敗惟視最後之判決，凡舊時所重之動員迅速，佔得先制利益等，在現代已無若何之價值，（戰初襲奪之地，敗後仍須退還）日本兵力不能絕對優於中國，中國之國力則能絕對優於日本，中國視數十萬人作戰爲常事，邊省都市，被日軍蹂躪者已經數見，開戰後再無退讓之可言，至少可以支戰五年至八年，無屈伏求和之必要，軍隊補充數百萬，人口絕不稀薄，試問日本戰至一二年後，國內成何形態，軍隊如傷亡至一百萬，能否不起恐慌，此兩國人民急應明瞭者二也。

（丙）就兵力比較，日本海軍空軍，現時優於中國，但均只作助戰及擾亂之用，究非決勝負之兵力，中國尚有方法對付，並不能多有效用，至於決戰之陸軍兵力，則中國確優於日本，試分析之，（一）飛機炸彈及兵船之砲彈，所能達到之地，不過能予對方以恐慌損害，究不能認爲自己之佔領地區，去年在豫魯作戰時，中央軍曾日日以飛機飛到鄭州開封等處，亦不過每日盤旋往返，其拋擲炸彈實際損壞之人與物，合數月之總計，數量亦甚微小，日本現在之戰鬥飛機，總數亦不滿千架，中國就儲藏之富力，於短期擴練

較日本優勢之空軍，亦未嘗絕不可能，(二)日本所最自恃之海軍勢力，現已表現無遺，其實中國領海內並無多自國之商船，以延長一萬五千里之海岸線，並非日本海軍兵力所能封鎖，因世界通商之關係，亦非日本所能封鎖，至其在內河之兵艦，最大限只能作擾害之用，因其本身之價值太貴，雖能發砲損害對方，但倘遇對方之砲擊或轟炸，則損失將不易抵償，且兵艦不獨船身之甲板不能過厚，其上面對空中之防禦極為困難，計一架飛機之價值，不及一隻兵艦兩百分之一，而拋炸命中時，乃能使其破毀，近年已有人主張中國暫時不必擴練需費太大之海軍，應迎頭取巧，趕練優勢之空軍者，此時若趕製飛機，亦更可制止日海軍之活動，且亦可用以擾亂其後防，可見日之海軍對中國並無若何之效用，(三)陸軍係決勝敗之兵力，在質量上，日本似較優於中國一兩分成色，在數量上則中國過於日本者已不止六七倍，日陸軍所用器械，與中國正式軍隊所用之器械，相差之成色甚微，依最新式最高度之標準，日陸械約有九分成色，中陸械約有七分成色，其實在實戰上器械稍微差別，影響甚小，並無多關係，試看中國共匪所用之器械遠不如國軍之器械，而對戰時期，關係甚微，遲延至今尚未消滅，又如去年作戰，西北軍之器械不及中央軍之器械甚遠，而經久戰之試驗，並不發見其戰鬥力之低薄，且兵器之效力，每因戰術之變換而大消滅，統計實戰之傷亡，惟於向敵陣地正面衝擊之短時期，敵械

始大顯其效力，中國在主持久戰，向敵陣正面衝擊之時機甚少，又在內國作戰，必能多得抄擊與夜戰之機會，爾時專恃火器之日軍，必且見其短絀，到是日軍不利持久，常須向正面求決戰，其傷亡必反較中國軍隊爲多，(四)日軍官兵教育程度，本較中國整齊，但實戰上所發生之關係亦少，卽如去年在豫魯之戰，中央軍之官長多屬學生，西北軍之將領及中下級幹部，則概多行伍，而經久戰之試驗，並不見得行伍卽不如學生，是其明證，日本以二十餘年未經實戰，長於紙上談兵之軍隊，與久經實戰之中國軍隊相比較，其質量上實未必較優，吾以爲中國現在正式軍隊最大限，以一萬五千人定能敵日軍一萬人，或更以少數戰勝其多數，亦意中必有之事，(五)日本現役軍之總數，不過二十二三萬人，所謂後備及國民兵者，亦略與中國民團及熟觀實戰之壯丁之能力相等，計算開戰時，其能出到中國作戰之兵力，並不能到四十萬人，其每一路之兵力不能在五六萬以下，(多亦不過十二三萬人)各路之間隔不能太遠，最多不過五路，向中國北部進兵，並不能向中國南部進兵，因其如向南部進少數之兵，(或冒險以一路入福建)則只能得送械之結果，若徒擾亂海邊之村縣，則又復有何益處，其進入東省之軍隊，以東省及燕晉之兵力，滿可對付之，進入山東之軍以豫魯之兵力，滿可解決之，再由內地增加軍隊至東省，將進入東省之日軍解決後，卽直追進入朝鮮，以助韓人之自立，亦並無絕不可能之天

限，(六)論者，每沿舊時觀念，悚於日軍集中迅速，謂其全國軍隊，能於若干時集中完畢，慮中國兵力不易集中，不知日軍渡海到中國地境作戰，其集中並不能如是之迅速，而現時中國幾於遍地皆兵，沿海任何省份，均不難迅調十萬軍隊應戰，有何全國集中之必要。

(丁)所謂毒氣並不如傳說者之怕人大砲炸彈等實傷之力究有限度，國人有悚於日方用毒氣砲者，其實毒氣所佔之空間甚小，有效時間亦暫，其效力甚微，且係世界禁物，日雖野蠻，當亦不敢常用，中國兵民對複雜之防禦方法雖不易普遍，而對於毒彈來時，用以水(或尿)浸濕之手巾，(或布片)自掩其口鼻之單簡常識，亦豈不易普遍哉，至於砲彈炸藥等，亦係貴重不易帶運之物，威嚇之作用雖大，其實傷之力，實亦有限，中國如傅作義之守琢州，蔣世傑之守信陽，劉玉春之守武昌，均曾受長期之砲炸矣，各戰地之被毀壞者，究有幾何，去年在豫魯作戰，聞中央軍在杞縣以東，亦曾調集百數十門之大砲，集中火力以攻射一個村堡，連放一兩小時之久，消耗價值約兩百萬元之砲彈，而其結果，並未使全村陷坍，縱令集日本全國所有之砲彈炸藥，亦不能擊沉中國兩三縣，所能給予中國之損害，比較此次大水浸沉數十縣者，未必更能加多。

(戊)日本襲佔邊地省城，並不能認爲已得全省，即每一縣城駐日兵一營或一連，亦

並不能即統治該縣，縱令中國軍隊退讓三四省之地區，以日本全兵力亦將不敷分布。中國患匪者份，動以十數萬兵員，而虞不敷分配，日本以敵人地位又豈易爲壓制哉，如中國軍隊久戰不休，又有何餘力，再行壓制地方民衆，日本民族意志堅強之現時代，遠越國境，而行無理之侵戰，徒以其自取覆敗而已。

(己)外交上日本違反全人類之心理，破毀國際間之規律，終必身受創痛，有人見國際間無迅速制裁日本之實力，遂失望以爲公理果無效力者，或謂日本另有勾結，可用利誘威脅，轉移國際視線，使列國不致過問者，在日本亦有英不能戰，美不敢戰，俄不肯戰之論調，其實國際情形，並不能如是之單簡，現世界正有遏止戰禍，壓惡暴力之怒潮，日本究不能離開地球而生活，歐戰後世人鑒於戰事之過於慘痛野蠻黑暗，均有戒懼厭惡之心理，所以接連有非戰，軍縮，國聯之約議，雖尚無多實蹟，而人類共同之心理傾向，則大可表見，日本此次之劫奪橫蠻，實將摧破國際間之一切規律，若終無實力之制裁，則國際間將可不再談理性，甚至連外交官亦不必派遣，各去整兵，人類專以相屠爲事，亦復成何景象，試問人類誰不寶愛此和平之曙光，而願轉入黑暗野蠻之世界，列強誰不願國際間有規律，而願混戰之再臨，日本此次以強盜形式，襲奪藩陽，從前與俄國戰時，亦係未宣戰之前，即襲撲俄之艦隊，其不講信義，蔑視公法列國亦未皆健忘，與

渠私約，亦復有何效用。中國民族之富於信義根性，外人已能認識，若使中國能維護和平之政府人民，更瀕絕境，於列國亦只有害而無益。中國此次被迫作戰，一方基於自衛，另一方仍是盡會員國遏止暴力應盡之義務，別國縱不能出兵，而在道德經濟上，自不難得其同情援助，現世界中，又有何國能同情於橫暴之日本，任其併吞雄長，再來危害全世界，若至引起戰爭，則敢斷定日本之覆亡更速，現在各先覺國家，及其能為全人類謀福利之領袖，均應努力，早以實在力量，制裁日本，不使戰事發生或延長，不使世界和平之曙光，轉趨黑暗，則是向世界大同之正道進趨接近，全人類均利賴之。

(庚)現在日本國民，及其有識之學者，應速努力糾正遏止其武人及貴族之橫暴，能早一日發生效力，即能多保存一分國脈原氣，能制止戰事不開，則其本國及屬地均可不發生搖動，戰至半載，其屬地必起動搖，如必待至水窮山盡，則其本國及民族之生存，必至發生危險，吾意開戰後，彼非放棄武力侵略政策，別無圖存之途徑。

(辛)中國與日本開戰後，共匪勢力並不能再行擴大，因共匪係在地形複雜之匪巢內，軍隊進剿則不容易，如使之出到都市，則又易於撲滅，去年國軍在豫魯作戰，江西僅留十八師及五十師等兩三萬人之兵力，鎮攝全省，經過甚長之時期，匪勢亦仍與其他時間相若，當時湘鄂留兵亦少，匪勢亦略與其他時間相似，現在剿匪軍隊雖多，而因政潮

及其他關係，連續進行搜剿者則甚少，此時湘省已無多匪，贛鄂兩省即抽一部兵力，亦不生若何變化且對日作戰，並無須使用鄂贛之兵力，即使用，亦可由川，滇，黔，桂，之軍隊填補之，亦復有何關係，且共匪數內，脅從者居多，真正喪心病狂，醉心自相殘殺，必欲斷送祖國者，究居絕對之少數，又共黨常重宣傳假借理論，亦畏失去人心，若中國正與日本拚爭生死時，仍復肆虐擾亂，則更難得民衆之同情，更難成事，屆時如政府對於脅從，寬其自反，則肅清或反較容易，亦未可知。

(壬)中國如與日本開戰後，並不易再起內戰，本來國內之政爭，恰等於家庭之詬誶，愈理愈不能清，轉移精神對外時，不理亦相安無事，中國十數年來之內戰，每係爲日本扶助反政府派之操縱政策所助長，現在國人已經覺悟，加之此次日本幸災乘危，更爲國人所痛恨，若以連年內戰所犧牲之生命財產與日作戰，恐日本早已不支，現日本仍欲利用反側，欲使中國人再自相殘殺，恐已失去時間性，即按照本年政爭之方式（始則不討伐不出兵繼則輕意見重團結，）已表見國人有覺悟之象徵，如中國與日本以生命相搏之時期，縱有少數喪心官僚軍閥甘受利用，亦斷難得其下屬及國人之擁護同意，何能輕易再起內戰，到是外戰不生，內戰不息，則反爲滅亡中國之絕症耳，中國如能認真團結，破除重關係拘資格之惡習，在軍事及政治上，選任能應此非常時代之真才，以發揮能

自治自衛及能擁護世界和平之民族精神，而增進其國際地位，亦決非不可能之事，按中國當此災亂之餘，自不願再起戰禍，吾亦爲祈禱和平之一人，惟日本武人，得意自忘其面目，抹煞環境正義，必求一戰，儼似其自身之皮肉早已變成鋼鐵者，而中國論者，又每不分析彼我之短長輕重，多囿於舊時觀念趨於頹喪，特恐影響於民族之自信力，故以國民資格率意與國人一商榷焉。

鐵血團北來

馬和尙隨行

(濟南十四日下午八時發專電)十四日晨鐵路大學請願團百八十五人過濟返平，據談結果圓滿，同時鐵血救國團先發隊十一人，由團附宋度率領抵濟，揚州和尙馬巨峯亦偕行，當晚該團全團七十一人由團長熊冲率領赴平，謁張後赴黑，據馬巨峯談，雖爲僧人，鑒於日本欺我太甚，學生尙有愛國熱忱，何況我輩，世外人固不應開殺界，但熱血良心衝動，甘犧牲個人，喚起同胞。

日禍之由來與中國應取之方針

(錄十月十號新民報)

龔德柏

龔德柏先生對於中日關係及滿州問題素有深切之研究，民國十七年張作霖在皇姑屯與瀋陽間火車上被日人炸死時，先生適供職上海申報，對於日方陰謀，多所據發，並著日本人謀殺張作霖案一書，將日人刺張之目的與證據，發露無餘，爲關於中日問題不朽之名著，是篇就歷史的眼光，暢論日禍之由來與中國應取之方針，沉着確切，非時論之隔靴抓癢，漫無實際者可比，特爲介紹，以供快睹，幸希讀者注意，舊茂附識。

一，侵略爲何而來

日本佔領遼吉兩省，在一般人觀之，無異青天霹靂，然在留心觀察日本情形者，早知其必有爆發之一日，作者自數月前，卽感覺形勢之危險，最近對於當局，亦曾有所陳述，惟曲突徒薪之謀，既無從實行，而今不能不爲焦頭爛額之人也。

自俄日戰後，日本在東三省獲得種種權利，並加以民國四年二十一條時大加擴充，在當時日人之意，以爲有此特權，東三省無異爲日本囊中物，生殺予奪，操之日本，不料時過境遷，東三省事業之發展，竟有出乎日本豫料之外者，譬如四洮，洮昂，瀋海，

鄭通諸鐵路，在昔日本視爲南滿鐵路之營養線者，自打通路成，而形勢一變，自前年金貴銀賤風潮起後，而形勢又變，從前南滿鐵路之營養線，竟變而爲競爭線，致使南滿鐵路大受打擊，幾致無法維持，使將來葫蘆島築港工程成告，中國鐵路所運之貨物皆能由葫蘆島出口，則大連之形勢又將大變，如此，則日本所視爲經營滿蒙之總機關大軍港，及南滿鐵路，失其大效，而日本之大陸政策，特受重大之打擊也，日本席捲大陸之計劃，本大連與清津，南滿路與吉會路并重，蓋非如此，不足以制中俄之死命，然非開通吉會路，則清津港乃爲廢物，故日本大陸政策之成否，實繫於吉會路之能獲得與否也，查吉會路係由吉林省城至朝鮮會寧之鐵路，全長約二百七十英里，清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中日圖們江界約第六條規定中國將來將吉長路展至會寧時，願照吉長路辦法借日款一半，惟何時修築，由中國政府自行決定後再與日本商定，該約雖規定須借日款一半，然何時修築之權，仍完全操之中國，若中國政府認爲現在非修築之時機，則固可以不修築也，惟日本以其關係大陸政策之成否，固即望其即時修築，中國則認爲時機未至，不願修築，張作霖被日本炸死後，日本即謂張作霖曾允彼於一年內修築，曾向張學良氏交涉，張則謂毫無憑證，不允日本要求，近年來日人所謂滿洲鐵路交涉，吉會鐵路即其主要目的之一也，惟吉會鐵路究竟關係中日兩國如何，國人或尚未悉，茲略說明於後。

今假定吉會路成功，在會寧與日本現有之鐵路聯接，可以通至朝鮮東海岸之清津港，再由清津可以輪船至日本北部海岸之敦賀，再由敦賀經鐵路至大阪，計由長春至大阪間，其陸路四百零六英里，水路四百七十五英里，約費五十一小時，較之由長春經大連至大阪，其陸路五百三十五英里，水路八百七十英里，共費九十二小時者，相差約一半之鉅，且其所經水路，係在日本海內，東有清津海峽，西有對馬海峽，以爲之防，只須稍加防備，他國艦隊不能飛入，故其航路極其安全，而且省時省費，較之由大連至大阪，須經外海，防不勝防，時時有受他國艦隊威脅之虞者，有天淵之別，假定吉會路開通，日本與他國開戰，日本海軍卽被他國擊破，日本尙可由日本海運輸東三省之物質，以供其軍資食糧之用，并可將其大陸軍送入北滿腹地，以威脅中俄兩國，日本可立於絕對不敗之地位，較之歐洲時德國被人封鎖，因物質不繼，終致失敗者，完全不同，故吉會路係日本之國防鐵路，亦卽中俄兩國之致命鐵路，日本之必奪取，中國之不任日本奪取，皆有其絕對理由也，以上所述，係僅就軍事上之地位，至經濟上之地位亦足驚人，蓋吉會沿線，有豐富之森林，可以供給日本二百年木材之用，有大宗煤礦，含藏極富，且其礦質可以抽取煤油，木材與煤油，皆日本所最缺乏者，每年有二萬萬元以上之輸入，若此路開通，則木材煤油，皆不須仰給他國矣，况日本海軍所用之煤油，平時雖可仰給

他國，一旦開戰，他國即斷其煤油之供給，日本海軍即成廢物，故必須開通此路，以圖煤油之自給，是又由經濟問題，而變爲軍事問題也，且此路與中東路線平行，清津又爲不凍港，一旦開通，則北滿貨物皆將集中此路，而中東路東線及海參威皆成廢物矣。

據上所述，南滿路與大連之運命如彼，而吉會路與清津重要又如此，故日本軍閥，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以求其政策之貫徹，預料在日本軍事佔領期內，必極力完成吉會路，蓋吉林至敦化間，已由日款修築，天寶山至圖們江間，已有輕便鐵路，只敦化至天寶山間六十五英里尚待修築耳，日本此次之佔領遼吉，即不能達到其併吞之目的，只須完成吉會路，其結果已足以影響世界之命運矣。

二，佔領陰謀發展之經過

日本併吞中國，既爲一定不變之方針，而其政策之成否，又繫於南滿路之能否發展，及吉會路之能否修築，故日本軍閥，爲實行其大計劃，早擬佔領東三省，惟國際關係不容許耳，直至本年，日本軍閥已不暇顧慮國際關係，即決定實行，故製造種種挑釁事件，如萬寶山事件，當時日本軍閥擬藉此挑釁，以中國之應付得宜，未得實現，繼之而起之朝鮮大屠華僑事件，亦係日本軍閥整個之計劃，意在藉此挑起中國國民之報復行爲，日本即可藉口啓釁，又以中國國民之文明對待，使日本軍閥大失所望，最近又藉中村

事件，以便開釁，先是七月間，日本軍閥謂，有陸軍太尉中村震太郎，被中國軍隊殺害，外務省恐軍閥藉此鼓動風潮，乃對各報館下令禁止登載此事，陸軍大臣南次郎，對外務省之禁令，甚爲憤慨，故於八月四日在師團長會議席上，公開發表，并鼓勵各軍人完成其對華任務，此種論調，無挑戰，使在歐洲，必致因此惹起戰爭，自此以後，各報公然違反外省之禁令，公開爲軍閥宣傳，以鼓動日本僑民，而軍人之『膺懲』中國論，一時風起雲湧，鈴木少將公然聲明，在滿蒙問題未解決之前，不能縮減軍備，武川少將在高由演講，謂中村事件爲日本之國恥，而第九師團司令部，竟用軍用飛機，在金澤市上，散發傳單，主張國民奮起，保護滿蒙特殊權利，其他佔領滿蒙之議論，遍於全國，而日本軍人在大連歌舞技座，（即戲園）所召集之大會，會場竟無立錐餘地，其盛況爲從來所未有，日本軍人如火如荼之氣燄，已至不堪收拾之境，加以政友會要人森恪，新由東三省考察回國，公開聲明，謂日本在滿蒙之特權，瀕於危險，非用國力，不能維持，政友會接受其報告，認爲政綱，於是政友會已成爲戰派，而外交問題，遂被利用爲政爭之具矣，民政黨議員之野心派，見此問題被政友會利用，恐政權爲政友會奪去，亦主張對華強硬論，卽若槻首相亦爲所動，竟有實力保護滿蒙特殊權利之聲明，（在北海道民政黨大會席上演說），炎炎之火，必至燎原，稍有識者，皆能預料，惟幣原外相鑒於國際形

勢之不利，仍未敢贊同主戰論，極力圖中村事件之外交的解決，而中國方面，見日本軍閥之不可理喻，亦三次派人調查真相，擬與日軍閥以滿足之解決，形勢漸見緩和，日本駐華公使竟公然發表聲明書，否認日本軍閥將有舉動之說，不料日本軍閥見事件之將由外交的解決，失去其侵滿蒙之口實，竟不待再求適當口實，遽以中國軍隊破壞南滿鐵路之可笑理由，公然佔領遼吉兩省矣，總之，事已至此，已爲必然之勢，雖有大力亦不能避免也。

三，日軍閥心理之謬誤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屢因對外戰爭，擴張其國勢，而軍閥之勢力，亦因之而養成，且因數次戰爭，戰場皆在日本領土以外，悲慘之狀，無由使日本國民目擊，一般人民，亦只知戰勝之光榮，從不知戰爭之慘狀，故對於軍閥之鼓吹競爭，容易受其欺騙，在昔山縣有朋未死以前，日本政治大概爲軍閥所支配，故總理大臣，大半爲軍人出身，即以維新元勳之伊藤博文，又得明治天皇之信任，尙不敵山縣有朋之勢力，而進步政治家如西園寺公望輩，其內閣亦曾爲軍閥所暗殺（不以合法方法倒閣故名之爲暗殺）軍閥勢力之雄厚，於此可見，迨山縣有朋死，日本憲政亦日見進步，自民國十三年護憲運動成功，在衆議院無根據之清浦內閣倒潰以來內閣總理概爲政黨之首領，即以軍閥首領之田

中義一，亦不能脫去軍服，以政友會總裁之資格，始得掌握政權，然田中在職二年餘，其武斷政治，一面見棄於國民，一面被擯於友邦，失敗之甚，素所未見，終致下野後即自殺喪命，其影響軍閥前途，實深且鉅，軍閥在政治上之勢力，受一致命之打擊，又加日本近來經費恐慌，國家各種收稅，皆告短少，勢非減政不可，而最應減少者，則爲龐大之陸軍經費，蓋日本以海爲國，海軍應保持相當勢力，尙有理由可說，至於陸軍，因日本距歐洲甚遠，而其近鄰中俄兩國，陸軍勢力有限，即將日本現在陸軍兵力減至半數，亦綽有餘裕，故日本政府擬大裁陸軍軍費，以維持其財政，惟此爲軍閥之生死關頭，不論如何，非反對不可，惟國內輿論，於軍閥不利，空言反對，殊難得國民之同情，故必須向外挑起事端，一方可藉口國防之危險，以保持其地位，一舉兩得，其便利，孰有過於此者，故狡獪者流，竟造爲『逢七必勝』之說，以欺騙其國民，蓋中日之戰，爲明治二十七年，俄日之戰，爲明治三十七年，大正七年，正歐戰期內，日本國勢突飛猛進，明年爲昭和七年，謂對外挑戰，必獲勝利也，其實中日之戰，係陸奧宗外交之勝利，（參照拙譯陸奧宗光自著蹇蹇錄，商務出版）俄日之戰，係小村壽太郎外交之勝利，歐戰中之突飛猛進，係時勢所賜，而此次事件，則只有軍閥之『猪突的』（此三字係借用日語）行動，毫無外交可言，在三百年前或可勝利，惜乎今非其時也。

四、國際聯盟干涉後之形勢

日本此次舉動，違反國際聯盟規約，華盛頓九國協約，及非戰公約，毫無疑義，故中國即將國際聯盟提出該問題，并聲述於非戰公約簽字各國，實爲當然之行動，而國際聯盟亦由英國首席代表薛錫爾爵士提出動議，由國際聯盟通告中日兩國，即日將軍隊撤回原防，以待調查，并指定英法意三國駐瀋武官，德國駐瀋總領事，及美國駐平武官，赴被佔領地調查，以待解決，蓋此事係自國聯成立以來第一次蹂躪國聯之重大事件，若此次事件不能公平解決，則國聯之威信，即根本喪失，已無存在之價值故也，惟此事則出於日本軍閥意料之外，蓋在日本軍閥之意，以爲歐洲各國，尤以英國爲甚，爲經濟問題，自顧不暇，安能顧及東亞，故認此時爲絕好時機，以實行其乘火行劫之行動，萬不料有此障礙也，在國聯既經提出干涉之今日，日本外交已陷絕境，蓋犯天下之衆怒也，日本政府此次雖不聽從干涉，然已允撤兵回原防，不特此次暴舉爲無意義，反喪失國際信用，日本軍閥鹵莽滅裂之行爲，彼自以爲愛國，而不知適陷其國家於危境耳。

五、中國此後應取之方針

日本外交陷於危境，已如上述，而其唯一自救之力，惟在與中國直接交涉耳，若中國允與直接交涉，一方無異謝絕國聯及美國之好意，一方又須予日本若干權利故也，試

觀前年中俄事件，當時美國出而干涉，俄國以中國自願直接交涉，拒之，美國無如之何，卒有伯力城下之盟，前事不遠，來軫方遄，故中國目下絕不能與日本有絲毫談判，惟有俟日本之撤兵，免受城下之盟，蹈中俄事件之覆轍，至日本撤兵之後，除中國要求日本謝罪，及賠償損失外，亦無交涉可言，至於日本所謂解決懸案，絕對不能接受交涉，蓋自中國言之，除日本對中國尚有多數應負責任之懸案外，中國對日實無絲毫懸案可言，日本所謂懸案，皆係無理取鬧，橫強向中國奪取權利之謂，若中國經日本重大侮辱之後，予以多少權利，則是中國天生賤骨，以權利而買侮辱，日本將愈得勢，將來日本要求偶有不遂，仍可以佔領出之，因佔領而獲得權利，又因予以權利而招其佔領，互為因果，此蘇老泉所謂六國之地有限，強秦之欲無厭，其結果非滅亡不可，而況日本在佔領遼吉之先，曾謂中國因受俄國之打擊，而與俄國開會議解決懸案，日本欲與中國解決懸案，實有予以打擊之必要云云，居心如此，中國尤不能予以絲毫之權利也，願國人切記勿忘。

以上係以日人撤兵，還我領土而言，若日本不畏公理不顧一切，強硬佔領到底，則是日本以世界為敵，中國惟有與之背城一戰，即假定世界各國皆不以兵力助我，則正義之聲援，效力亦甚偉大，而况依據國聯規約第十六條，聯盟各國必由經濟上以封鎖之，

以中國之大，斷非短時期所能佔領盡淨，中國人一息尚存，當與之戰至最後，以三百萬人之北美殖民地，尙能抗英獨立，而況四萬萬人，尙有世界正義爲之後援乎，故今日之時機，實掃除日本軍閥勢力，爲東亞除去禍根之絕好機會，蓋日本除軍閥之「猪突的」行動外，外交上財政上皆陷絕境，萬難持久故也，願我國民認清局面，勿自餒以誤國也。



敬勗今日之青年

(錄十二·四·時事新報·)

自倭人橫行東北，舉國朝野，莫不憤慨，而學校青年，尤爲激昂，輟學奔走之事，日有所聞，本報忱於罷課之非救國長策，嘗著論以相勸告，昨者中央大學校長亦以此事勗勉學生，其意大抵相同，以爲人生莫寶貴於求學之光陰，一人而輟學一小時則二千餘人其所損失將二千餘小時，其影響于救國基本力量，實非淺鮮，而勗諸生以刻苦猛進悉心研究，其言實爲今日對於求學青年之苦口良藥，蓋無疑也。

當德意志之敗於歐戰而修巴黎城下之盟也，國內丁喪亂之後，百業凋敝，竭其力不能付和約訂明之賠款，法人於是遣其軍隊，佔據魯爾以爲要挾，德人全國上下，慌於國勢之危，有如壘卵，乃相約人人加增工作時間，平際每日工作八小時者，延而爲九小時乃至十小時，以求急起直追加增生產將以恢復經濟挽回危運，其國民之刻苦自勵如是，果焉德之製品，不旋踵而暢行世界，其貿易之順差，幾足以抵楊格計劃每年之賠款金額，苟非兩年來世界經濟之衰落，德之經濟力量固將蒸蒸日上未可限量，而舉世乃矧知德之終未可厚侮，此德意志所以雖大敗於敵，幾傾其國，而不十年乃已恢復原有之國際地位，是則固非無因而至者矣。

愛國之熱血青年，而果欲拯國運於危難之中也，則惟有人人挾臥薪嘗膽之心，一洗數十年來專務表面而不講實際之失，舉政治經濟教育軍事交通實業諸端，其所業，而探討其失敗之由，爲根本糾正之計畫，事事務求其腳踏實地，而一變今日專尙空談之面目，行之以堅忍，而出之以肫誠，使吾他日舉政治則必不談主義而必行主義，使辦外交則必不吶喊取銷不平等條約而必取銷不平等條約，使掌軍事則必不唱裁兵而必厲行裁兵，使講建設則必不爲紙上之建設而必日夜真正建設，使理財則必不唱收支適合，而必收支適合，使治幣制則必不唱金本位，而必於極短時間使窳幣絕跡，十進單位轉瞬確立，使監察則必不徒張虛文，而必使紀綱肅正貪污絕跡，使治官制則必不空標黃榜而必使進退登降一依法度，而倖進無由，乃至使吾爲學校，則學子之業無不勤治，使吾爲工爲商爲農而無有不成蹟斐然者，蓋必如是焉，然後國運乃真正挽救，而果如是焉，則十年二十年後，行見吾之旌旗將直指黃海之東，而一問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之役之罪而已，而此時之國際聯盟，或者且進而乞一言於吾而已耳，以視今日之搖尾乞憐於大國之前者，其榮辱之相去者將以幾希。

昔者申生有言，爲政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嗚呼數十年來國事之敗壞，蓋無一不壞於徒尙空談而完全不願力行者也，以專尙空談之故，於是而養成今日虛驚之惡習，舉

一切世界之良制度，一入中國，皆成爲口頭禪，而一究其實，則人人之所知者，亦僅此口頭禪而已，除却此口頭禪而外，此外乃一無所有，其能颯七而言之成理者，則亦不過以口頭禪而顛來倒去，化以爲八股文章而已，八股文章之形式雖廢之逾二十年，而其精神在今日乃發揮益甚，以如是社會如是習尚而國不亡者蓋幸也，而他人一日挾其實在量力以臨我，其出之無抵抗者，蓋亦惟有一之途而已，愛國之青年與憂時之士，而欲挽回此族之危運乎，則惟有自今日，始盡革除此虛鶩之惡習，事事物物從剛健篤實堅忍刻苦着手，然後國家乃有重光之一日。

國人而欲救其國乎，人人應以此自勗，愛國之求學青年而欲救其國乎，人人更應以此自勵。

愛國青年所應努力者

(錄十一·六·益世報·)

日帝國主義之侵略愈急，國內敵愾同仇之心理亦愈烈，國民於憤激之餘，願貢獻其聰明才力之細量，以求挽救國家於危亡者，祇有因知識見解之淺深，而發生覺悟上程度之不同，並不限於階級職業之區別，而有所異致，是之謂國民心理中對於外侮之反射作用，爲民族生存最大之原動也，但以吾國教育不普及，生產不發達，大多數國民，日處於貧困與愚昧狀態之下，告以國之將亡，種之將滅，則勃然變色，挺身而起，叩以救國之法，保種之術，則瞠焉坐視，無所置答，可知在此日禍之緊急聲中，全國人心，未嘗不可一用，特在領導者之有無方法，此其倡率而作人民之先鋒者，不能不希望於有知識有覺悟之青年，必力行實踐臨機策應，以後能後覺之身分，爲不知不覺者闢一可行之路，然後救國運動，乃知爲多數人樹一不可移易之模範，此種重大責任，唯有由知識階級共同荷負，其效乃見，就中組織完備，行動整齊者，亦唯有以青年學生爲最大最廣之動力，自五四運動而後，已爲公認之事實，其處於領導之地位者，已深植歷史之印像，故學生團體，較之任何民衆組織，均易引起追隨與贊助之觀感，其爲國民之所重視，理固然也。

自日人強佔遼瀋而後，京滬學生，曾爲一度之大規模請願，羣情激憤之下，外交當局且因被毆而去職，民氣雖已振奮，外患仍在緊張，於是近日東北旅平學生，天津各校學生，業已相繼赴京請願，不絕於途，日昨又有滬上中等以上各校學生，北平清華大學學生，均相率大舉請願聲氣所感，請願運動，遂成爲南北各地青年惟一時髦之風尚，大似非赴京請願，不足以表示誠意救國，而觀瞻所繫，羣生效尤，亦幾若不出此途，無異甘落人後，此其趨勢之養成，雖由於青年之煩悶心理，但亦缺乏對於國家之認識，所以有此現象，吾人敢以正言告於今日青年曰，國家已至決定最後命運之時，救國之任務，惟有基於自身之覺悟，貢獻個人之聰明才力，以求盡其所能，爲民族延最後之生命，故或投筆從戎，或毀家紓難，均須有最大之決心，絕非以迂闊空疎之高調，強他人負其不可必能之責任，而其自身乃處於逍遙自在，坐觀成敗之一境，以出風頭，湊熱鬧，爲安身立命之途徑，所能濟事也，夫今日請願團中所標榜者，無不以對日宣戰爲主旨，究竟我國軍隊，素質有無缺點，宣戰而後，國防有無把握，我國之保全領土，抗拒日人繼續侵略者，有無其他之方法，苟非加以切實之研究，豈可於國家存亡之問題，輕於嘗試，此在吾人向反對不抵抗主義與非戰論者言之，至今亦祇能標準應戰之主張，希望政府以正當防衛之方法，制止日人侵略之擴張，苟至衝突無可避免，卽爲部分之作戰，亦所不惜

，至對日公然宣戰，履行斷絕國交撤回使節之手續，則吾人猶不敢以不負責任之意，發爲武斷之詞，以國家爲孤注之一擲，誠以今日國家，已瀕危亡之地，號爲領導國民之知識分子，至少應盡自身之責任，不容再有袖手旁觀之意態，政府當局，因其環境之不同，在國民視之，自易認爲過於持重，然果當局而竟魯莽滅裂，國家前途，又當成何景象，則國民絕不可以設身局外，立異矜高，亦當置身局內，熟思審處，今以南北名都大埠之青年，前後赴京請願，多則數千，少亦數百，而所言不過宣戰之一途，論其事理，則當局寧有不知，論其時機，豈空言所能塞責，然則僕僕於道途之上，兢兢於晤談之間，使首都各重要機關，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當局除以語言慰藉之外，亦不能舉其應付日人之策略，盡情宣露，至青年方面，不過藉以發洩其憤懣不平之氣，一似建言而後，卽爲已盡救國之責任，請願之效，寧能超越於此限度之外哉。

吾國革命運動，向以青年爲中心，所有對內對外一切變動之發源，無不以青年爲肇始，然志氣銷沉，精神墮落，蓋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義勇軍之訓練，團員唯求外觀之整齊，一遇事變，則並自衛之力而無之，遑云對日，如此次天津便衣隊暴動，各校學生，大多於軍警保護之下，退入安全地帶，又如赴京請願團中，竟有笑語喧嘩，以請願爲兒戲者，其毫無沉痛慷慨之意味，適足以爲救國運動之恥辱，要之，今日青年之脆弱頹廢

，正如嬌子之喧鬧於家庭，唯能於父兄保護之下，舉行其救國之遊戲，既無汪精衛炸擊清攝政王之犧牲精神，亦無馮煥璋實行吃苦以身作則之毅力，此風不革，根本上即無抗日之可能，吾人並非漫言今日青年，絕無誠心救國之覺悟分子，但認為輕率浮躁之行動，終無有濟，現在城市居民，憤激已達極點，此後唯在政府之如何運用，不待知識分子之再為喚起，吾人以爲青年所應負之責任，亟應由領導民衆着手，以求普遍於全國，就其可舉者，一爲組織講演團體，分赴鄉村城鎮宣傳，二爲發起國貨運動，以甘地之精神，徹底抵制日貨，三爲設立十八團之組織，互相監視購用仇貨，四爲提倡國民認識仇貨起見，設法於封存日貨之中，成立展覽會，公開閱覽，五爲調查工商業生產消耗之實況，以求改變國民經濟之方案，六爲加緊軍事訓練，務於短期內，有指揮作戰之能力，七爲擴大武術與體育之場所，煅煉身體，糾正國民孱弱之惡習，八爲推廣宣傳之方法，組設團體，俾張勢力於實際社會之內，九爲養成團體之自衛能力，並推廣於鄉村，提倡保衛團之創立，十爲救濟東北被難之同胞，與失學之青年，各視力之所能及，凡此諸端，均爲今日青年可以致力之處，可見其方法甚多，要須具有犧牲精神，與堅苦耐勞之習慣，而以知識見解，灌輸於一般社會，負起領導民衆之任務，方能達到救國之目的，若毫無犧牲之志趣，亦無吃苦之魄力，一味迎合時尚，相率盲從，直不如安心讀書，何須出

此風頭，湊此熱鬧，以如此之虛偽薄弱心理，則風行一時之請願團，吾人實不見其堪以荷負救國之大任，改絃更張，願青年共起圖之。

河南全省反日救國會決議請對日宣戰

時事新報

十萬人同聲大哭 絕對反對不抵抗

(開封快訊)念三日河南全省民衆，在開封西北運動場，開全省反日運動大會，省政府各委員各廳長，省黨部各指委，各機關各團體各學校各界民衆，到會者十萬人以上，羣情憤激。空氣緊張，參加者均臂纏黑紗，上書「反日救國」四字，大會門首，大書河南全省各界反日救國運動大會，由楊儀山司儀，陳泮嶺主席，行禮如儀，由主席報告開會宗旨，次特約各界主要人物講演，因到會人數過多，于主席台外，在會場中央另設一演台，分別講演，計講演者爲省指委楊一峯，省府委劉耀揚，河大學生周汝唐，省立四小學生周淑貞，教育廳長李敬齋，一高中女生王金榮等十餘人，詞氣激昂，尤以四小學生周淑貞女士爲憤慨，說至日本暴橫，侮辱同胞時。聲淚俱下，全場爲之同聲大哭。

國民對當局應有之諒解

(錄益世報·十二月三日)

從來外交問題之折衝，必恃實力爲後援，當爲國際間不可移易之定理，日本此次侵略我東北各省，處處表現其武力之迫脅，外交軍事，打成一片，自然運用靈活，得心應手，而在我國，則軍事上之後盾，爲力薄弱，不能不有待於外交上之應付，此爲中日根本不同之分野，不可以相提並論，自遼吉變作，以迄於今，國民激於義憤，對於政府及地方當局，不免督責過嚴，但國民亦應內審國情，外察環境，求一可以努力救國之道，斷不可徒事責難政府，爲感情所驅策，誠以國聯今日，以同情我國者之絕對多數，而日人孤立無援，猶不能不迂迴曲折，共謀一解決糾紛之方法，其餘概可想見，至對於不外交主張，聽由中央主持之張副司令，及津冀地方當局，尤不可無端揣測妄興譏謗，予日人以中國內部不一致之印相，致發生乘機蹈隙之陰謀，是國人一時快口肆意之言，反足予國家前途之累，不可不察，但近日中日形勢，雖已緩和，而瞻望前途，吾人仍不可以驟抱樂觀，此仍須喚起當局及民衆之注意者也。

我國既已表示不堅持限期撤兵，似事實上已根本打銷國聯決議之原案，然尙可作維持必須撤兵之原則，僅時間上讓步之解釋，但在日方，或誤認已爲解除國聯之桎梏，此後

不須再籌畫應付之方法，因其欲一面保持迫脅之形勢，騙取中國之直接交涉，一面又不放棄軍事上自由行動之權力，俾不受任何限制，於是在國聯又提出預防條款，允許日軍在某區域之內可以制誅，以制裁其他非法之行動。此議如竟爲我政府所允諾，是無異我方對於日人應履行之撤兵義務，允其無期延長，而於日方在東北之軍事自由行動，更加一重正式承認之保障，且日人所指爲非法黨徒者，並非所卵翼之土匪，乃在與其反抗之國軍及不降服之民團，如馬占山苑宗毅等，均日人所欲得而甘心之人物，倘我政府竟同意於日方預防條款之請求，是無異正式承認盡忠守義之將領及聯防自保之國民，爲非法黨徒，假日人以殲滅芟除之全權，而以中央政府，爲自殘同類之保證也，國民對此豈可不言。

吾人須知日人此次侵略我國之方法係欲以最小之犧牲，得到最大之權利，其主旨在的，唯在特權之獨占，蓋毫無犧牲而取得廣大之領土，當爲從來侵略狀況最便宜之一事，假使領兵將領，人人有馬占山苑宗毅之精神，則以東北城市之數計之，卽日人節節勝利，至少亦應將此次出兵之全部，犧牲殆盡，始能佔領東北各省，是應戰雖無保全領土之把握，然其可以予日人以前進之阻力，則可斷言，卽吾國急於謀和，則在戰爭相持之間，設法轉圜容亦較今日之形勢爲優越，現在日人既已達到其預定之目的，則從來傳統的既得權之獨占之妄論，當然氣勢囂張，不可嚮爾，我國當局旣不能以武力與之周旋，

勢不得不仰仗於外交上之運用，似此無充足後援之外交除以國際之牽制，爲唯一之利器外，又絕非口舌所能爭勝，於是當國聯倡議組織調查團之際，突然由外交當局決定方策，任施代表向國聯提出劃定中立地帶之建議，此議果行，所以杜絕日人西進之口實，而列強一經組織聯軍長駐遼西，則日人所認爲可以獨占之滿蒙問題，卽無法再阻絕歐美各國之置喙，有此一度之經過，倘中國竟遵照中山國際發展中國實業之計畫，以葫蘆島之海港爲中心，建立一國際經營東北之新局，則日人所視爲禁鬱者，卽將爲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之潮流所動搖，而不能禁阻他人之染指，日方對此，寧能不亟圖補救之策，於是一面禁止日軍之自由行動，一面反對中立地帶建議之實現，其原因卽由於此，但此項中立之劃分，當然不能認爲有利無弊，但於急則治標之形勢中，自應以兩害相權取其輕爲主旨，彼日人所以極端反對國際參加，及爲三者之干預，全爲獨占特權之私見所驅使，故自始卽不容歐美各國之側足其間，致貽後日之悔，至我國人士，僅知保護國權之爲是，而不知所以保護國權之方法者，亦往往與日人持同等之論調，則不知權宜爲之障耳，吾人鑒於對日形勢之不可樂觀，以爲國民應暫抑感情之激動，平心靜氣，以研外交上之成敗得失，爲國家謀一可能之出路，斷不可徒以淺嘗之理論，衡度一切負有政治責任之當局，則庶幾乎舉國上下，團結一致，其效可逆觀矣。

國民應一致注意外交

近日中日形勢，突見和緩，圍攻錦州之日軍，既有一律撤回之說，佔領黑省之日軍，亦有停止追擊之勢，而自新民以至山海關，劃爲中立地帶，以免中日雙方衝突之建議，已由國聯行政院致書中日政府，大致如日方不生枝節，此議必可實現，至此項中立地帶，已由我方繪具一地點草圖，一俟各國代表，向日方徵求意見後，即可決定實行，同時國聯祕書處發表之新方案，規定中日軍隊，同時撤退，華軍退入關內，日軍撤回鐵道區域，調查團卽於此時開始工作，此項方案，據國聯預測，可獲得中日兩方之接受，吾人綜計近日情形觀察，可知果中立地帶之設，見諸實行，則我軍退入關內，當然不生問題，倘日方亦能尊重國聯之主張，立卽撤兵於附屬地，則中日糾紛之解決，卽將由雙方開始直接交涉，似此，則東北各省領土主權之能否保存，是否將有一部之喪失，均將決於交涉開始之後，吾人果於現在探討此類問題，未免失之太早，但有一事，須爲國民告者，則於日方撤兵之後，雙方開始直接交涉之時，國民再注意到外交問題，又恐嫌其太晚，故吾人認爲國民應於此時，一致注意外交，方爲盡其對於國家之責任，第一，此次日軍突然佔我東北各省，實行侵略，國民激於義憤，羣起反抗，商界抵貨，學生從軍。

兩月以來，請願主戰者，遍於全國，民氣之盛，已達極度，然稍有常識之人，固非不知一旦對日宣戰，無異以國家爲孤注之一擲，徒以謀民族之生存，保國家之人格，不能不有此激發淬礪之表示，所以與日人拚命決死而已，倘以後形勢，日趨緩和，中日可以依國際間交涉之常態，解決一切懸案，則國民如釋重負，意態必致懈鬆，此其可慮，尤其於空氣緊張之時，蓋日兵之撤入附屬地內，事實上等於不撤，隨時均可捲土重來，而我方之接收政權，一則非法之政治組織，足以障礙我方之進行，能否順利移交，殊無把握，二則土匪到處橫行，軍隊不能飛越中立地帶而東進，是否發生枝節，亦難預料，倘因日人之撤兵，交涉即須開始辦理，而我東北各省政權，仍無法完全收回，則是對外不能履行信約，而對內又極感棘手，勢必至由政府假借非法機關與反動分子，暫負維持之任務，而退居附屬地之日軍，仍可暗中操縱一切，是我方僅得日方撤兵之虛名，而受必須履行直接交涉之限制，其結果之惡劣，可以想見，故於日軍撤退以後，調查團未實施工作以前，國民必須請求將我方被日軍消滅之合法政治組織，一律恢復本年九月十八日以前之原狀，由政府指定之接收委員，實行接收，然後始能開始交涉，乃可以防止國權之損失，第二，強國與強國間之對等交涉，雖屬外交問題，然以各有武裝實力爲其後盾，往往多能和平解決，倘一方對於重大問題，主張強硬，絕無妥協餘地，則他方可以宣

告交涉破裂，實行動員與宣戰，至強國與弱國之交涉，則祇有片面之理由，苟於弱國之體面尚能保存，則十有八九須出於遷就，甚或竟爲所屈服，歷史上均不乏先例，吾國此次對日作戰之議，僅國民方面，有此呼聲，政府當局，始終未嘗有決定之表示，在日軍氣勢方張，壓迫正烈之時，吾國尚不能正顏相抗，則在交涉開始以後，和平已有希望，卽遇有勢趨破裂之形勢，又烏能捨和而言戰，是外交當局折衝之成績，其限度卽在妥協與屈服之不同，若謂僅憑不爛之舌，便可完璧歸趙，吾人殊未敢信，蔣主席於顧外長宣誓就職之際，有親書訓詞一篇，已誌於昨日本報，大致謂外交爲無形之戰爭，其成敗勝負之價值，超於任何一切戰爭之上，外交之折衝樽俎，遠勝於軍事什百倍者，在乎任之專而信之篤，使外交當局，得以負責勇進，以收最後之勝利，今日之戰爭，勝負之數，早已決定於此數十年無形戰爭之中，非自今日始，吾人恭讀蔣主席之訓詞，知其以軍事家而服膺外交家，可謂溢於言表，責望甚殷，但既謂戰爭勝負，早已決定，則其由來之久可知，倘交涉開始，日方堅持二十一條內對於滿蒙之主張，則此無形戰爭者，將以何法爲之轉移，抑可推之早已決定於我國甲午戰敗之時，已深植今日日人侵略東北之基礎，當局錦囊妙計，自爲吾人所不能懸揣，但吾人深信國民必須以備戰之決心，敦促政府，從速準備，爲外交上之後盾，斷不可迷信無形之戰爭，以期有備無患，則爲今日仍須

努力之途徑，要之，中日形勢，表面上雖已緩和，實際上並未緩和，國民仍應一致注意外交，繼續抗日，免貽狙公朝三暮四之譏，則愛國運動，爲不虛矣。



民族自信力之鐵證

(錄益世報十二月一日)

吾國自庚子拳匪作亂，招致八國聯軍，攻陷北京，議和賠款，派使謝罪以後，舉國上下，一變其對抗外人之心理，而爲懼外媚外，國家生存必要之條件，已不具備，懼外之趨向，爲輕己尊人，爲有求必應，爲不抵抗主義，爲奴隸式之降服，媚外之趨向，爲仰人保護，爲表示恭順，爲盜賣國權國土，爲甘心作外人之耳目爪牙，維新以來，一切均有改革，獨此風未變，一遇對外有事，則求其絕不畏葷苟安者，已寥寥若晨星，下焉者更不堪問，中山先生創建民族主義之說，首重恢復民族自信之精神，以一生艱苦卓絕，努力奮鬥之事實，爲民衆作先覺之表率，自打倒帝國主義之口號倡行，世風乃稍有變易，然論者猶多崇尚物質條件之旨，堅謂中國經濟幼稚，製造簡陋，器械羸敗，交通阻梗，絕不足以與外人相抵抗，無論外人如何侵略，祇能隱忍一時，言戰乃爲必亡之道，此與中山之言，顯然極端違反，誠以人類保持其生存之法，由於物質者半，由於精神者亦半，吾人自不能捨物質而專言精神，然亦不能捨精神而專言物質，吾國民族不能自存之危機，由於物質條件之所備成者，實不逮出於精神條件之不備，爲比較重要，此則證以中山之建設計劃，首在心理建設，而物質建設次之，是其明證，蓋以絕不信自身有保衛

之能力，而爲懼外媚外心理所支配之民族，不惜以買國降伏爲對外最終之手段者，卽此趨向，已足以亡國滅種而有餘，不過以物質條件不備爲名，爲欺人之口實而已，可見民族必有生存之自信，依爲基礎，然後始足以言對外，否則如袁金鎧熙洽之流，自始卽無爲國家而犧牲之決心，雖有城郭人民，甲兵米粟，委而棄之，尙有何可以自恃之道，戰旣不爲，退則無路，死又不願，其結果唯一降耳，其未至於降者，正以尙有可守之土，有可用之兵，抱此心理，國事寧有可言之餘地哉。

讀者勿謂民族有自信必能圖存之說，爲吾人之理想，此可以舉出最近之實例，第一，爲馬占山部與日人之激戰，最初日人方面，揚言以數百人，卽可取黑，其蔑視我國，直入無人之境，及江橋湯池兩役，日軍死者在千人以上，比較實力，則黑軍全數，不過八千餘人，而日軍則在一萬以上，加以張海鵬之逆軍，至少兩倍於黑軍之數，我方則器械朽腐，殘缺不完，日方則精利異常，無美不備，物質上之優越，至少爲黑軍之十倍，然自開戰起，直至敗退爲止，前後二十餘日，大小數十百戰，我軍始終居於勝利之地位，若非彈盡援絕，孤懸沙寨，則勝負之數，尙未可知，據近日情報，則馬占山將軍於退至海倫以後，正在整軍秣馬，補充兵額，待民團援車，一律到齊，仍擬反攻，誠使我國軍人，均有馬將軍之精神，何至以遼吉兩省之大，兩日之間，盡入於日人之手耶，第二

，爲本埠事變中，堅決抗拒日軍之保安隊，能於倉猝暴動之際，在隊長王一民指揮之下，奮力應戰，雖日方砲火密集，督率便衣隊累次衝鋒，均未能越雷池一步，而在市外策應之姚東藩王永勝兩旅，亦能指臂相應，防範周至，潰散各處之便衣隊，俘戮甚衆。靡有子遺，前後歷二十餘日之久，經兩次之大紛擾，匪黨迄未得逞，書夜戒備，貫徹不懈，尤爲難能可貴，假使地方官吏，盡如王一民隊長，何至各地相繼不守，屈服於日軍之下，此兩者，均民族自信，足以圖存之鐵證也，且日人所以敢於以武力壓迫我者，實爲審我國國民，大多數無抗抵外人之自信力，日人認爲以區區數萬之衆，卽足以吞併中國而有餘，設使吾國民，處處抵抗，事事抵抗，絕不屈服於威力之下，則日人亦不敢以國家爲孤注，傾全國之師，求與中國人作對拚之決戰，今雖黑省馬占山軍，業已敗退，而海倫未嘗不可固守，亦未嘗不可養精蓄銳，捲土重來，彼日軍在未撤兵以前，終須存有戒心，雖本埠王一民之保安隊，業已撤防，而經過三十餘日之抵抗之後，彼日人亦應自忖其利用便衣隊之擾亂，絕無佔領天津全市之把握，卽衝破一二防線，則以保安警察之奮勇，終必得而復失，不能再作指揮若定之妄想，尤可見民族自信力之養成，爲求亡之基本條件，竊願我軍政商學農工各界人士，一致效法馬占山王一民之精神，速謀自衛之策，堅決自信，則日人雖兇狡百出，將奈我何。

滿洲事變與國際聯盟

國聯干涉正當日本應即撤兵

東京帝國大學橫田教授之正論

邱靜如譯

這篇論文是東京帝國大學法科教授橫田喜三郎作的，登在帝國大學新聞上，這篇論文並沒有什麼新奇的見解或高超的議論，只是肯捉住實在問題，而加以正確不自私的批評，然而這也就很難得了，譬如他以日軍佔領滿洲各地的時間與狀況爲根據，證明日本用兵，不是爲自衛，而是有計劃的侵略。我想看過這篇論文的日本人，大概都要罵這說公道話的人爲賣國賊，這種不把自己的污點醜態惡行加以法律的辯護或解釋，反而暴露出來的學者，至可敬佩。其他應注意的是他始終不以破壞鐵道爲事實，確認聯盟的干涉爲正當。並認日本不當以安全保障爲口實，須急速撤兵，否則就是別有用心，並且認爲將來的交涉，亦儘可提出國際聯盟，否則就是以武力爲後盾，而迫人承認不當的要求。又這事件，日人名之曰「滿洲事變」，中國尙未有規定，故譯文照舊沿用原文。文中有「滿洲」字樣者以此。譯者以據說僅以幾米突鐵道被破壞的條件爲起點，竟差不多所有南滿的要地都被日本軍隊佔領，更以

軍部的獨斷，把事件擴大到由朝鮮越國境而出兵的時候，果然從國際聯盟來了警告式的勸告，軍部到這時候纔驚慌起來，轉而非公式的聲明說，這種事件非國際聯盟所宜容喙，並且斷然排斥第三者干涉，但是聯盟的勸告，果然是越權的行爲嗎？果然是這三者的不當干涉嗎？我們不要只從利己的觀點說話，應當公平正當的以學者的態度，把這個問題考察一下。

聯盟基於規約十一條，勸告防止事件的擴大與撤兵，第一可以成爲問題的是基於第十一條的勸告是否得當，在這一條裏規定着爲擁護國際間的和平，若有戰爭或戰爭之脅威時，際宜取適當有效的處置。

滿洲事件的情勢，不是戰爭，但是該當於有戰爭之脅威是沒有疑問的，並不是說日本有要戰爭的意思，至少一般國民毫無這種意思，但是戰爭並不是一定起始就打算戰爭纔戰爭起來，因爲派出軍隊的衝突，不知不覺間引起了戰爭的事，也有好多，並且這種衝突，如同這次事件，在一國領土內，他國軍隊出動的時候，最容易惹起來，所以這次事變很明白的該當於有戰爭脅威之時，所以聯盟按照規約第十一條的勸告，不能不說是當然。

聯盟勸告的內容是否正當呢？照上面所說在規約內規定着爲擁護國際間的和平，聯

盟宜職本勸適當的措置，關於勸告的第一點防止事件擴大，我們不能不認爲這種勸告具有完全的理由。軍部最初就主張是爲自衛不得已的行動，但是嚴正的觀察一下公平，軍部一切的行動果可以以自衛權就能夠說明嗎？

就以破壞鐵道爲事實，正在破壞鐵道中之軍隊加以攻擊，這確可以說是自衛權的行使，或者說追擊這種軍隊佔領了北大營，也是自衛權的行使，這也還可以說得出，但是能說差不多和攻擊北大營同時砲擊奉天城也是爲的自衛，不得不然的事嗎？甚至於在六小時內外，基因於鐵道破壞（十八日午後十時半），而竟佔領了四百基羅米突北方的寬城子（十九日午前四時四十分），並且佔領了二百基羅米突南方的營口（同日五時），這也可以說是爲自衛不得已的行動嗎？併且更應當注意的就是差不多這些地方都無抵抗的被佔領，更以吉林與哈爾濱的形勢爲不穩，二十一日由軍部的獨斷，由朝鮮越國境而出兵，但是同日下午更有「一舉佔據吉林，吉林軍全無戰意」的報告（二十二日東京日日新聞），並且傳說當日閣議陸相要求出兵，外相反對，因未決定。

以外相所見危險並未那樣迫切，實在想想無抵抗而佔領吉林這回事，不能不說外相的見解爲正當，這樣地看起來，雖以最初的衝突與北大營的佔領爲自衛行動，但其後的行動，是否能認爲是自衛權的行使，這實在是個很大的問題，在這種形勢之下，聯盟勸

告防止事件的擴大，不能不說是極適當的措置。

勸告的第二點是撤兵。這差不多是不待說的。在軍隊互相對峙有衝突危險時，爲確保和平最適當最有效的處置當然是撤兵。滿洲事變時，因爲日本的軍隊進出於有駐兵權的鐵道附屬地以外，或從朝鮮越國境而出動，爲確保和平，撤退這些軍隊，不能不說是當然的措置。

要之聯盟的勸告，無論是關於勸告的根據或勸告的內容，皆完全正當，既非越權的行動，更非不當的干涉。

日本受諾了聯盟的勸告，形式上已經宣言自動的採取與勸告同樣的措置。無論如何說，因聯盟的勸告正當，日本當然受諾這種勸告。剩下的問題，就是勸告的實行，不用說是應當公平正大忠實地履行。

關於勸告的第一點，差不多沒有問題。因爲事件已再無向大擴張的可能性。但是第二點可就成了問題了。最初軍部主張乘此機會一舉把所有的關於滿蒙的懸案全數解決，否則決不撤兵。並且傳說外相業已同意。但是接到了聯盟的勸告後，政府就聲明有從附屬地外撤入附屬地內的準備，最近更在聯盟發表，外交的交涉成否，無論矣，就是外交交涉的條件，安全保障確立時，即可撤兵。這自然是當然的處置。

除去後當然必須撤兵。提出與這種事件無直接關係的撤兵，那就只是使人疑惑出兵不爲自衛而已。據約從將來的交涉成否或開始分離開，可以單獨撤兵者矣。剩下的問題，就是這種公約應當忠實的履行，不應背叛這種公約，特別是連聯盟的共同調查或責任尤其重大，無論如何，應當公平正大履行公約，這第一是對於國民的對內責任，是對於只信是爲自衛而

盟的關係，可以說是解決了，但是屬於事件解決的案，以此爲撤兵條件，如右所說，是很明顯的不正外交交涉是要開始的，這些問題若能在兩國間解決規約第十一條與第十五條，也可以成爲聯盟的問

應允，就是日本，若沒有以武力爲背景而強使承

告防止事件的擴大，不能不說是極適當的

勸告的第二點是撤兵。這差不多是不

堂堂聲述自己的主張，若是勉強迴避，那就無異

保和平最適當最有效的處置當然是撤兵。說的

是單在不能和平解決的時候的事情，若在那

的鐵道附屬地以外，或從朝鮮越國境而出

辯解的詭辭都沒有用了，很明顯的違反聯盟的規

當然的措置。

先使大家注意。

要之聯盟的勸告，無論是關於勸告

還是因為外務省自動的抑制呢，這一點雖還未能十

萬幸在中途得以防止，可是這並不是事件解決了，

日本受諾了聯盟的勸告，形式交涉的問題，我們應當監視的，是關於第一項要正直照

說，因聯盟的勸告正當，日本當然正當的要求，只能以和平的主張來解決。

說是應當公平正大忠實地履行。

關於勸告的第一點，差不多沒

二點可就成了問題了。最初軍部主

否則決不撤兵。並且傳說外相業

業外撤入附屬地內的準備，最